布兰科·丰博纳著

人杰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人·杰

〔委内瑞拉〕鲁菲诺·布兰科·丰博纳著

江 山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Rufino Blanco Fombona
El Hombre de Oro

Monte Avila Editores
Caracas, Venezuela, 1972

人 杰
Rénjié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6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9}{16}$ 插页 2
1985年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3,300

书号 10208·192 定价 1.35 元

前　言

本书作者鲁菲诺·布兰科·丰博纳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委内瑞拉的一位多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以写作揭露社会现实的小说著称，因而被认为是委内瑞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他于一八七四年六月十七日出生在加拉加斯一个文人之家，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卒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十九岁即进入政界，被任命为委内瑞拉驻美国费城的领事。此后，多次出任驻外使节；当过部长秘书、州长、省长和国会议员。作为政治活动家，布兰科·丰博纳始终站在民主、进步的立场上，同反动独裁统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多次被革职和监禁。一九〇八年，胡安·维森特·戈麦斯出任总统，他再次被捕入狱，一九一〇年被驱逐出国，直到一九三五年戈麦斯死去，才重新回到祖国。布兰科·丰博纳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流亡生活中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官僚政治的内幕和社会现实作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进行勤奋的创作，因而成为当时委内瑞拉的多产作家之一。

布兰科·丰博纳是从写诗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他的第一部诗集《诗人与诗》发表于一八九九年，之后，又发表了《地平线的远方》(1903)和《抒情小剧》(1904)等诗作。作为诗人，他推动了委内瑞拉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为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引起国内外文学界的瞩目。但是，布兰科·丰博纳的主要成就还在于小说，他一生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两个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委内瑞拉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

二十世纪初期，委内瑞拉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统治者，对内实行高压政策，残酷镇压劳动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面对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不少作家摆脱艺术至上的现代主义，投身到反映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的文学创作中，从而使委内瑞拉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布兰科·丰博纳是这个重要转变时期的重要作家。一九〇七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人》出版。作品描写了一个勤劳然而对外国大财阀却唯命是从的委内瑞拉人如何遭受剥削和奴役的故事。小说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公众的欢迎和重视。以鲁文·达里奥为首的一批著名作家，对这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作者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铁人》是委内瑞拉文学开始揭露社会弊端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标志。但是，胡安·维森特·戈麦斯上台后，却对这种新的文学倾向加以抑制。他为了封住作家们的嘴巴，把他

们全都聘为公职人员。一些被收买的作家忘掉了自己的职责，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而无动于衷；少数敢于起来反抗的作家，立刻遭到监禁或放逐。布兰科·丰博纳即属于后者。然而，当局的镇压和迫害并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反对独裁统治的斗志。一九一一年，他在流亡中发表了一部题为《监狱和流放之歌》的著名诗集。诗中充满了对独裁统治的仇恨和反抗。一九一五年，他在侨居西班牙时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人杰》。同《铁人》相比，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其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切社会弊端的总根源——独裁统治者。

《人杰》是作者的代表作，早在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当政时期，作者就已开始动笔，直到胡安·维森特·戈麦斯上台后的一九一四年才完稿。作品取材于二十世纪初加拉加斯的政治生活，通过一个高利贷者的发迹史，对当时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阴险狡诈的政客、低能而又放荡的将军、独断专行的总统，以及尔虞我诈的官场和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高利贷者堂卡米洛·伊鲁蒂亚，他既象巴尔扎克笔下的高布赛克一样装穷、吝啬，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又象葛朗台一样狡猾、奸诈，精通新的发财之道；他具有新旧剥削者的两种特征，是一个精明能干、心狠手毒的新型资产阶级野心家。当他还是一个穷记账员时，就开始向他的同伴们放债，后来又向公职人员放债，进行重

利盘剥，等到积累了一定资金时，便做起倒卖房产的生意，成为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高利贷者，继而借机夤缘政界人士，一跃当上财政部长。由于他"理财有方"，深得总统赏识，在总统外出期间，甚至由他代理总统职务；这时，一些阴谋分子便麇集在他的周围，准备策划一次政变，把他推上总统宝座，让他成为整个委内瑞拉的主宰。（在现实生活中，胡安·维森特·戈麦斯正是这样当上了委内瑞拉总统的。）

作者在揭露伊鲁蒂亚这个政治暴发户的同时，还着力描写了昏庸无道、沉湎女色的总统，愚蠢、狂妄、不学无术的将军，低级庸俗、卑鄙无耻的新闻记者，以及受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支配的女青年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作品从平常的生活细节里、从人与人的利害冲突中纪录并展示了人物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把那种建立在金钱和权势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刻画得淋漓尽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委内瑞拉的社会现实。

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一个突出特色，是漫画的夸张和真实的描写相结合的讽刺手法。高利贷者伊鲁蒂亚的面貌、衣着、言谈、举止，一方面被作者用浓墨重彩加以夸张，另一方面又被作者描绘得细致入微，真实自然，正是当时社会现实中的高利贷者的一个缩影。这种艺术手法，起到了尖锐的讽世作用，它引起人们的笑声，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被讽刺者的蔑视和憎恨。

作者对冒牌将军阿基莱斯·奇查拉的讽刺也是相当成

功的。奇查拉卑劣、低能而又狂妄自大，他所引以自豪的只不过是从家里走到联邦大厦所用的时间比别人都长；他还常常吹嘘自己"什么都当过，就差当大主教和总统了"。奇查拉正是凭着自己的无足轻重，象块软木一样一直在宦海上漂浮。作者把这个官场老手作为一个突出的形象，对官僚政客们的愚蠢、专横以及他们吹牛撒谎、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此外，作者还用不少篇幅描写了独立战争时期的功臣之家——阿瓜隆加家族的衰落：昔日人丁兴旺、富贵发达的家庭，如今只剩下了度日艰难的三个独守空闺的老姑娘。作品表现了三姊妹的勤劳、善良和无私，同时也以善意的笔锋讽刺了她们的愚昧、保守和不合潮流。

作者在描写上层人物的同时，还塑造了一个忠厚朴实的农民形象——西里洛·马塔莫罗斯，用以衬托官僚政客们的奸猾狡诈和冷酷无情。马塔莫罗斯是一家食品杂货店的老板，也是一个土医生；不过，"他的行医只是一个消遣，正象饮酒是他的唯一嗜好一样"。他总是白送草药给他的病人，遇到贫困的病人，他还送钱给他们。然而，这样一个正直无私的医生，却被诬为残害人命而锒铛入狱。好人得不到好报，这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又是一个无情的嘲弄和讽刺。

作品艺术风格的另一特色，便是文笔恣肆，语言泼辣，这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对话和作者的议论上。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可以说达到了"闻其声，即见

其人"的效果。如伊鲁蒂亚的老谋深算、冷酷无情，奇查拉的厚颜无耻、狂妄自大，拉塔的奴颜婢膝、曲意逢迎，奥尔加的尖酸刻薄、放荡不羁，这些特点大都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此外，小说中还夹着大段大段的议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这种幽默而夸张的笔法，使一般枯燥乏味的议论也变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布兰科·丰博纳是一位具有独到的观察力和创造精神的作家。他要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描写生活，反映现实。他不屑于隐瞒自己作品的倾向，公然声明自己是为政治而写小说的。他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美人与野兽》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周围没有任何美的、乐观的或健康的东西，我的精神备受折磨，因此我不可能写出美的、乐观的或健康的东西来……倘若有人认为我这本书从文学角度来看不够美，这无所谓。与其说这是一位作家写的一部作品，不如说这是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与其说这是一部小说，不如说这是一个公民所采取的行动……"这种创作观点在《人杰》中也表现得很明显。然而，由于作家过多地强调作品的政治目的，从而忽视了作品的艺术性；而艺术性的不足，又影响了思想性的提高。如作者对有些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因过于夸张的渲染，以致不免显得失真，令人难以置信；在揭露社会弊端时，又往往把极其复杂的矛盾冲突简单归结为真与伪、善与恶之争，归结为个人品质的恶劣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因而不能揭示内在的原因，更找不到出路，这就给作品涂上了一

层郁闷忧伤、悲观无望的色调。

《人杰》是作者的第一部反独裁小说，也是拉丁美洲早期反独裁小说的重要作品之一，尽管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但它真实地反映了独裁统治在拉丁美洲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特征，并对后来反独裁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胡 真 才

一九八四年元月

第 一 部

一　西里洛·马塔莫罗斯出现的地方

那是星期天，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十一点钟，金色的阳光泻落在城市红色的房顶上，照在千家万户刷成浅赭色、苹果色、橙褐色、暗蓝色或桔黄色的墙上，射在大路上，火辣辣的，把防锈剂一般灰色的沥青晒得都走了样。

长长的笔直的大路，洋溢着一片欢乐。

在这欢乐的小小城市里，标致的姑娘们衣裙鲜艳，迈着朝圣的步子，在身穿节日盛装的人群中来来往往。妇女们时而相互之间，时而与她们的男伴高声交谈。她们刚刚做完最后一堂弥撒，漫步回家。偶尔也有做母亲的，扭动着五十多岁发福的身体，跟在年轻人的后面。一对对的情侣，则躲在撑开的金色或绛紫色的大花伞下面，抢前几步，或落后几步，躲避着人群。

一辆接一辆的汽车排成一行顺街直驶而下，另一行则逆行而上，最后消失在市中心的街区里。

在一些窗户里，女人们挤成一堆，大胆地向外张望，也不怕被人看见；另一些窗口里，年轻的小伙子们正在同他们十五岁的恋人谈情说爱。从这个或那个敞开的窗口，不时飘出一曲本地华尔兹或者一支日耳曼的什么咏叹调。

误了点的厨娘，摇摇晃晃地挎着沉甸甸的菜篮，匆匆赶向厨房。菜篮边上露出红头的萝卜，鲜绿的卷心菜，元白菜和莴苣。

大路的末端，就是市区的尽头。布满破茅屋的城郊从这里向外伸展，仿佛是对原野的大胆入侵。就在这个路口，出现了一个穿节日服装的农夫，骑着一匹只有稀稀拉拉几根鬃毛的矮个子瘦马。

这个骑马的人，便是西里洛·马塔莫罗斯。他是附近查卡奥[①]镇一家食品杂货店的老板，也是一个土医生。在方圆儿里格[②]的牧人里头，他的名声可真不小呢！

他小小的个子，矮矮胖胖，四十岁左右。这种平庸的体态，使他那一肚子渊博的农家学问一点儿也显不出来了。西里洛·马塔莫罗斯是个梅斯蒂索[③]，他的头发一根根朝天竖着，几乎没有胡子，只在上唇生有几根黑髭，但前额上却有两道浓密的猪鬃似的眉毛。这道横眉象天幕似的罩在那对小眼睛上面，使他整个脸部都显得阴沉了。

他的这种掩盖了良好天性的凶狠模样，由于一种古典式的沉默而变得更加吓人，似乎含有敌意。可是一旦讲起药草的品性功用和夸耀起曾用这种或那种药草多少次治好别人的病时，他便一反常态，说个没完没了。

---

① 查卡奥位于加拉加斯东部，现为该市的一个区。

② 一里格等于五．五七二米。

③ 即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西里洛·马塔莫罗斯不是那种在花白头发的脑袋上缠条彩帕，口中念念有词，专拿假汤假药蒙骗人的巫医，也不是那种为了几个钱，便吹得天花乱坠的江湖骗子，而是为遭受痛苦的人类自愿忘我服务的人。他简直是个天生的经验主义者；他深信本地的药方，也熟悉它的功效，并且加以宣传。

他在马路边上开了一家食品杂货铺，拥有几片耕地，就以这两者为生。“行医”只是他的一种消遣，正象饮酒是他的唯一嗜好一样。

有时，他离开自己的公牛、柜台、土地与店铺，骑着这匹日见瘦弱的马，一里格一里格地跑，给这个患疟疾的雇工送药，给那个长肿瘤的工头消肿。

他这样做的时候，绝不怀半点私心。他几乎总是白送草药给他的病人，要是遇到十分急需的患者，还常常给他们留下一些钱。

连加拉加斯也常有人来找他。马塔莫罗斯对此很得意：“在加拉加斯也时常有人求我。”这时他便会扳着指头数起在首都被他治好的人来：车夫堂富拉诺啦，圣胡安区的一个鞋匠啦，热那亚伞铺的两位意大利制伞匠兼商人啦，等等。

就在这个星期天，他到加拉加斯去了，因为星期六晚上有人从那里打电话来请他。

求助于这位土医生的，竟然恰恰是堂卡米洛·伊鲁蒂

亚，一位加拉加斯的有钱人，以吝啬出名而金银满箱的老阿巴公。

食品杂货铺里，正挤满着好喝苦酒——用薄荷和柚子皮作香料的烈酒——的酒徒们。西里洛带着掩饰不住的、或者不如说是故意显露的得意对他们说，没有办法，要关门了，大家请便，到街上去吧。他要上加拉加斯去，那里有人请他去治病。马塔莫罗斯嘴里这样说着，心里很明白：这消息很快便会从一个咖啡园飞向另一个咖啡园，从一个庄园飞向另一个庄园，从一个农庄飞向另一个农庄。

西里洛·马塔莫罗斯在医术方面所享有的几乎使人迷信的名气，将由于城里来的这一新的荣耀而大为增加。

当西里洛说出使他不顾腰包的损失，不得不比平时提前关店的原因时，一个喝苦酒的酒徒问他：

“西里洛，加拉加斯什么人请你去呀？”

马塔莫罗斯自鸣得意地回答：

“堂卡米洛·伊鲁蒂亚，一个资本家……”

堂卡米洛·伊鲁蒂亚？在场的无论是雇工还是监工，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个人是会付钱给你的了。”另一个庄稼汉试探西里洛。

马塔莫罗斯不便说出堂卡米洛是以贪吝出名的，肯定不会给他钱，一文钱也不会给他。

“我不要他的钱，也不要别人的钱。”土医生热烈地回答。“行医应当是免费的，应当出于对人类和医学本身的爱。

赚钱牟利不算医道。我要是政府的话，我就禁止医生收费。这样，医生就会少了，行医的职业就可以由我们这些有志向的人来干。”

“要是你把他治好了，他多少会给你点儿的。这位伊鲁蒂亚先生，”那个雇工坚持说，“那么有钱，而城里的习惯是要付钱给医生的。”

“我再说一遍，我不要谁的钱。我是为那些需要我医治而且信得过我的人服务的。”

尽管这土医生深知伊鲁蒂亚连谢也不会谢他一声，但他还是故作姿态：

“我是说，他也许会送我点儿什么礼物，就象我治好的病人有时也这样做一样，但我什么也不要。”

这时，进来了一个新顾客，刚到查卡奥不久的加拉加斯小伙子，附近一个庄园里的仆人。

别人立即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马塔莫罗斯要去加拉加斯，因为堂卡米洛·伊鲁蒂亚请他去。这仆人晓得伊鲁蒂亚的大名，还亲眼见过他。

“堂卡米洛·伊鲁蒂亚？老狐狸一个！一个又瘦又高的老家伙，靠放债过日子的吝啬鬼，连吐口唾沫都怕地皮喝了去的人。”

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对马塔莫罗斯讲了起来：

“西里洛，请你到加拉加斯去的就是他？--个好主顾。怪不得你高兴。伊鲁蒂亚真是个老不要脸的，他让你去，是因为这老瘦鬼了解你，省得他花钱请医生。”

“我不要钱。”

“你不要？你就是想要，也别想从伊鲁蒂亚那里得到。他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你最好还是用你的草药把他打发了。将来他的某个继承人说不定倒会报答你的功劳呢。”

马塔莫罗斯本想对他说，从此以后别再进这店里来。但医生的天性使他忍住了，他只是沉默着，轻蔑而冷静地耸了耸肩膀。几分钟后，那仆人讥笑着走了，一边还打保票说，你就是搂伊鲁蒂亚的胳膊肘，他也是连脚趾头都不肯松开的。盲目崇拜西里洛天赋聪明的雇工们，都没有把那嘲弄者的挖苦当真。

西里洛·马塔莫罗斯不顾那仆人的嘲讽，不顾十一点钟的骄阳，不顾路途遥远，也不顾令人窒息的尘土的漩涡，照惯常那样兴冲冲地骑着他的栗色马上路了。怎么能不高兴呢？城里有人找他。到加拉加斯去，是一种荣耀。

他沉浸在重任在肩的感觉里，来到了大路口。他带着这种庄重的感觉，策马前进，在那些对普通旅客殷勤地敞开着大门的客栈和旅店前面，连停也不停。

西里洛这个星期天穿着长裤子，黑呢短上衣和白斜纹布外套，敞着扣子；头戴一顶浅咖啡色的宽边毡帽，帽檐低压在双眼上，以便遮挡中午的阳光；脚蹬一双粗糙而结实的牛犊皮靴。吊在黑呢上衣上的一根沉甸甸的叮哨作响的银链子，在西里洛的腹部来回晃荡。

他快活地向前走着，到了一个广场，便离开大路，朝右边拐弯。

走了不到三百米，仿佛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的房屋比大路上的矮，窗户比大路上的窄，墙壁不如大路上的耀眼，大门没有大路上的厚实。街上没有来来往往的衣着漂亮的人群，只有一两个工匠……不时有些黑苍苍脸色的市镇女人从大门或便门里探出头来，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在等待她们的兄弟、父亲、丈夫，担心他们在酒馆里比平时多喝了两三盅。总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居民区。

骑马人在一所灰色斑驳的小房子前面停了下来。这小房子只有一个窗户，屋顶低矮，大门紧闭，一副萧条可怜的模样。有木栅的两扇气窗，象眼帘似的半开着，仿佛一双伪装的眼睛在窥视。

褪色的大门上，吊着一个铁门环。那象在窥视的气窗和紧闭的大门，使这座小房子同邻近的房舍形成鲜明的对照：别人家的大门都敞开着，仿佛在对路人发出邀请。

来人没下马，敲了敲门，没人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敲，仍然没有人答应。他用指节第三次敲着那死死紧闭的大门，终于有一张干瘪的老头儿的脸从窗户的一扇气窗里探出来问道：

"谁呀？"

"自己人。"骑马人回答。

老头儿一下子认出了他，说道：

"啊，是您呀，西里洛？等一下，我给您开门。"

西里洛已经下了马，正准备把马拴到窗栅上的时候，门

开了。那个两腿细长，瘦得皮包骨头，酷似吉诃德的老头儿吃惊地问马塔莫罗斯：

"您要把马拴在这儿，拴在街上？您不怕人家偷去？"

"谁会偷呢！"马塔莫罗斯回答着，就要进去。

主人不理解地说：

"简直荒唐。会有人把您的牲口偷跑的，要不就会偷走您的马鞍或者马镫子。您最好还是把马拴在门廊里。"

乡下佬让了步，那瘦高难看的老头儿才似乎放心了些。他们交谈着，进了走廊。

"堂卡米洛，看您的脸色可不象有病。"

"真的，还算运气，病的不是我。"

二　卡米洛和托玛萨

的确，生病的不是堂卡米洛·伊鲁蒂亚，而是托玛萨，一个给他当佣人的，患风湿病的黄脸老太婆。

伊鲁蒂亚这一辈子所使用的家什，只有这个一头白发的丑婆子。这个可怜的老太婆，认定上帝叫她来到世上，就是专门伺候卡米洛，白白地伺候卡米洛的，而她也就甘心白白地伺候他。伊鲁蒂亚是从他母亲那里把她继承来的；她是他母亲的女佣。这是他得到的唯一遗产。

由于对从小就被自己看着长大的卡米洛的钟爱，这怯懦的老太婆对他，一方面觉得习以为常，一方面又十分钦

佩。她佩服他。卡米洛不正是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有分量的资本家的吗？尽管他象一个要饭的那样过日子，然而却是一个资本家。

她依然记得，卡米洛和她两个人挤着住在仅有的一个小房间里，中间只隔着一道花布帘子的情景。她洗两个人的旧衣服，是在这个小房间里，她用酒精灯做简单的食物，也是在这个小房间里。托玛萨晚上睡觉时，把脸扭向墙壁，以免透过帘子在烛光下看见只穿着贴身短衣裤的卡米洛，而使自已难为情。童贞的伊鲁蒂亚一经发觉此事，便及时想出办法解决了困难：

“谁说过要点着灯脱衣服上床的呢？”

谢天谢地，钱在象卡米洛这样一个有条理又有天才的人手里，就如同会生儿育女一般不断地增加。

伊鲁蒂亚从一个小店的小记账员，不断地高升，发迹。开头只是向他的伙计们放债。噢！数目极小，而且利息十分有限：也就是五成而已。我给你一个杜罗①，你还我两个，那多简单呀。而且，这个可怜的卡米洛是多么大方：他从未拒绝过行这个方便！他也常常收些东西作抵押。对于不是本店的伙计，对于陌生人，您要是不来点儿小小的抵押品，如金表啦，宝石戒指啦之类的东西，他怎么能借钱给您呢？有时候，人家也不过给他一张纸片，一张借据。总而言之，这不算什么，简直算不了什么。但可怜的卡米洛是那

① 银币名，等于五个比塞塔。

么节俭，连一分钱都不乱花，全攒了起来。他从不玩乐，就连星期天也舍不得抽支烟。他干什么都有规矩，甚至一进房间，便把鞋脱下来，赤着脚。真够节俭的！一个鸡蛋，一片面包都不随便吃。酒是一滴不沾的！别人胡花乱用，他却都攒起来了！店伙计们的日子总算好过些了，卡米洛便只愿对那些比他们强的公职人员放债，并且又做起另一桩油水更大的买卖来：倒卖房屋。卡米洛对房屋是那么内行；他在城镇各处的房屋又有多少啊！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保佑好人。

西里洛一听说生病的不是伊鲁蒂亚而是托玛萨，微微有些失望。他认为，治疗一个有钱人，尽管是象伊鲁蒂亚这样的吝啬鬼和高利贷者，同治疗一个老女佣，对他马塔莫罗斯的声誉来说，是大不一样的。但是，给人奉送药草的那种热切心肠在西里洛·马塔莫罗斯身上占了上风。而那位模样令人不快的有钱人已经开始诚恳地介绍起老女佣的病情来了。

“身上痛，”伊鲁蒂亚笼统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

“我们到她屋里去。您来诊断一下。”

高利贷者领着西里洛向躺在帆布床上嘶哑地呻吟着的托玛萨的房间走去。

他们穿过一个房间。对西里洛来说，那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啊！墙角里堆满了钉子、锁、秤、散了架的手风琴、笛子、吉他、园艺工具、齿钳、缝纫机、一副假牙，乱七八糟一大

堆！马鞍旁边，到处是鸟笼。紧挨一张铁床放着瓷器、书籍、箱子。一张桌上，摆着左轮手枪、鸟枪、匕首、长剑和一把真正的土耳其弯刀；真是一个齐全的武器库。这一切都散发出一股霉烂、陈腐、有如牢房和杀菌剂般的恶臭。

西里洛惊奇地转动着眼睛，东张西望。他寻思，这么有钱的人，做房屋生意，经营着大量钱财，大可不必拿这些可怜的典押品把房子塞得那么满，弄得那么脏。他不应当稀罕这些，可他却放不开，舍不得，成了分文小钱的奴隶。大概这就叫做典押的民主吧！西里洛未能发现用发出樟脑丸味儿的报纸包起来，藏在有天花板那么高的壁橱里的好铺盖和好衣服。他更看不见宝石耳环、钻石戒指、珍珠项链、蓝宝石和红宝石镶成姓名缩写字母的精致小巧的坤表、各种珠宝首饰、扣饰、金盒、金银小首饰等等。这些东西都用白纸包着，上面用洋红写着日期、名称和一些令人难猜的暗号，藏在另一间房里挨着伊鲁蒂亚洁净的床，一只用厚帘幕遮挡起来的大铁箱里。

堂卡米洛察觉到西里洛的好奇，便急忙讲起托玛萨的病情来，并赶紧让西里洛穿过那间位于他的卧室和托玛萨的卧室之间堆满典押物品的奇怪房间。

堂卡米洛相当了解西里洛，知道他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但一想到别人的好奇心会摸清自己的底细，便不寒而栗了！

他还记得几个盗贼闯到他家里来的那一次。由于他不停地拼命叫喊，人们闻声赶来，贼才逃跑了，没偷去东西。可

是，唉！警察插了一手，说他非法放债，罚了他一笔款子，并只许他以二成半的利息放债。堂卡米洛以为要完蛋了。真是仗势欺人！这时，他才觉得社会机构弊端百出，委内瑞拉是个糟透了的国家。他甚至想过要离开这个共和国。但由于他的利益以及尚存的野心拴住了他，曾设想参加一场什么革命，来报复政府，报复被罚之仇。只是因为那些革命者要敲他的钱，伊鲁蒂亚害怕了，才打消了参加集体造反的念头。

这么多恼人的事，使他发了高烧，别人主动给他叫了个医生来。伊鲁蒂亚刚刚痊愈，医生就给他开了个账单，要五个比塞塔的诊费。堂卡米洛差点儿又病倒了。为了医生诊费的事，他去请教一个律师，结果是医生的诊费照付，律师还要收他的钱。对堂卡米洛来说，人生在世已经没有丝毫意义。在人人都串通一气来掠夺忠厚勤劳的人的可恶世界上，还怎么活下去呢？

从那次发高烧以后，他便同西里洛·马塔莫罗斯结交起来，以备不测。果然用得着他了，西里洛·马塔莫罗斯已被请到家里。这是个利他主义者，毫无私念，为了爱他人，他不仅赠药方，而且还送草药。有时碰到实在困难的病人，他甚至还给几个钱呢。天晓得他对托玛萨会怎么样！她是那样穷，那样穷！她穷得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她的。

这个可怜的老太婆，脸色比以前黄得更加厉害，躺在一张没有床单的帆布床上，裹着一条上古时代的毯子；这条毯

子又破又脏，褪得没了颜色，曾经作过驴背上的鞍垫，是人家用两三个雷亚尔[1]当给堂卡米洛的。老太婆一头散乱的白发枕在龌龊的枕头上，诉说着浑身骨头的阵阵酸疼，尤其是那条右腿。

马塔莫罗斯脸色庄重，全神贯注地倾听病人诉说病情。他摸了摸那条肌肉松弛的腿，从大腿摸到脚跟，动了动她的关节，检查了膝盖骨，然后又查了查手肘、手腕和指关节，最后以绝对的、真正权威的把握下了结论：

"风湿症！"

"那我们怎么办呢，西里洛？"伊鲁蒂亚问。

"首先，"马塔莫罗斯回答，"我们先用'克卢西亚'。"

"这是什么呢？"

"一种药，外国人……"

他还没说完，伊鲁蒂亚已经用双手捂住了脑袋。药房的处方？要花不少钱而又治不好病的药方？西里洛准是发疯了，要么就是受了那些以为什么病都可以用十二个雷亚尔一瓶的药来治好的加拉加斯医生的传染。那么西里洛老是带在身边，病人有求必应，泡一泡，喝下去便能根除顽疾的好草药，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西里洛静静地听着。等伊鲁蒂亚发作完了之后，土医生又庄严地说：

"首先，用外国人称做'克卢西亚'的药，我们本地的叫

---

① 小银币，面值不一；现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

法是'科佩伊'①。"

"啊，一种本地草药？太好了！"

伊鲁蒂亚的脸上放起光来。

老太婆又开始抱怨说，她的腿伸不直。

三　高利贷者的内心世界

堂卡米洛象往常一样，天一亮就起身。虽然清晨的凉风使风湿症更加刺痛难忍，托玛萨已在炉火上热着早餐用的咖啡。咖啡热好后，老太婆便喊那已经跑到窗口向街上张望的伊鲁蒂亚。

"卡米洛，快来吃早点。"

卡米洛和托玛萨亲亲热热地坐到同一张桌前，那是一张铺着发暗的油布的方桌，从前是巧克力色的，咖啡杯和烫热的盘子在上面留下了一个个神像头上的光晕似的黄圈圈。

那咖啡杯，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咖啡杯，而是粗糙的白瓷杯，画有三四朵玫瑰花作装饰。缺了口的白瓷杯咧开嘴笑着，画的玫瑰花也已被磨得发了白，几乎成了一朵白玫瑰花。

咖啡热气腾腾，尽管托玛萨老太婆为使它变得多一些

---

① 安第斯地区产的一种出胶的树。

而兑了过多的蔗汁，还是乌黑的，发着清香。每只咖啡杯旁边，都摆着一块还带有炉子热气的面包。两口掺了蔗汁的咖啡和一个生太伏[①]一块的面包：这便是早餐。

肚里装着这么点玩艺儿，托玛萨和卡米洛要等到中午十二点才吃午饭。卡米洛想尽量避免消化不良。

"加拉加斯人吃得太多。"他常常说。

为了阐明他的意思，他总还要补充一通：

"中午一盘'桑科乔'[②]，外加三四盘油腻难消化的东西，这样的气候，这么吃法，实在荒唐。胃受不了，脑袋昏昏沉沉，因此就要睡午觉。在委内瑞拉有些地区，午饭以后谁也不工作，即使干也干不好，就是这个原因。每天午睡浪费一个半至两个小时。生命缩短了，工作能力减弱了。鉴于国家的总体活动取决于个体活动的总和，结果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委内瑞拉，国家的发展就会缓慢，共和国的进步就会象老牛拉破车慢慢腾腾，而不是象火车那样飞驰。"

俨然是一整套的理论。堂卡米洛嘴上常常挂着这句名言：

"'桑科乔'是委内瑞拉最坏的死敌。"

大概这就是堂卡米洛——堂堂的"爱国者"——只要有机会便把这传统的食物从饭桌上请出去的原因。堂卡米洛是个素食主义者。午餐只吃白薯、胡萝卜、土豆、南瓜。马

---

① 最小的分币。

② 委内瑞拉人常吃的一种菜饭，用肉、木薯和香蕉等烩成。

普埃[1]不吃，芹菜不吃，太贵了。偶尔吃个煎鸡蛋，有时吃点儿炸香蕉。晚餐喝碗剩汤或吃片陈面包，来一点儿豆角或黑豆之类，一个玉米饼，就心满意足了。肉，他从来不吃。那简直是毒药！

在吃早餐之前，伊鲁蒂亚问老太婆：

“昨天晚上你睡得怎么样？”

托玛萨诉起苦来。天快亮的时候，她都要冻死了。右腿简直伸不开，左手指关节也开始肿起来。

伊鲁蒂亚赶紧安慰她。要相信西里洛·马塔莫罗斯，主要的是要相信他开的药。马塔莫罗斯比许多科班出身的医生还懂得多。

“自然，你都看见了，他一下子就诊断出你得的是风湿痛。一个加拉加斯的医生呢，如果不看三四次，不收别人三四回血汗钱，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

自从一个年轻医生治好他的高烧并收了他几个比塞塔以后，他对医生们一直耿耿于怀。

他真怕托玛萨会提出请一个正牌医生来看病的要求，因此，他一面把免费治病的西里洛·马塔莫罗斯捧上了天，一面再一次当着托玛萨的面贬低那些正牌医生。怀着这种目的，他讲起一件事来。

“托玛萨，你看看我们那些江湖医生们都是些什么货色。在恩佩德拉多，就是帕洛格兰德再过去一点儿，你认识

---

[1] 美洲一种可食用的植物。

那个地方，有个人觉得自己的一只耳朵作痛。他请了个医生，给他看了一次又一次，药方开了一个又一个，毫无用处，病人总不见好。这个希波克拉底[1]，又热心，又真诚，又严肃地继续给他看病，许诺说很快就能治好。每看一次病，就收他五个博利瓦尔[2]。有一天，这老医生自己病倒在床上，就派他年轻的儿子，也是个医生，去替他出诊。当那年轻医生检查了恩佩德拉多人的耳朵时，叫了起来：'您哪里有什么病，只不过耳朵里有个扁虱罢了。'拿起一把镊子就把虱子夹了出来。病人当即就感到轻松了，再也用不着治疗，用不着什么药，无须什么医生，也不必看那老医生在纸上胡乱写下几个谁也不认得的字之后，付他五个博利瓦尔了。那老医生病好起床后，他儿子把这件事讲给他听。儿子说，三下两下把扁虱从恩佩德拉多人耳朵里掏出来后，那人的病就好了。老头儿一听，吃惊得要昏过去。'什么？你干了这种蠢事？靠我精心照料的这个扁虱，为我给家里挣了好几天的饭钱哪。我的孩子，你热爱科学，你懂得职业，这还不行。你要好好学学怎么运用这一职业的诀窍。'”

托玛萨被逗得笑了好半天，却一点儿也没领会伊鲁蒂亚的用意。时间到了，两个人都从桌边站了起来。托玛萨一瘸一拐，絮絮叨叨地从门廊开始打扫屋子，伊鲁蒂亚则径直走向临街的窗口。

---

① 古希腊名医。

② 委内瑞拉货币。

七点钟。卖报人随时都可能打那里经过。伊鲁蒂亚就在那里等候着他们。

他每天都买《消息报》，每份一个生太伏，活见鬼！需要了解发生的事情。他有产业，做投机生意。政治上的突变，随便一个什么事情，都可能使他的钱财遭受损失。基于这一理由及其它更隐秘，更复杂，而且不无实用意义的原因，伊鲁蒂亚经过长期深思熟虑，认为每天早上挥霍一个生太伏来买一份《消息报》的决定，是合乎道理的。

每天早餐之后，他就在窗前等候卖报人经过，然后便坐到走廊里贪婪地吞噬报纸的六个版面。尔后，他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折起，一磅一包捆起来留着，过些时候就卖给食品店作包装纸。

伊鲁蒂亚看报的时候，老太婆就打扫屋子。

清扫房屋并不增加风湿病人的痛苦，因为房子又小又窄。托玛萨从门廊开始，扫过有两三米见方的走廊或者说是客厅，然后是小院子，最后把扫起来的垃圾堆藏到也是两三米见方的小餐厅后面，房子尽头另一个小院的畜栏里。房子的这一咽喉部位，除了作畜栏外，还当盥洗房、储水房、浴室、垃圾房、厕所、休息处等使用。厨房和托玛萨的破卧室的光线和空气，就是从这窄小的臭畜栏透进来的。那深红色的砖墙，由于潮湿，已经长满一层厚厚的青苔。

托玛萨刚扫完地，就操起光秃秃的鸡毛掸子，扭着屁

股，让风吹着散乱的白发，开始进行每周一次的大扫除。然而好象她从未扫除过一样，一种朱红色的尘土——砖的粉末，牢牢地粘在石灰墙上，使这些墙壁从托玛萨的扫帚和鸡毛掸子够不着的地方起，变成一幅沾满浅灰色和黄色肮脏油渍的壁毯。托玛萨看见从屋顶——没有平整的天花板——的梁椽上，顺着无法攀登的墙角，挂下厚厚的蛛网，浓厚的粘液和缠住蚊蝇的蛛网，象吊床一样在空中晃动。

托玛萨沿着走廊，用秃鸡毛掸子掸着家具。她三下两下便掸好了两把木椅及那张没有桌布的深黑色桌子。她对那盏沉重古老的铜制大灯，一掠而过，几乎都没碰着。这盏灯吊在走廊中心的屋顶上，一旦天上免费的月亮不出来，它便在上半夜照亮这座小房子。托玛萨把竹制的衣架轻拂了一下。这是当客人，也就是来谈生意的人，不把草帽、拐杖及雨伞放在黑色桌子上的时候，挂客人的帽子用的。

托玛萨从走廊来到伊鲁蒂亚的会客厅兼办公室。那里的打扫也不见得复杂。先扫会客厅部分，再扫办公室部分。会客厅部分，几秒钟就弄妥当了：一张椭圆形黑色松木桌子，桌上一盏白瓷灯，灯柱很脏，球形的灯罩也破了，这灯是从来不点的。靠墙四把椅子，都是黑色的靠背，草席的坐垫。象桌子一样椭圆形的一面三十厘米镜子，镜框象椅子一样是黑色的，挂在正面墙中央，镜子两侧稍高一点儿，是两幅古老的肖像：一位服饰不整的女人和一位满脸胡子的男人——这是伊鲁蒂亚的双亲。

办公室部分是一张大桌子，斜放在一个角落，两边各有

一把皮椅子。桌子上方的墙上，一幅鲜艳的挂历，是种菜人送的，还有几个铁钩子，挂着成串的纸条和收据。那挂历使托玛萨十分愉快；她觉得它异常漂亮，她小心地清扫它。就这些了吗？不，还不止。在那有许多抽屉，摆满了堆放整齐的纸张，庄重而又威严地站立在墙角的又大又结实的桌子旁边，黑色印花布帘子后面，还藏着一个装满一摞摞卷宗的松木柜子。

最难打扫的是伊鲁蒂亚的卧房。伊鲁蒂亚同意打扫它，但同时却要求不得碰那里的任何东西。然而，那里却仅有一张窄窄的铁床和一个伊鲁蒂亚用来装他星期日穿的衣服、两件衬衣、两双袜子、两副衣领及手帕之类的旧衣柜。但在另一幅沉甸甸的、褪色的羊毛帘幕后面，象在办公室里一样，也藏着一件意想不到的家具。它不是什么松木柜子，而是更沉重更结实、半镶在墙里的一只铁箱，一只百宝箱。伊鲁蒂亚不准托玛萨碰它，哪怕是用掸子也不行。不准她把帘幕拉开，哪怕是这样想一下也不行。把范围扩大一下，对房里的所有物件都得谨慎小心，包括那铁床、衣柜、星期日服装、那两件衬衣、两副衣领及两双袜子。

对于如此顺从和习惯于卡米洛约束的托玛萨来说，服从并不是件难事。托玛萨实在是出于好心，但她打扫房间却又不能真扫，铺床而并没有真铺，缝补袜子又并没有拿起袜子，洗熨衬衣而又想着洗的熨的并不是伊鲁蒂亚神圣的衬衣。至于星期日服装乃至另一套衣服，她都是被禁止去刷的。刷衣是一种艺术……刷子虽然能刷掉衣服上的灰

尘，可也刷坏衣服的呢毛。那种艺术，只有伊鲁蒂亚才懂得。

再也没有什么可扫，也没有什么可掸的时候，托玛萨就挎起小篮子去买东西。

伊鲁蒂亚每天都等着老太婆从食品店回来，自己好上街去办事。家里不能没有人。当卡米洛在外面跑的时候，老托玛萨就洗衣服，准备午饭，那是一顿素食的午饭，一顿食草动物的午饭。然后便睡午觉。

伊鲁蒂亚可不睡午觉。在酷暑炎热的时候，伊鲁蒂亚总是习惯待在他办公室里，翻查着收据、合同、股票、各种各样的纸条；或是推敲那些房屋的修缮预算，把它压缩到最低限度；或是核实卖石灰、砖瓦和油漆的人最近一次算的价钱是否比前一次高；或是盘算一下某幢房子的卖价比买价能多出多少。这是他进行思考的时间。简单的饭食不妨碍他在午饭后进行思考。

在这种清静的时刻，有时他也关起房门，自得其乐地计算着，复核着，摸弄着，玩赏着佩卢科纳①、英镑、卡利亚奥②、路易③和莫罗科塔④。有时候呢，他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做，由于静寂和酷热的缘故，摇晃着脑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在打瞌睡。将近四点钟的时候，他就出门去。而那

① 西班牙古时的一种金币。
② 秘鲁古时的一种金币。
③ 刻有路易十三头像的法国硬币。
④ 摩洛哥钱币。

老太婆则拖着瘸腿，蹒跚着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熨熨衣服，缝缝补补。

这样，家里从来不离人，总有一个人守着门户。

七点钟吃晚饭。晚饭后一会儿，就上床睡觉。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卡米洛总是疑心重重地睡不踏实，苍蝇的轻轻飞动都能立即把他惊醒。托玛萨在病榻上，也整夜整夜不能合眼，已经困得不行了，还是无法安睡。唉，该死的风湿症！

四　两位淑女的香水味

那天早晨，伊鲁蒂亚还在走廊里翻阅着《消息报》，就有人叩着铁门环在敲临街的大门。伊鲁蒂亚的大门是永远紧闭着的，仿佛要把这所房子同邻居，同城市，同世界都隔绝开来。伊鲁蒂亚按照自己的习惯，开门之前先跑到窗口看看，总怕有什么意外。他多疑又狡猾，生怕开门碰上个要饭的、骗子或者盗贼。真是天晓得！

来的是个大个子黑人，叫贝罗特兰，是个老泥瓦匠。堂卡米洛把他当木匠、玻璃匠、水管工、检查员和勤杂工使唤。这是个大好人，绝对诚实，慢腾腾的极有耐性。如果说伊鲁蒂亚还能信任什么人的话，贝罗特兰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

两个人来到主人的办公室。

“帕斯托拉那幢房子弄好了吗？”堂卡米洛问，虽然他清楚地记得这房子还弄不好。

泥瓦匠唯一的回答是笑一笑，拿出一片纸，开始谈起最近进行修整的情况及缺少的东西，需要三副门锁，搭鸡棚用的二米锌板，畜栏污水沟上用的一道栅栏，一扇小窗的玻璃和沟瓦等等。

“自从星期一您去看了以后到现在，我们又干了不少。”

“干了不少怎么还没弄完？”

“下星期初就能弄完了，堂卡米洛。就剩一点点扫尾活儿了，再刷上几刷漆就行。”

“您可真是个磨磨蹭蹭的大乌龟，师傅。”

那黑黑的、慢腾腾的泥瓦匠又笑了笑。

过了一会儿，他说：

“明天是星期六了。我想问您一声，是现在就把这礼拜的工钱交给我呢，还是要我再来一趟。”

“明天来吧。”伊鲁蒂亚回答。

“至于桑塔·罗萨利亚的那所房子，”贝罗特兰接着说，“我不知道您拿好什么主意了。我没敢作主买那些瓦，因为每一百块已经涨了四个雷亚尔。”

伊鲁蒂亚跳了起来：

“四个雷亚尔？这群贼！您一块也别买。我宁愿让那房子塌了。”

他平静了一下，接着说：

“我们等一等，看价钱会不会落。您说呢，师傅？”

把伊鲁蒂亚摸透了的泥瓦匠点点头：

"是的，先生，可以等一等看。"

随后，他巧妙地暗示主人，别让他明天再跑一趟来取这个星期给工人的钱了。但他白费心机，伊鲁蒂亚装聋作哑。

贝罗特兰一声不吭，无可奈何地走了。

早上九点钟光景。高利贷者开始穿他出门的服装：一件已经有点儿发绿的黑色燕尾服；这件早已磨出道儿来的礼服，还是十年前做的。到出门的时候了。

他思索着要办的事情，办起来可以有条有理，以免浪费时间。

首先到公共注册处办一份合法文件，然后去看看正在粉刷的两三处房子，再到委内瑞拉银行和加拉加斯银行，最后，约莫十一点半或十二点钟的样子，到圣弗朗西斯科街角的隆哈露天交易所去。那里，在枝叶繁茂而又庄严肃穆的木棉树下，常常进行各种各样的买卖。

在那里，他的经纪人和代理人向他报告各种可以放手提供的贷款。在那里，他买进这样那样的股票，尽管他乐于拥有可靠的、万无一失的、有稳固收入的股票，而不是碰运气的投机股票。

卡米洛·伊鲁蒂亚已经装扮停当。当他戴上那顶"永恒"的高顶礼帽并拿起他那根"永恒"的檀木拐杖的时候，有人叩起街边大门的门环来。

堂卡米洛对这种不速之客，颇不耐烦。

"真不是时候，妈的，"他咬着牙说道。

门铃又响了起来。

伊鲁蒂亚连礼帽都没摘，满脸不高兴地朝窗口走去。他打开窗闩，向大门外瞥了一眼。

是两位女士。虽然眼睛瞧着她们，卡米洛仍然习惯地问：

"是谁？"

两位女士也是出于习惯，由那位年轻一些的回答：

"自己人。"

卡米洛朝大门走去。那两位女士走了进来，随着她们飘入一股"胡安娜之心"牌香水的味儿。主人迎着她们，把她们领到办公室里。

两位女士中的一位是金黄头发，高高的个子，身段苗条，约莫十八岁左右。另一位是小个子，黑油油的头发，皮肤是茶褐色，褐色的眼睛象在打瞌睡，三十六岁上下。

年轻女士穿一件海蓝上衣，白底蓝条毛呢裙子，一双黄皮鞋。白帽子上饰一根阿普雷或卡乌拉的白鹭羽毛，打一把雪白的阳伞。

那个茶色皮肤的女士一身灰斜纹呢连衣裙，腰带、袖口和领口都是紫红色绸子的；黑色的帽子，黑色的鞋，阳伞也是黑色的。

灰衣女士开口说：

"您好象要外出。如果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是的，”堂卡米洛有点粗鲁地打断她，“我正准备出去。可也不着急。”

接着，他便直截了当地问：

“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来，”灰衣女士回答，“是想问问您愿不愿意买我们的一所房子，我们住着的那所房子。”

“夫人，我不买房子。”

“啊！人家告诉我们说……”

“人家告诉你们的不对。”

年轻女士高声插嘴：

“谁都知道您是专做转手买卖的。”

“但转手不等于买。”

这伊鲁蒂亚真是一个还未被制服的半野的魔鬼。

两位女士毫无好感地盯着他。

他长得又高又瘦，肚皮干瘪，粗糙多皱的皮似乎只裹着一把骨头。腿长长的，臂长长的，手长长的，脸长长的，鼻子也是长长的。他什么都长，就是言语短，给予少，以吝啬出名。他穿衣也是如此，礼服短得遮不住屁股，比手风琴还多些褶子的裤子够不着脚踝，仿佛随时都在准备跳越一个泥坑。他蓝眼珠，灰头发，这种骨碌碌地转个不停的发亮的双眼和苍白的须发，更显出他那有点儿象贼一样的精明神情，使他看来象个不好也不坏的人物。他的手和脸都是毛茸茸的，象在匆忙中或黑暗里刮脸时刮漏的胡须，东一撮西一撮，仿佛小岛般在他无肉的脸颊和嶙峋的两腮上浮动。他象

堂吉诃德一样瘦长，但更显得孱弱。

确实，两位女士觉得这男人很可恶。他所使用的粗鲁言词更加强了这种印象。她们惊讶地盯着他，听他说话。而这竟然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倒卖之王伊鲁蒂亚！

“女士们，我觉得我们说不到一块儿。”他回答那位金发女子说。

“我也这么觉得。”年轻女士针锋相对。

灰衣女士急忙插了进来，气氛缓和了一些。

她们仍然惊异地注视着他。真是可怕！

低矮而过分宽大的赛璐珞假领里面又细又长的脖颈，使这位阿巴公的模样在女士们的眼里显得令人恶心而又荒唐。核桃般的喉结，在卡米洛皮囊似的喉咙里一上一下。那领带，是根黑色带子，由于太窄，遮不住一个极大的铜扣子。高利贷者尖尖的嘴巴上面浅灰色的髭须和那灵活乱动的眼睛，在说话说得兴奋时，更使他活象一只耗子。

两位女士在这个吝啬鬼面前，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这不是一匹猛兽，一只熊，一头斗牛，一头狮子所引起的那种恐惧，而是一只癞蛤蟆，一只蜘蛛，一只蝙蝠，或在海滩上光着脚不留神踩到的一只滑溜溜的白水母引起的那种下意识的恶心。

两位女士都想尽快结束这一会见。

金发女士已不客气地表示要离开，要结束谈话和交易。于是，那位声音和模样都很柔和的茶色女士又插进来问道：

“看样子您是不想买我们的房子了?”

“不想,夫人。”

“也不想替我们换一所小点儿的,可以贴回些钱给我们的房子吗?我们的房子是殖民时代的深宅大院,宽畅,舒适,院子里全是花,畜栏是用厚石墙建的,很结实,里面还有一个顶好的大菜园。一八一二年的大地震,连一根柱子的皮都没震落,我们的房子完好无损。”

堂卡米洛死死盯着说话的女士,牙齿咬着左手的指甲。过了一会儿,他说:

“可以看一看。”

他们商定第二天下午四点钟伊鲁蒂亚去看房子并且作出答复。

两位女士走了。

小房子里飘逸着女性的幽香。

伊鲁蒂亚依旧站在那里咬指甲。咬指甲,是他激动或担心的一种毋容置疑的标志。

过了一阵,他拿起帽子和黑檀木杖,若有所思地搔着头发上街去了。

小房子里,仍然闻得着香味,女人的香味。

五 阿瓜隆加家族

走访了伊鲁蒂亚之后,两位女士在回家途中,想趁着早

晨的时光，到时髦商店去转一转。这是年轻的金发女郎提出来的，那茶褐色的女士也同意了，虽然不很乐意。

“可我们什么也不买啊，奥尔加。”她说。

“不要紧，教母，” 奥尔加答道，“我们去看看都有些什么，还可以瞧瞧人呢。去散散心嘛。”

半路上，她们又改变主意不去商店了，决定直接回家。两个女人的思绪围着鹞鹰一般的伊鲁蒂亚及他的金钱打转，就象食蜂鸟和金莺围着一株果熟枝头而又保护得很严的桔子树盘旋一样。年轻女郎不大相信能够成功。她觉得，同伊鲁蒂亚这个人没法打交道；他的钱哪，更没门儿。那位茶褐色女士，她的教母，也不见得比她更振奋，却几次三番地给教女打气：

“等到明天再说吧。也许那房子比我们更能打动他的心。”

快到家门了，她们猜测到，确切说是看到一个窗户的窗格子后面，有四只眼睛在窥伺。

确实，有两个女人在那里等候着她们的归来。窗户那边传来一声好奇的探询：

“多少？什么时候？”

教母与教女只是朝窗格里笑了笑作为回答。她们进了大门，一直来到一个大房间里，那里摆满了年代久远的家具。百叶窗后面等待她们的那两个女人，坐在窗户两旁靠墙的凳子上。

窗户边的这两个女人是埃乌费米娅和阿尔西拉·阿瓜隆加，她们是奥尔加的教母罗萨乌拉的姐姐，奥尔加的姨母。埃乌费米娅、阿尔西拉、罗萨乌拉及她们的外甥女奥尔加就住在这所房子里。

罗萨乌拉是阿瓜隆加家姊妹中最小的一个，三十六岁。埃乌费米娅，五十岁。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相差六七岁，大约四十岁的样子。奥尔加的母亲已经去世。这一家还有一个儿子，在一次打猎时被鸟枪击中，不幸身亡。在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之间，尚有一位奇查拉将军的夫人。

因此可以说，除了那位赫赫有名的将军的妻子之外，埃乌费米娅、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这三位老姑娘，便是昔日人丁兴旺、富贵发达的阿瓜隆加家族仅存的硕果了。

长女埃乌费米娅，高而瘦，象根干葡萄藤，脸色发白，体弱多病。她面无血色，苍白得就象瓷器一般。黑眼睛周围，是深紫的眼圈，鼻子象把镰刀，头发白里泛蓝，色如死灰。

阿尔西拉论身材论长相，都不值一提。她中等个子，微微发胖，身段似桶非桶，黑黑的头发，有几绺银丝。只有一双眼睛，一双宛如二十岁时的黑眼睛，依然射出青春的光辉。

罗萨乌拉同阿尔西拉一样，也是中等身材，也有一双神妙的黑眼睛。但罗萨乌拉的眼神柔和，那长长的睫毛和半阖的眼皮，使她显得多愁善感。茶褐色的皮肤似琥珀，纤细的鼻子，厚厚的嘴唇，美丽的胸脯，丰满的双臂，左颊靠向嘴角

的地方，有一粒好看的卵形黑痣。臀部的曲线十分优美。三十六岁的年华，她还象一个俊俏的少妇，嘴唇及乳房还同过去一样好看。正是成熟的年华，令人馋涎欲滴的尤物！

这三位单纯、自豪而无知的女人，从来也不明白她们所处的社会为何要向民主演进。她们总以为自己是社会上的好中之最。由于祖上的荣耀，她们无愧于一个超等阶级的代表。简单而又蒙昧的灵魂啊，带有封建式的高傲和信女们的仁爱。

阿瓜隆加的先祖，家族的创始人，来自布尔戈斯，从十七世纪起便在新大陆定居。

阿瓜隆加的祖先，靠着把古瓦瓜和马加里塔的珍珠运往西班牙，很快就发了迹。或者不如说，是通过西班牙把珍珠运往伦敦，因为在半岛政权时期①，殖民地只能同宗主国通商。这一家族，更以晚些时候同基浦司科亚公司做投机生意而发了大财。那个公司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垄断了委内瑞拉同宗主国之间的贸易。

当一七八九年瓜尔和西班牙的爱国者作了首次独立尝试以及后来在一八〇六年和一八〇八年米兰达将军②登陆宣战的时候，阿瓜隆加家族的人都同这些被西班牙政府淹没在血泊中的革命企图离得远远的。但当独立的最后时刻到来之际，即一八一〇年四月十九日，恩帕兰总督从加拉加

① 指西班牙殖民统治，因西班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故有此称。

② 委内瑞拉先于博利瓦尔领导独立运动的将军。

斯被赶了出去，本国政府从这一天起开始执政，给西班牙美洲树立了一个范例，整个西班牙美洲迫于同加拉加斯同样的原因，迅即效仿，这时，阿瓜隆加家族同委内瑞拉许多家庭一样，分成两派：一派站在共和国一边，属爱国派；另一派支持西班牙，为保皇派。一派先是追随米兰达，后则拥戴博利瓦尔①；另一派则先追随蒙特韦德和博韦斯，后拥戴莫里略②。

阿瓜隆加家族同委内瑞拉其他公民一起，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委内瑞拉，争取解放的战争比美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猛烈，更为持久。

落入西班牙人手里的阿瓜隆加家族的爱国派，被罗塞特、苏阿索拉、莫拉莱斯、博韦斯、莫里略等所枪杀。落入爱国者手中的阿瓜隆加家族的保皇派，则被"解放者"③及其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七年期间的主要助手何塞·费利克斯·里瓦斯、阿里斯门迪、马里尼奥、贝穆德斯、皮亚尔等所枪杀。那是殊死的战争的最残酷的年代。

西班牙的仲裁委员会使阿瓜隆加家族的共和国派破产，共和国的查抄则使阿瓜隆加家族的保皇派倒楣。

当革命在一八二四年结束的时候，阿瓜隆加家族有二十余名成员在战争的漩涡中失踪，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只剩下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姊妹：三个爱国派。

---

①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领袖。

② 三人均系西班牙派驻委内瑞拉的殖民军将领。

③ 博利瓦尔的称号。

共和国虽然还处于一片废墟之中，却尽力补偿了他们：赠给当过司令官的那个男人两座庄园，作为对服役的奖励及对拖欠的军饷的补偿。不仅如此，还把原来属于阿瓜隆加家族保皇派，后被收归国有的那些在城市及乡村的房屋地产，归还给这两个女人和这位司令官，也就是依法发还该家族的继承人和幸存者。

这两个女人，一个结了婚，另一个守闺不嫁，老死闺中。死去的人名叫堂娜伊波莉塔，是家族中的佼佼者。

司令官阿瓜隆加，便是埃乌赞米娅、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的祖父。

在共和国首任总统帕埃斯将军的庇护下，这位司令官在解放战争之后，从东部的平原地区向特立尼达、牙买加、巴巴多斯、圣托马斯及安的列斯的其它岛屿出口牛犊、母骡和马匹，又发了一笔可观的洋财。

"马和牛，"这位司令官常说，"是我们在革命时期唯一的同盟者。马驮着我们穿过了茫茫荒漠，牛在我们贫困的时候使我们不饿肚子。今天，国家繁荣的一切源泉都被战争所切断，国家成为一片废墟的今天，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我们有母骡、马匹、牛和牧养它们的平原地区。"

阿瓜隆加司令官的子弟们，名义上的继承人，实则是一帮蠢材。他们把家产拿来大肆挥霍，到欧洲旅游，从事反对帕埃斯的继任者的叛乱以及寻找家族在西班牙的荣誉。地道的爱国派堂娜伊波莉塔，极为鄙视他们，把他们称做"阿

瓜苏西亚”。[1]

既没有十八世纪阿瓜隆加家族的实际经商精神，也缺少博利瓦尔史诗时期阿瓜隆加家族的英雄气质，司令官的子弟们——伊波莉塔姑祖母的“脏水”们，未能象他们半岛来的祖辈那样创立基业，也没有能够守住继承下来的遗业，更没有能够象他们加拉加斯的父辈那样在政治风暴中发出自身璀璨的光芒，于是便寻找反射的余光，终日在西班牙档案局里觅求他们没有得到的荣誉。

他们因自己家族的名字载在共和国的史册里而自豪，也象其他得了同样脑软化症的可怜虫们一样，期望着这名字也载入西班牙君主国的史册。他们想成为公爵、伯爵、侯爵和男爵；其实不过是一群可怜虫而已。

他们家族的功勋是用为祖国的独立而献出的二十余条生命和一份家业换来的，他们还嫌不够。阿瓜隆加家族的这群败类，不懂得欧洲大多数名门望族是没有如此显赫的渊源的，一心盼着得到一纸卡斯蒂亚的贵族文凭。要是他们有一位祖先，过去从卡斯蒂亚的某个君主，或者至少是君主的一个宠臣那里接受过真正的王室牛角，或者哪怕是简单的王室角制品，而他们又从这位祖先的额头上找到了男爵的头衔，他们就会觉得十分幸福。

自然，他们未能如愿。阿瓜隆加的先辈们是布尔戈斯忠厚的庄稼人。他们厌倦为别人耕耘阿兰萨景致秀丽而肥

---

① 意为脏水。

沃的草原，厌倦在华丽的大教堂和谐的拱门下受穷受辱，厌倦在那曾经目睹勇士严惩摩尔人的邻近山脉里徒劳地流离颠沛，厌倦在巴利亚多利德和布尔戈斯之间来回奔波，因此，有一天，两个兄弟——最年轻最精明的两个——步行到塞尔维亚，从那里好不容易上船向美洲进发。有志者，事竟成。他们前往的新大陆，好运正向他们微笑。这就是历史。加拉加斯的阿瓜隆加子孙怎能找到布尔戈斯阿瓜隆加家族的贵族文凭呢？

然而，却有那么一位能干的、爱搞恶作剧的马德里编年史家，跑到布尔戈斯，捕风捉影地编出一份卡斯蒂亚阿瓜隆加家族的家谱。根据这个马德里人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世系图谱，布尔戈斯的阿瓜隆加家族是“在王国和美洲为我们的国王陛下服务过的显赫的贵族”。

这便造成了有趣的混乱。根据那位马德里人的编年史，阿瓜隆加家族原是卡斯蒂亚的阿瓜-克拉拉[①]贵族。阿瓜-克拉拉是如何变成阿瓜隆加的呢？很明显，阿瓜-克拉拉被讹称为阿瓜-拉加[②]，天长日久，阿瓜-拉加又渐渐地演变成为阿瓜伦加[③]，而阿瓜伦加则变成了阿瓜隆加。

这张世系图谱确有漏洞，但也同样有其可信之处。只要带点儿好心肠，睁一眼闭一眼，这家谱是信得过的。加拉加斯阿瓜隆加家族的子孙们，带着世上最正直的心，对它坚信

---

① 意为清水。

② 意为长水。

③ 意为遥远的水。

不疑。他们向那位编年史家付了重金。那份据作者本人说是从国家档案局、省档案厅和私人档案所摘录出来的家谱上，盖着西班牙公共事务所的几个大印，火漆鲜红，墨水乌黑，显得耀眼夺目。这就足够了。阿瓜隆加家族的血液是蓝色的。

蓝色血液的阿瓜隆加家族中的一位男子——伊波莉塔姑祖母的"脏水"中的一位——在马德里结了婚，另一位在加拉加斯成了亲，一位女的则到卡梅莉塔当了尼姑，其余的一辈子也没有结婚。

罗萨乌拉、阿尔西拉、埃乌费米娅及奇查拉将军的妻子赫图鲁迪斯，便是在加拉加斯结婚的那位男子的女儿。在一次打猎时悲惨地死于鸟枪下的那个男子以及奥尔加的母亲，都是他的子女。奥尔加的母亲同一位名叫恩梅里奇的德国商人结了婚，婚后第二年，便在分娩时死去了。

这样，除了赫图鲁迪斯当了奇查拉将军的夫人之外，罗萨乌拉、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便是这一族名的唯一继承人了。

家族给这三位可怜的女人留下的，除了对昔日的兴盛富有的回忆以及家族的遗风之外，别无所有。

身形外貌迥异的三姐妹在道德精神方面却十分相似。这种本质上的相似，这种道德精神的亲近，在于仁慈、骄傲——虽然是由慷慨的基督教感情所陶冶的——以及为他人作出自我牺牲的倾向。

这三姐妹都象母亲一般对待甥女奥尔加·恩梅里奇。奥尔加常常称她们为“我的三位母亲。”

亲朋之中有什么悲伤烦恼，或是谁病倒了，这三姐妹总是尽心尽力。若是对她们以怨报德，她们就大发脾气。

三姐妹十分了解加拉加斯各大家族的底细。她们常常互相之间，或同年纪相仿的老朋友，私下议论这些家族的底细。这些老朋友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随着其成员的死亡和出走，这个小圈子日渐缩小。但她们从不用恶毒的捏造来诋毁他人，从不对不知情的人提起昔日的社会丑闻。她们总是原谅无数的弱点。许多丑史恶行一经过她们的嘴，便失去了那无法洗刷的龌龊性质。

年纪最长的埃乌费米娅，知道的奇闻轶事最多。只要看见一个人，她便能记起他的父亲、祖父。她能从一个家庭的历史，谈到国家的历史，而从国家的历史，再说到整个大陆的历史。

“你是本城的活档案。”她的妹妹们跟她开玩笑说。

她对祖辈的一切都敬若神明，并且总是清清楚楚地记得伊波莉塔姑祖母。是这位姑祖母给她灌输了对往昔的尊敬，对本家族某些人的敬佩和对故乡轰轰烈烈的时代的崇拜。

伊波莉塔姑祖母是个多嘴多舌、好激动而又十分爱国的老太太。她随世纪而生，生于一八〇〇年，死于一八七六年，死时已经相当老了，但神志清楚，记忆力极好。

阿尔西拉，尤其是罗萨乌拉，记不起她了。伊波莉塔姑

祖母死时，罗萨乌拉才六岁，阿尔西拉大概十岁或者十二岁。而埃乌费米娅那时却是满二十岁的女人了。

因此，埃乌费米娅常以对她的妹妹们讲这老太太的事为乐。由于伊波莉塔姑祖母是解放战争时代的人，经历过悲惨的日子，由于她认识那些伟人，由于她参加过共和国诞生的庆典，人们都喜欢拜访她，同她一起回忆光辉的往事，回忆博利瓦尔英雄时代的著名幸存者：何塞·安东尼奥·帕埃斯、卡洛斯·索布莱特、圣地亚哥·马里尼奥、何塞·费力克斯·布兰科、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拉斐尔·乌达内塔、巴托洛梅·萨洛姆等等。

"不仅是老年人，"埃乌费米娅对妹妹们说，"来找伊波莉塔姑祖母一起回忆过去，许多年轻人也常来找她，听她讲革命史实和革命人物的细节。拉斐尔·马里亚·巴拉尔特和费利佩·拉拉萨瓦尔就是其中的两位。一天下午，伊波莉塔姑祖母在同这两位说话时提出，委内瑞拉的历史，委内瑞拉之外的历史，尚有待撰写。她还回忆起许多委内瑞拉人中的几位，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英雄主义及为自身和他人的自由而进行的无私斗争，传遍了从美国到智利和阿根廷的整个美洲。"

"'我认识米兰达'，姑祖母说，'他跟华盛顿当过军官，在法兰西当过将军。是他创制了三色旗①，博利瓦尔高举着它胜利地席卷整个大陆，是它指引着祖国无畏的舰艇直

① 委内瑞拉国旗的前身。

达西班牙海岸。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面旗帜下，南美洲获得了它的独立。我认识马里亚诺·蒙蒂利亚，他夺取了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广场，并在墨西哥同爱国者一起服务。我认识苏克雷，他是阿亚库乔人。我是一八一四年在库马纳认识他的，那时他还很年轻。我认识巴托洛梅·萨洛姆，那个在一八二六年使卡利亚奥要塞投降的人，他总是同大哥伦比亚前总统拉斐尔·乌达内塔及在胡宁打了大胜仗的拉乌伦西奥·西尔瓦一起到家里来。我还认识哈辛托·拉拉，就是从秘鲁十分自豪地归来的那位。认识胡安乔·帕斯·卡斯蒂略，他在智利当过上校或许是将军，在智利同阿根廷的查卡布科战役中当过副总参谋长。认识性情暴躁的马图特，瓜里科州的骄子，他曾用博利瓦尔卫队的一支骑兵队——一百七十三名委内瑞拉人，阿普雷州和瓜里科州的儿子们——的兵力，攻进阿根廷共和国，废黜和驱逐了萨尔塔的总督阿雷纳莱斯将军。他先是帮助，后是进攻并摧毁了图库曼的总督拉马德里将军，战胜了所有反对他的加乌乔人和非加乌乔人，在那里他专横地统治了很长时间。他胡作非为，直至同剩下的寥寥几个委内瑞拉人一起被一个叫什么法孔多·基罗加的人，一个同马图特一样坏或者比马图特更坏的人杀掉为止。我记得佩德罗·莱昂·托雷斯，我觉得他好象是在邦博纳战役后死在厄瓜多尔的，他在那里负了伤。记得曼努埃尔·巴尔德斯，由于他同他的部队在战斗中用刺刀搭成梯子，攀上了帕斯托绝壁，为祖国奠定了邦博纳战役的胜利。也记得安索亚特吉这个好抱怨的人，

他同解放者一起越过安第斯山。当博利瓦尔征服博亚卡王国的时候，他在那里负了伤，以致死在新格拉纳达王国。记得卡韦略港的胡安·何塞·弗洛雷斯，他当了厄瓜多尔总统，战争结束以后很久我才认识他，那是他路过加拉加斯时，由卡洛斯·索布莱特将军带他来家里的。我还认识一个委内瑞拉人，一个在西班牙时期的委内瑞拉仆人，他后来想成为古巴的解放者。他叫洛佩斯，纳西索·洛佩斯。他当了西班牙人的俘虏，死在断头台上。我清楚地记得这些人，仿佛他们就在眼前。'"

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都觉得伊波莉塔姑祖母是固执倔强的人。

"一个执拗的人。"埃乌费米娅应道。

她又追想起一个别的什么故事或回忆起别的什么事情来。

埃乌费米娅不无激动地对妹妹们和亲朋好友讲起一些关于这位老太太的事。

当城里有人需要一份史学家们并不掌握却流传了下来的资料时，他们便来找埃乌费米娅。她告诉他们，何塞·费利克斯·里巴斯和卡洛斯·索布莱特的眼睛是蓝色的。她甚至告诉他们，何塞·弗兰西斯科·贝穆德斯的身材高大到什么程度；国歌的作者，诗人比森特·萨利亚斯和作曲家兰达埃塔都死于一八一四年的政治绞架上；一八一四年加拉加斯的神学院只剩下一个学生，因为其余的都在战争中

死去了。

埃乌费米娅简直是个隐士式的老太婆，她更多地生活在对家族及祖国的回忆中，而不是生活在悲惨的日常现实里。

她怀念伊波莉塔姑祖母，象姑祖母一样执拗。妹妹们这样笑她。但是，无论阿尔西拉还是罗萨乌拉，她们对于姐姐不仅热爱，而且尊敬。

她的权威得到绝对遵从。是她，强抑住心头的苦楚，决定将祖传的古老宅邸卖给伊鲁蒂亚，以便奥尔加能体面地、"象一个公主"那样办一场婚事。

那天早上，当奥尔加和罗萨乌拉进入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在那里等候她们的房间时，尽管归来者一脸失望的神情，埃乌费米娅还是带着一种淡淡的微笑重复在窗口已经问过的话：

"多少？什么时候？"

奥尔加抢在罗萨乌拉前面，讲起同伊鲁蒂亚会面的经过。

"你们以为堂卡米洛·伊鲁蒂亚，这位倒卖大王，是个顺服的人……他是个老奸巨猾的猪猡……我看这交易做不成，除非用四个比塞塔就把房子卖给他……"

六　少有的外甥女

约莫下午三点钟。罗萨乌拉、阿尔西拉及埃乌费米娅坐在走廊里，在芬芳的金银花藤的浓荫下，围着一张黄藤桌，给外甥女奥尔加缝制一件衣服。她们一边眼不离针地缝着，一边议论伊鲁蒂亚对这房子会有什么印象。这个高利贷者随时都可能到来。

离她们几步远的地方，奥尔加舒适地斜躺在大交椅里，捧着乔治·奥内特的一本小说在消遣，并不参与姨妈们的议论。

从第一天起，奥尔加就提出了自己结论性的看法，并且丝毫也没有改变。她从头天晚上开始，就把下面的话重复了一百次：

“这个老吸血鬼什么也不会买。”

所以，她对姨妈们的谈话毫无兴趣。

罗萨乌拉的信心虽然不见得比奥尔加强多少，但出于宽慰精神，还是重复着给姐姐和给她自己说些鼓劲的话：

“但愿我们的房子比我们自己更能吸引他。”

埃乌费米娅脸色苍白，老眼昏花，体弱多病，头发灰白而且满脸皱纹；她用自己真正的乐观来回答罗萨乌拉慎重的乐观：

“我觉得伊鲁蒂亚会买的，也许他愿意给我们换一所小

点儿的房子……”

“这他肯定愿意，”阿尔西拉笑着打断了她的话，“拿一所小一点的房子同我们换？肯定他会同意的。就连我，不象伊鲁蒂亚这么贪吝，我也愿意做这种买卖。”

“我的上帝。别傻了，阿尔西拉，”埃乌费米娅突然叹了口气，解释着她的意思，“我是说，拿一所小点儿的房子同我们换，退给我们一些钱，足够的钱，好让可怜的奥尔加能有一份体面的嫁妆，我们能给她办一场公主那样的婚礼。”

三个女人的目光都同时转向外甥女，在她身上寻觅一丝默许的微笑或眼神。奥尔加却手不释卷地沉醉在她的小说里。但是，她清楚地听见了埃乌费米娅的话，并用眼角瞟见了姨妈们扭向她的脸。

阿尔西拉开始说：

“我想，伊鲁蒂亚……”

但她未能说完，一声响亮的责怪打断了她：

“当心点儿，阿尔西拉！你把衣服拖到地上了！”

那是怒气冲冲的奥尔加·恩梅里奇。因为被缝制的衣服的一个褶，正在阿尔西拉脚下轻拂着地板。

三个女人都认为奥尔加有理。多么不小心啊！她们十分留意地又继续缝起来。

罗萨乌拉好象记起一件被遗忘的重要事情似的问道：

“我们拿什么款待伊鲁蒂亚呢？”

“真的，”阿尔西拉也注意到了，“我们拿什么来招待他

呢？”

“一杯茶。”埃乌费米娅说。

“不，”阿尔西拉不同意，“喝茶还早，四点钟就喝茶？”

“那就喝杯桑格里亚①？”罗萨乌拉问道，“一杯啤酒？”

问题没有解决。她们决定问问奥尔加。刚一问，奥尔加便站起身来，满脸不高兴地把书往椅子上一摔，用世上最难看的脸色回答说：

“我听你们啰嗦了一刻钟了。你们都是些老糊涂，给人丢脸的老朽。拿饮料款待伊鲁蒂亚！亏你们想得出来！你们是上个世纪的人。不进步，不学习。”

三个女人莫名其妙地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遭到这场呵斥的原因，都想把那个不明不白的过失推在别人头上。

奥尔加象不停歇的雨，紧接着又说：

“我们用什么招待伊鲁蒂亚？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呢？他是来做生意的高利贷者，是来偷我们东西的贼。而我们却要自己把血献给吸血鬼，把自己的雪利酒送给无赖。请吧，浑身长毛的狡猾的先生，这是饼干！伊鲁蒂亚先生，这是茶！多么可笑！真聪明啊！只有你们才想得出这种荒唐的事来。”

埃乌费米娅想显得严肃些，装出一副可怕的样子，反驳说：

“你瞧，姑娘，招待前来访问我们的客人，尽管他是来做

---

① 用水、红酒、糖和柠檬等调制的一种饮料。

交易的，不会使谁变得可笑，也不会象你想象的那么丢人。在你还没来到这世界上之前，我们已经熟悉这些社会习俗了。"

奥尔加捧腹大笑，挖苦说：

"社会习俗？是的，太古时代的习俗，那时在舞会上喝糖水，而情侣们则跑到侧门去吃烤面包，那就是顶了不起的美事儿了。"

"那也比现在厚颜无耻、没有教养的时代好得多。"埃乌费米娅辩驳说。

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沉默不语，神情严肃。

由于奥尔加又顶撞她们三人，阿尔西拉用尽量显出威吓的语调喊了起来：

"奥尔加！"

罗萨乌拉也不甘示弱，为了事后不让姊姊们说她默许或赞同外甥女，她想争取恢复宁静，便也象阿尔西拉那样喊了起来，但声音里更缺乏威严：

"奥尔加！"

最严厉的无疑是埃乌费米娅，她苍白得象瓷器一般。她训诫而又支吾地说：

"养大了乌鸦挖自己的眼珠！"

奥尔加咆哮起来：

"乌鸦，呢？原来我是只乌鸦！原来你们养了一只现在啄你们眼珠的乌鸦！多可怜的牺牲品啊！幸亏我快要结婚了。幸亏这只乌鸦要远走高飞了，要扔下她的三个母亲了。

她的三个母亲将眼巴巴地看着她飞走。”

她溜进房间的时候，还象演戏似地喊道：

“我真不幸啊，连妈妈的面都没见过！”

那三个女人只是面面相觑。罗萨乌拉流出了眼泪。阿尔西拉责怪埃乌费米娅：

“你对奥尔加太凶了。你对她说的话太伤人。”

那可怜的老太婆后悔地点点头。

罗萨乌拉站起身来，向已经倒在床上的外甥女跑去。奥尔加听见脚步声，便用双手捂住面孔，装出痛苦欲绝的样子。一会儿，阿尔西拉也来了，象罗萨乌拉一样坐到奥尔加的床沿。两位姨妈开始安慰奥尔加。外甥女却不说一句话，又委屈又生气，仍然捂着脸，不理睬她们。终于，罗萨乌拉对她说：

“你等一会儿，我的孩子。我去叫埃乌费米娅来同你和解。”

罗萨乌拉说完就去找埃乌费米娅。

“不，我不去。”埃乌费米娅一开始口气很硬。

不大一会儿，她便把自己苍白衰老的面孔贴在奥尔加淡红年轻的脸上，用哭泣的声音恳求着：

“原谅我，我的天使，原谅我那些尖刻的话儿。你知道，你是我们家的幸福。我们多么喜欢你啊！”

老太婆并没有夸张。奥尔加是这三个老处女的宠儿，也是她们的暴君。

奥尔加自小便是孤女，从未得到过母爱。这三个女人为这初生婴儿而献身，十八年来，她们争相爱她，宠她，侍候她，谁都想显得更加温柔些。

奥尔加诞生到这世上来的时候，罗萨乌拉，这个阿瓜隆加家的幼女，恰与奥尔加现在的年龄相同，十八岁。恩梅里奇夫人在诸姊妹中最喜欢罗萨乌拉，因为她品性温顺、柔和、安静、贤惠。还在怀着奥尔加的时候，恩梅里奇夫人就要罗萨乌拉当这个即将降世的婴儿的教母。奥尔加的母亲一死，无论是德国人恩梅里奇还是阿瓜隆加家族的人，都遵从了死者的遗愿，于是罗萨乌拉便成了新生女婴的教母。在美妙的充满幻想的年岁，这位漂亮而克已的女人，不仅没有疏漏过她的职责——她所承诺的做这位孤女的母亲的职责，而且还先是当她的母亲兼保姆，后来便成为她的母亲、保姆兼家庭教师。

多少次当她打扮停当要出门的时候，又放弃了出去跳舞的机会，因为小奥尔加放声哭了起来，或是只愿意让她教母抱着睡觉！时光荏苒，罗萨乌拉开始教她认字，教她唱歌。奥尔加上学的时候，罗萨乌拉早上带她去，下午再领她回来。罗萨乌拉从来都信不过女仆的照料。奥尔加的女仆就是罗萨乌拉。后来，奥尔加进入社交场合，罗萨乌拉便成了她的向导、同伴、指导和教练。当奥尔加十四五岁有了第一个情侣的时候，罗萨乌拉便象条看门狗似的忠实守护、监视这初恋。但她必须把她的监视伪装起来，甚至要装作没有看见。因为外甥女一感到身旁有阿尔戈斯[①]的眼睛，便会

怒气冲冲地大发雷霆。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她希望自由。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都对罗萨乌拉说：

"你把她的缰绳松一松吧。不然，你将失去她的爱。"

可怜的热心而仁爱的罗萨乌拉，虽然很难过，但她还是变得宽容了。她几乎是哭着向姊姊们诉说隐衷：

"你们说得对。我感觉到我的关切使她着恼。我应当把眼睛闭上。我真怕失去她的好感。"

然而，罗萨乌拉为此所作的最痛苦的牺牲不是她的青春，而是她的命运。她所热爱并即将与之结婚的一个富有而年轻漂亮的男子，由于不同意她把奥尔加带在身边而拒绝同她结婚。

"她可以同埃乌费米娅和阿尔西拉在一起。"他说，"您可以天天，几乎天天看到她。无论是她还是您，都不会失去什么。但要住到我们家里来，那不行。将来我们要生儿育女，那么多人，会乱成一个狗窝。也许，我自己会被父爱蒙住眼睛而对奥尔加不公平。我对自己子女的偏爱，会委屈她。为了她好，您应当下决心摆脱您的教女，下决心建立一个家庭，服从您的命运，寻找您的幸福。"

罗萨乌拉对这一套充耳不闻。她放弃了幸福，在婚姻和奥尔加之间，最终选择了奥尔加。

事实上，在金发碧眼的孤女面前，把自己的生活象一克泻药那样付之一炬的，不止罗萨乌拉一人。阿尔西拉和埃

---

① 神话中的百眼王。

乌费米娅也几乎一样。她们简直只是为了这种爱才活着。奥尔加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是这个家庭一切情感的中心。她的怪念头都是金科玉律。那几位多愁善感的老处女的灵魂，从对甥女的热爱里，显示了潜在于一切女性内心的本能。甥女是一个纤弱、金发、漂亮而无依靠的婴儿，除了她们便没有别人来保护她，除了她们她没有别的财富、别的父母，也没有别的兄弟姐妹。

阿瓜隆加三姊妹很穷，却要掩饰自己的贫困，有时做得很巧妙，有时则使用过分的计谋和虚伪的手段。

家里的花园多年以来帮助她们过日子，偿还奥尔加的债——德国人留下的唯一遗产。她们编结葬礼用的花圈，宴会用的花束和婚礼用的各色奇异花饰等等。每逢宗教节庆，信女们便让她们编结玫瑰花篮和百合花束，送给慈善团体的首脑，或供圣像使用，许多到坟地祭祀死者的人，都得先到阿瓜隆加三姊妹家里来买花。

当奥尔加十四五岁开始进入社交生活的时候，她为姨妈们干的这种营生而觉得丢脸。为了奥尔加，这种营生也停歇了。

阿瓜隆加三姊妹的收入，便只剩下政府发给伟人的守闺孙女们的极少的津贴了。

奥尔加觉得这样最好不过。为了奥尔加的"最好不过"，三姊妹只得更加缩减个人的开支。而奥尔加呢，恰恰相反，她对什么都要求多多益善，尤其是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阿瓜隆加三姊妹靠着节俭，年复一年地渐渐还清了债务。这是一种无论是她们自己还是别人都从没有意识到的默默而持久的壮举。

德国人恩梅里奇——一个酒鬼——在他的夫人去世一年后死于肝硬变。他给奥尔加留下的少得可怜的产业也是一笔糊涂账。恩梅里奇负的债远远超过他的财产。阿瓜隆加三姊妹前去求教的律师明确地对她们说：

“你们放弃这笔遗产更合适些。让债主们自己去解决好了。”

三姊妹不愿听从这一劝告。由于债务远远超过财产，她们只好通过律师，把那位德国酒鬼留下的一切都变卖了。尔后，她们一年又一年地还债。那笔债款本身数目并不算大，但对这几位可怜的女士来说却是相当可观了。她们勤奋地工作，甚至取消了某些必需品，终于还清了全部债务。她们总算松了一口气，甚至对自己的亲友们讲述了多年来这种内心的无声悲剧的结局。她们终于还清了债！

作为这种牺牲的报酬和奖赏，便是某位女友在三姊妹面前的议论：

“在那种情况下接受这样的遗产，未免太轻率。”

“并不轻率，我们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和商量的。”罗萨乌拉说。

“那么就是一件蠢事。”

“不是一件蠢事，因为我们明明知道其中的利害，律师

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阿尔西拉说。

“那么就是发疯。”

“不是发疯，”埃乌费米娅说，“我们希望奥尔加继承一个干净体面的名字。为了纪念我们的姐妹恩梅里奇夫人，为了我们的奥尔加，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并不懊悔。感谢上帝。”

她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那幢住着的房子，这也是仅剩的遗产。她们经过再三考虑，为了办理奥尔加的婚事，决定卖掉它。如果不卖的话，根据埃乌费米娅的主意，就拿它换小一点儿的房子，得到一些贴回的钱。这是最实际的。照埃乌费米娅的说法，这样既可以让奥尔加“体面地”出嫁，而她们三位已经踏上衰老之路的女人，也不至于在满天星斗下流落街头。

她们将带着痛苦离开这幢住宅，它庄严古旧，是殖民时代建造的，舒适宜人，满院花草树木，房间高大明亮，阵阵木兰花、白荷、玫瑰、天竺葵、夜来香、茉莉、天芥及喇叭花的清香从窗外沁入室内；离开她们清早便在那里沐浴、撒满芬芳醉人的茉莉花的池塘；离开那透过馥郁的金银花和蓝色牵牛花射进阳光来的走廊；离开那畜栏边的果园，那里飞鸟常来啄食熟透了的金色番石榴，那里牲口半张着嘴露出粉红色牙齿朝天笑着，那里甜柠檬和柚子象乳母的奶头那样鼓胀着，那里棕褐色香喷喷的枇杷在阳光下成熟，而绿色鳄梨的植物油般发亮的果肉在变软。

是的，她们将怀着痛苦离开这继承下来的住宅，由祖辈们在十八世纪创建，而由阿瓜隆加家族的后辈们在十九世纪，在革命之后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住宅。这些房屋，三姊妹曾经想把它们当作年老时的栖身之所；这些房屋，为三位老处女保存了对青春的千百种怀念，隐藏着祖辈们的秘密；正是这些房屋，使这三位多愁善感的女人在孤独之中互相谅解，同先辈们心心相连。

但是，必须让奥尔加"象公主一样体面地"出嫁。为了奥尔加，为了她的幸福，什么牺牲都值得。

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让外甥女躺在床上，便离开了。奥尔加算是原谅了埃乌费米娅，却没有说出来，只是同她搭搭话表示和解。

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到走廊上又拾起那件缝制的衣服。伊鲁蒂亚很快就会来到。四点钟了。两位女士在收拾细洋布、顶针和线轴的时候，有人敲门了。

奥尔加从床上起来，开始在一个柜子上的镜子前面梳理头发。

罗萨乌拉出去开门。

伊鲁蒂亚右手拿着帽子，缩在墨绿色的短礼服里，出现在走廊上。

从他那赛璐珞的领口，露出一枚极大的钮扣，一枚极大的铜扣子。

七 老虎不象别人描绘的那么丑

阿瓜隆加三姊妹喜出望外。很快就能体面地给奥尔加举办婚礼了，很快就能“象公主一样”阔气地把奥尔加嫁出去了。伊鲁蒂亚同意用一所简陋些的小房子来换这座古老的祖传住宅，同时贴给她们一笔钱。

首次来看房屋后的第二天，伊鲁蒂亚同黑人贝罗特兰一起来了。泥瓦匠贝罗特兰是他的心腹。此人动作迟缓而性情狡猾，常用慈祥的笑容来回答这位阿巴公的傲慢。照工人们的说法，他“割开了老家伙的肚脐眼”，就是说，他善于取得多疑的伊鲁蒂亚的信任。

瓦匠弄来一把梯子，同伊鲁蒂亚认真地察看了楼房，从大厅到畜栏，从地基到瓦面。没有一根椽木不查看，没有一个门槛不摸摸，没有一根柱子不量量，没有一块石头不瞧瞧。尽管五十岁了，伊鲁蒂亚还同贝罗特兰一起爬梯子，把磨得发亮的臀部的补钉都露给了在下面瞧着他的阿瓜隆加三姊妹。这两个男人不时遮遮掩掩地交换片言只语和会意的目光，这些都没有逃过三姊妹的眼睛，使她们充满了最美好的希望。

看到这笔好买卖，伊鲁蒂亚却故意装出一副做赔本生意的样子，说什么房子太老了，要花许多钱来修整啦。然而，原则上却可以成交。

"我有几处房产会使你们觉得合适的。想来你们不会挖我的心肝。"

挖伊鲁蒂亚的心肝！

狡猾的堂卡米洛同阿瓜隆加姊妹一搭话，便十分明白这群可怜的女人跑不出他的手心，她们是他鹰爪下的小鸽子。

自从伊鲁蒂亚露出要做这笔交易的意思，这群可怜的女人便高兴得眼睛都亮了起来。以为堂卡米洛会给她们一座宫殿住，会给她们一大笔财宝来为奥尔加办婚事。

那次拜访以后，经过了全面认真的检查，堂卡米洛在第二天下午又到了阿瓜隆加姊妹家里。他想知道女士们大概需要多少钱。

"要是数目很大的话，"他说，"我没法儿给你们，你们只有另找主顾。人们都以为我是百万富翁。错了。我有时连一百比索都拿不出来。你们也许不会相信，但确实如此。我所有的，就是那些房子。但房子不会下金蛋，而当一个人需要一笔钱用的时候，又不可能马上把它们卖出去。"

"这我们知道。"奥尔加讥讽地插话说。

"你们知道，那就最好不过了，省得你们向吃素的讨肉。"

阿瓜隆加姊妹劝他放心。

她们不想漫天要价。她们只要一所房子住，只要不是乱七八糟的破茅屋就行了，要一些钱打发奥尔加体面地出

嫁。如此而已。

"体面地给奥尔加办婚事?"伊鲁蒂亚问,"怎样才算体面呢?你们要多少钱来体面地给奥尔加办婚事呢?"

奥尔加恼了,刻毒地说:

"那就是要比您结婚时更加豪华。"

伊鲁蒂亚的眉头皱了起来。

阿瓜隆加姊妹注意到了外甥女的粗鲁无礼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由于她们仁慈宽厚,天生讨人喜欢,眼下除了先天的温柔之外,又多了一层利益所在,因此她们更加想尽力驱散这不快。

"奥尔加是说,"罗萨乌拉竭力打圆场,"我们花钱多,事却办得不如您好。在同样的情况下,您不用花我们那么多的钱,因为您更了解生活。"

听了解释,伊鲁蒂亚笑了。他两眼盯着罗萨乌拉,张开嘴正准备答话,企图转移话题的阿尔西拉却故作粗鲁地对他冲口而出:

"堂卡米洛,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您是单身。"

"是单身。"伊鲁蒂亚有点儿口吃地说。

"啊!您没想结婚呀。"

奥尔加再次刻毒地插嘴:

"要不然,不知哪个女人早就在享福了。"

伊鲁蒂亚不知如何是好。在做生意时如此有主见,眼睛象鹰一样锐利的他,谈到恋爱和婚姻,却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找不到准确恰当的回答。

罗萨乌拉又来给他解围。

“伊鲁蒂亚先生无暇顾及这种小事。他肯定是很忙碌的。”

埃乌费米娅接着说：

“可不。所以上帝保佑他，给了他一笔财富。”

伊鲁蒂亚简直没听见埃乌费米娅在说什么。但他从罗萨乌拉的话里看见了一道开着的门，便急忙朝这道敞开的大门扑了过去：

“您说得对，”他向比其他女人更能鼓起自己信心的罗萨乌拉说，“您说得对，我一生都是劳碌的。”

因为大家的眼睛和耳朵都注意着他，伊鲁蒂亚就讲起自己的生涯来。

“我从年纪很轻的时候起，就一直忙于工作。十五岁就进了一家见习商行，简直象当仆人。后来转入一家商店。很长一段时间，我每月都只能挣到四十博利瓦尔的薪水。少是少，但总归是有一点儿。因为我喜欢写写算算，而店主对一切只要是活的东西都拼命剥削，便让我去当助理管账员。两年后，管账员死了，我顶了他的位置，挣的薪水却比他少。在那一伙人中间，我也渐渐地算个人物了。我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不止一次地借给本店的伙计用。有的人还给了我，有的就没有还。总之，慢慢地都说我放债了。因为我觉得在店里没有什么出息，就辞了职，做起贱买贵卖的营生来。比方说，花一个比塞塔买来一把锤子，我给它安上柄，揽上买主，卖它一个半或两个比塞塔。赚头很少。可是这

儿两个比塞塔，那儿三个比塞塔，总会攒起一些，要是不乱花，就能存上一笔。后来钱多了一些，我就做珠宝生意。又过了些时候，做房产生意。你们瞧，我这一辈子真忙碌啊。从早上六点钟到下午六点钟，我总是工作或者几乎一直在工作。从十五岁到现在，满五十岁了，我一直是这样。哪里有时间去考虑恋爱的事儿呢？"

他又转向罗萨乌拉说：

"您说我一生劳碌，说得很对。"

伊鲁蒂亚从来没有想要谈起自己，只是偶尔对托玛萨说说。当他不无做作地讲起其掠夺者卑劣的"英雄史"时，尊贵的女士们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还表现出钦佩的神情，这使他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

他觉得浑身舒坦，特别是当埃乌费米娅听他讲完后信服地说：

"伊鲁蒂亚先生，您真是个劳动英雄。"

当罗萨乌拉用最诚挚而敬佩的语气重复这句话的时候，伊鲁蒂亚就更加飘飘然了：

"一个劳动英雄！"

那些言词犹如甘霖降到久旱的土地上，洒落在高利贷者的心田里。那些言词仿佛是对他一生的嘉奖，它们刷去污痕，淘净渣滓，把高利贷者从污秽中高高地升华到英雄的地位。他，伊鲁蒂亚，一个劳动英雄。

作为讲求实际而又毫无顾忌的人，堂卡米洛从未喜欢

过什么模式，也不为情感所动，语言不能左右他，只有利己主义的私欲才是他的指南。然而，从如此纯洁的女性嘴里吐出来的赞许，社会精华的代表人物的赞许，当面把他从一切过失和污痕中超度了出来。真是难得的赞许啊！

人，哪怕是最孤僻傲慢的人，没有公众的尊重是无法生活的。伊鲁蒂亚不配这种尊重，尽管他有金钱。他也从未尝过这种尊重的味道。在生活中，那些什么都不缺的人，有时偏偏缺少公民的尊敬。而被公众舆论所淹没的人，往往最为渴望社会的尊敬。也正是他们，对这种尊敬最感激。

伊鲁蒂亚并不索取荣耀。但出自女性之口的对他一生的重新评价，使他非常快慰。此刻，他觉得自己象阔水中的鱼，可以纵情腾跃，简直幸福极了。

他带着对那一家人最美好的印象离去了。阿瓜隆加姊妹真是世上最和蔼可亲的女士。尤其是罗萨乌拉，最使他怀念；她两次把他从那外甥女的挖苦和尖酸刻薄的中伤之下解脱出来。

他快活幸福地沿着大街走着，用罕见的亲切同熟人打着招呼。

还未走近家门，他就看见马塔莫罗斯的小个子马拴在窗槛上。他没再想这匹马是否会被偷走，就突然闪进门廊喊道：

“好朋友马塔莫罗斯，好朋友马塔莫罗斯！我知道您在这里。”

还没握住西里洛的手，他就健谈地、简直是滔滔不绝地问开了：

“您宣布托玛萨的病好了？为了她的健康，也为了您的声誉，我希望这样。”

“尽力而为，堂卡米洛。但多年没有好好治疗的风湿症，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除的。”

这个头发粗硬的梅斯蒂索高兴地回答。他心底里是愉快的，但那浓黑的眉毛和凶狠的模样，却使人觉得他想吵架。

托玛萨灰心地叹了一口气说：

“马塔莫罗斯是说没法子治了。”

马塔莫罗斯竭力反驳说，他没有这样讲过。这回他的眼睛里可真的是乌云密布了。他样子可怕，象一头发怒的狼。他会不相信自己？他从未干过这种蠢事。

伊鲁蒂亚用甜言蜜语使托玛萨平静下来。

他甚至询问马塔莫罗斯，把托玛萨送到圣胡安·德洛斯莫罗斯或拉斯特林切拉斯去洗洗硫磺浴是否合适。

“可是托玛萨并没有梅毒。”土医生嚷道，生怕他的猎物逃掉了。

他又自信地补充了一句：

“耐心点儿，我能治好她。”

老太婆对马塔莫罗斯，对他的药，都失去了信心。土医生刚走，她就对卡米洛说了实话：

“他说我好了一些，但我不信。现在他要我用瓜玛乔洗

洗，把它留下了。他的药对我没有用。这个人，尽管他不是这样说，但他治不好我。”

伊鲁蒂亚又劝起她来，说马塔莫罗斯是医学天才，说她托玛萨几乎好了，两腿灵得象舞蹈家一样。

最后，他一口答应送她到迈凯蒂亚① 去，大海会治好她的病。大海是最能干的医生。

当晚在餐桌上，他仍然那样乐观地聊着，后来他却不知不觉地变得心不在焉，嘴里说着话，脑子里却想着另一件事。

伊鲁蒂亚熄了灯，躺在床上，脑子里开始回想那些可以提供给阿瓜隆加姊妹的房子。“我情愿，”他对自己说，“给她们一座好房子，而少给她们一些钱。假如我给她们的钱太多，那就只有给她们一所极差的房子。钱，她们会全花在那不值一文的外甥女身上的。不。让她们在那年轻泼妇身上尽可能花得少一些，让这些高尚的女士们能在晚年享受享受舒适的居室。”

他比平常入睡得更迟。

他梦见一个吓人的妖怪，拿着一把巨大尖利的五齿叉扎他。那妖怪恶毒地冷笑着。它的脸就是奥尔加那粉红的脸。但是，一个天使扇动着白色的翅膀从天而降，怒吼着向那个妖魔，或者说是女怪扑去，并用绿色桂枝罩在受害者的

① 加拉加斯市东北面临加勒比海的一个镇。

头上。伊鲁蒂亚感到了额上鲜嫩的树叶和天使的手。那位翅膀雪白无瑕的天使，睫毛很长的双眼似睡非睡，有着茶褐色的皮肤和卵形小痣，这正是罗萨乌拉的脸啊。

阿瓜隆加姊妹呢，那天下午伊鲁蒂亚一走，她们就议论起来。

一想起堂卡米洛爬梯子露出臀部的补钉，她们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个老瘦猴，邋遢鬼，他那双耗子眼睛，核桃那样一上一下的喉结，他那铜扣子，墨绿色的礼服，还有他那贼心眼，真叫我恶心死了。"奥尔加说。

"我觉得，"罗萨乌拉也说道，"这可怜虫是有点儿讨厌。"

"我觉得，"阿尔西拉也发表议论，"他好象在忍饥挨饿。"

"他是个勤劳的人。"埃乌费米娅最后判决。

阿尔西拉说，伊鲁蒂亚看来比他的名声要好些，并用一句谚语表达了大家对伊鲁蒂亚的看法：

"老虎不象别人描绘的那样丑。"

罗萨乌拉站在奥尔加椅子后面，象对小姑娘那样用手心温柔地抚摩着她的脸颊。她担保说，虽然伊鲁蒂亚至今没有答应下来，但他一定会给她们一座大厦，并给一笔可观的款子让教女办婚事的。

三个老处女对这笔交易的实现满怀信心。她们一想到能够把奥尔加体面地"象公主一样"嫁出去，便乐不可支。

八　奥尔加的牺牲

仅仅两个星期，阿瓜隆加姊妹就看了伊鲁蒂亚的十处或十二处房子。没有一处合她们的意。这座有缺点，那座有毛病，另一座又太小。

“我们还没进去就闷死了。”她们说。

那些大房子呢，不是气味难闻，就是令人讨厌。

一想起她们那美丽的住宅，阳光充足，又通风，种满花草树木，她们就嫌弃这些寓所，怀念起自己的花园和喷泉来。

“这儿无花无草，没有花盆没有缸。这小院子哪有地方摆一盆甜罗勒花呢？哪有地方挂金丝雀的笼子呢？一只鸟儿在这里也会闷死的。”

伊鲁蒂亚的所有房子都有毛病：宽畅的，臭不可闻；窄小的，令人窒息；新的，叫人讨厌；旧的，让人不舒服。

她们在十四五天的时间里，跑遍了加拉加斯一个又一个市区。

今天下午，她们往北到帕斯托拉区去，从瓜纳瓦诺桥跨过加图切河；明天下午，她们朝南到帕拉伊索去，从多洛雷斯桥穿过瓜伊雷河；后天下午，她们到城市最东部的阿瑙科那边去。

“我们想住在中心地带。”最后她们对伊鲁蒂亚说。

“好，”堂卡米洛回答，“我们到卡特德拉尔，拉斯梅塞德斯，圣特雷萨和阿尔塔格拉西亚一带去找找。”

伊鲁蒂亚在中心区月租金四十比索的房子，她们也全都看过了。

“我已经没有房子好让你们看了，”主人摸着自己尖尖的下巴说，“其余的对你们来说，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您还有，伊鲁蒂亚先生，您还有。”她们带着两星期来在加拉加斯漫步中所获得的信心说。

仁慈而耐心的堂卡米洛咬着自己的指甲，思索着。

“潘特翁广场有一所，也许对你们合适。总之，去看一看，你们也不会损失什么。明天，四点钟，我来领你们去。”

伊鲁蒂亚从来没有这么耐心这么仁慈过。他本人对自己的这种待人态度也感到奇怪。他不仅依顺了这些女人的古怪念头，尽管很可能会因为没完没了而耽搁生意，而且没有让黑人泥瓦匠贝罗特兰或随便哪一个雇员或伙计去陪同这么挑剔的女主顾看房子，而是自己天天下午亲自陪着她们，每天肯定要浪费一两个钟头去听她们的瞎扯。每天十分愉快地浪费两个小时去听女人的蠢话，这使他自己也很奇怪。尤其使他惊异的是，他，伊鲁蒂亚，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做生意的人，一个经过生活磨炼的人，一个经过不幸、欢乐和软弱等等考验的人，一个只相信上帝与金钱的人，竟然会成天盼望着时光飞逝，盼望着时钟敲响下午四点，好去找阿瓜隆加家的女士们。

在这种陪同中浪费了的时间并不使他难受，相反，他觉得很愉快。为此，也为了用不值钱的房子来哄骗她们，他先让她们看那些最糟的房子。最好是能把这种房子脱手给阿瓜隆加姊妹。他记起自己要给她们一所舒适的房子而少给钱的想法，便加以更正："钱给得越少越好，房子愈糟愈好。不管怎么样，我不是她们的家长，也不是她们家的保护人。见鬼！买卖总归是买卖。我不是软心肠的慈善家，而是勇敢坚强的人。"

最初步行察看房子，是奥尔加、罗萨乌拉和阿尔西拉一起同这个富翁去的。

到了第三、第四天，奥尔加不愿意去了。从那以后，就只有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天天跟伊鲁蒂亚去。

日见衰老而且总是有病的埃乌费米娅，除了参加每个星期天七点钟的弥撒或有什么丧事去应酬一下，几乎从不上街。埃乌费米娅是在住宅的花园里散步的。她说，她会同意妹妹们挑中的房屋。她没有几年可活了。丧钟响起的时候，她这具活动骷髅是随便哪里都可以安身的。

对离开古老的祖传大宅，埃乌费米娅是最感痛苦的一个，虽然她没有说出来。这幢住宅对她说来就是一切，不仅是栖身之所，也是大街，可以散步，也可以娱乐休息。花园使她着了迷。早上，她先浇水，然后借培土和清理枯叶之机，让朝阳晒晒自己的筋骨。下午，做完家务以后，便操起剪花木用的大剪刀或锋利的皮柄刀，漫不经心地剪除槐树枝，修整茉莉枝，掐掉丁香的一截根，或是兴致勃勃地嫁接

一株玫瑰，插一根支架，要不就捡拾一把把石竹，一束束紫罗兰，一枝枝晚香玉和雪白、绛紫及金黄的玫瑰，送给神明，送给奥尔加，送给大厅，送给餐厅，甚至背着奥尔加，每个星期天都拿到花市上去。

阿尔西拉每天都要外出。一天下午，她外出归来，在餐桌上拿伊鲁蒂亚开起罗萨乌拉的玩笑来：

“这老头儿，很明显，一同你说话就高兴。有时他对你入了迷，都顾不上回答我的问话了。”

“我觉得他同谁交谈都一样快活。”

“天哪！罗萨乌拉，你别傻了。十五天来，每天下午伊鲁蒂亚都在你的身边，你一同他说话，他就痴呆呆地直发愣。可你还说他跟谁交谈都一样快乐！”

“我对你起誓……”

“你不用发誓。要么是我上了当，要么就是这老头儿发了癫。好一个情人啊！”

奥尔加的眼睛象电光般一闪。

“原来如此，教母，”她说，“原来我们家就要双喜临门了？我太高兴啦。我先做个榜样。但你可别放过他，我的未婚夫不如你的值钱。”

“死丫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傻话了。”罗萨乌拉觉得荒唐，实在忍不住笑。

阿尔西拉却煽风点火。

“这老家伙只要同你在一起，就变得乐滋滋的。”

奥尔加添了一句：

“伊鲁蒂亚的所有钱财都会熔化在这种爱火里，让堂娜罗萨乌拉·阿瓜隆加穿金戴玉。”

“至少会让我们在自己的家里过日子，死也死在自己家里。”埃乌费米娅若有所指地说。

多疑的埃乌费米娅对阿尔西拉的玩笑没有在意，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她心底最大的隐衷却通过这些话语道了出来：一想到要离开她在这里出生的这座祖先留下的古老住宅，便使她心痛欲裂。

罗萨乌拉终于恼了，她从来也没有生过这样大的气。她说以后再也不同伊鲁蒂亚一起出去了，一次也不去。

“我不愿意同这个可怕的老鬼去出洋相。”

大家转了话题，免得罗萨乌拉生气。甚至扯到了宝贝将军奇查拉，他在几天前很不情愿地退职了。

晚餐和饭后闲聊都结束之后，奥尔加扯着阿尔西拉的胳膊，偷偷地把她拉到院子里。皓月当空，两个女人在树下站住了。夜来香沁人肺腑的芬芳在夜空中飘动。

“可是你肯定吗？”奥尔加直截了当地问她姨妈，脑子里还想着下午的事。

“肯定什么？”阿尔西拉没有明白过来。

“你真蠢。是不是肯定我教母喜欢伊鲁蒂亚呗。”

“啊，我都已经忘了！肯定嘛，那倒不。我刚才是说，我觉得这老家伙更乐于同她攀谈。但很可能是可怜的罗萨乌拉，这么个好人儿，一方面出于礼貌，一方面想让他快点儿

给你办婚事的钱，才对他这么殷勤。”

“就这些？不会是这个长毛老滑头胆子小，不敢明着问我教母是不是喜欢他吧？你瞧，这可是条又大又肥的鱼。再见吧，贫困！”

“看在上帝份上，奥尔加，别这样胡说。人家会以为你是由守财奴调教出来的，象美国佬那样财迷心窍。会以为你想让罗萨乌拉去卖身，同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结婚，就象法国女人干的那样。”

“不，我没这个意思。”

“还是忘掉这件事吧。别再拿这老家伙开可怜的罗萨乌拉的玩笑了。你已经看见这玩笑并不使她开心。”

“我同你一个意思。”奥尔加最后说。

她们聊起别的事儿来。

晚上，当罗萨乌拉、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都已经安心入睡的时候，还没睡下的奥尔加打开了卧室的窗户。

窗户对着院子。花园里芬芳的气息飘入卧室，满室生香。热带的明月，照在空中一条依稀可见的蓝带子上。奥尔加身穿衬衣，把头探出窗外，凝望着天空出神。温热的夜风抚弄着她薄薄的白衬衣，顺着她富有弹性的两腿溜下，使她获得一种沐浴般的快感。金发散乱在她的肩背。

啊，我的上帝！叫人多么快慰！
终于传来栅栏的响声！

进来了，小伙子，
小伙子又带入花园的清风。

小伙子亲吻姑娘鲜嫩的双唇，
姑娘正含苞欲放。
调皮的清风呵，拨弄得
姑娘的薄衣飘舞不宁！

奥尔加想起自己的婚事。她的未来将是什么样子呢？永远不会有汽车、骏马、游艇、珍珠项链，不会有大理石宫殿！前景是多么有限！比方说，永远不可能去印度，去贝纳雷斯，去马德拉斯，去孟买，去加尔各答这些地方游山玩水，不可能去印度斯坦的大森林里，在黑眼睛、古铜皮肤和一身珠光宝气的年轻印度王公们陪伴下，荣耀地坐在一头大象上面去猎虎。她喜欢皮肤黑黑的男子，喜欢爱情，喜欢豪华，喜欢冒险，喜欢生活。她热爱生活、享乐和挥霍，陶醉在欲望、爱情和香槟酒之中；她热衷于做些异想天开的事，想控制男人，在女人中间称王称霸；她愿意听人喝彩，受人爱戴，遭人憎恨，愿意出人头地，得到幸福。可是，命运给她预备了什么呢？平淡乏味的生活，黑暗的，地狱般枯燥单调的生活。生活在加拉加斯，老是在加拉加斯；穷困，老是穷困。一种充满无法满足的渴求的生活，一种充满贫困和不幸的生活。多么不公平啊！对一些人来说，一切甜如蜜；对另一些人来说，一切似黄连。她理解那些疯女人，那些跟着

王子逃跑的女人，那些愿意让腰缠万贯的男高音歌手拐跑的女人，这种歌手闯荡江湖，唱遍全球，每天换一个新城市，受到天下女人的喝彩。

黄金，黄金！提到它就使人难过，但它却是打开所有大门，包括幸福之门的唯一钥匙。

她想到了伊鲁蒂亚。她想自己可以同这个阿巴公结婚，成为一笔财富的女主人。但她一想到这种婚姻，一想到伊鲁蒂亚那毛茸茸的手触摸自己嫩红的绸缎般的肉体时的感觉，一想到那面目狰狞，肮脏丑恶的老家伙苍白的、肯定象死人一样冰凉的嘴唇吻到自己的乳房和嘴唇时的感觉，她就怕得后悔不迭。不，不，不。绝对不可能。她受不了这种尝试。"宁愿挨饿，"她想，"宁愿去死。"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又想："既然我同这件事毫不相干，干吗要去想同伊鲁蒂亚结婚的事呢？他追求的是我教母。"

她的思绪停顿了一刻，然后她自言自语："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教母已经不是十八岁的黄花闺女了。要不利用这次机会，她就得当一辈子老姑娘了。而且，她是这样好，随时都这么情愿为大家作出牺牲！再牺牲一次，对她也不算什么。相反，会有多少好处啊！她的生活，我们大家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变化啊！"

第二天，到了该换衣服等待无疑会在下午四点钟准时到来的伊鲁蒂亚的时候，罗萨乌拉却说她不去了。

"可你是发疯了吧？"阿尔西拉说她，"为了一个玩笑就

生气。我要是知道你这样，我就一个字也不会说了。去吧，快换衣服去。”

“去吧，快换衣服去。”埃乌费米娅柔声重复道。

“不，我不去。我不愿意跟这个叫我毛骨悚然的不吉利的猫头鹰去丢人。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也不想听到他。明天全加拉加斯都会说我接受了伊鲁蒂亚的追求。加拉加斯我是知道的，起初是玩笑，最后就会变成中伤。这种不可信的诽谤一出来，先是所有的无赖故意装作相信它，最后是所有的傻瓜也都信以为真了。”

“可是，阿尔西拉的这个玩笑，谁还会去重复呢？”埃乌费米娅启发妹妹。

“尽管这样，还是不行。”罗萨乌拉反驳说，“阿尔西拉想得出的，别人也想得出。”

奥尔加一言不发。

阿尔西拉对妹妹把她头天晚上的玩笑看得那么重，觉得实在悲伤。她懊悔地重复了两三次：

“我要是知道这样的话！……真是祸从口出啊。”

一阵静默。埃乌费米娅打破了沉寂：

“罗萨乌拉，快换衣服去吧。我们大家都清楚这根本不是真的。”

罗萨乌拉被说服了，打算退让，她不习惯于抵拒。但在柔弱中却又迸发出刚强。

“不，”她说，“我不去。阿尔西拉说的若是假的，那就让谁也别去信它；若是真的，那就得斩草除根。”

“此外，”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谁也想象不到阿尔西拉的胡说对我是多大的侮辱，叫我多么生气。伊鲁蒂亚让我恶心、讨厌、害怕。他那双长满长毛的手象两只蜘蛛。他那瘦长脖子，耗子眼睛，一口黄牙，胡子拉碴的脸，墨绿色的礼服，赛璐珞假领，浑身害黏膜炎似的潮湿的霉臭味儿，总之，他整个人都叫我全身难受。他的想法也让我反感。如果说我能强压住自己的反感同他说话，那是为了奥尔加，为了我们，为了让他快些做成这笔交易，给我们急需的这几个可怜的钱。”

“如果就我一个人，我也不愿同这老家伙去。”阿尔西拉说。

“我陪你去。”奥尔加挺身而出。

三个女人顿时都对奥尔加肃然起敬，仿佛面对一位为了他人而行了一桩基督徒壮举的伟人。在三位女士眼里，把自己关到麻风病院去治疗麻风病人的信女，此刻也不比奥尔加·恩梅里奇更伟大。

九 窃窃情话

晚饭后，奥尔加又象头天那样拉着阿尔西拉的胳膊边走边谈。但这一回不象上次那样走向后院的花园，而是走向大厅。大厅里已经点上了灯，等候着奥尔加的未婚夫安德烈斯·拉塔的来访。

“你注意到没有，”奥尔加问她姨妈，“堂卡米洛发觉罗萨乌拉没去，一脸失望的神情？”

“我看到了。这老家伙虽然狡猾，也没掩饰得了。幸亏我们编的理由是合情合理的。谁不会生个病什么的呢。”

“一下午他都挺沮丧的。”

“沮丧？那是粗野无礼；他为了一所房子恨不得一枪崩了我们呢。”

“他向来就是这样。”

“向来？那可不见得。前些日子他可甜得象蜜饯。我们提什么要求他都答应。变得简直叫人没法相信。”

“是我引起的吧？这个长毛贼恨我就跟我恨他差不多。”

“你引起的？为什么？没有比你更客气热情的了。”

这是真的。奥尔加明白，她这个客气的金发女郎代替了罗萨乌拉，对那老家伙来说，无异于一盆冷水。但她并未灰心，整个下午她都在施展自己的全部聪明，使出自己勾引人的全部本领来争取伊鲁蒂亚的善心，好使他忘却她过去的粗鲁无礼，或者起码让伊鲁蒂亚丢掉对她的那种明显而自然的反感。

堂卡米洛不愿上套。他天生是头豪猪。

他让她们看的房子不值几文，奥尔加却“视若珍宝”。

“很漂亮，”她肯定地说，“我喜欢。”

“小姐，既然您喜欢，那就定下来吧。我不能天天这么折腾，把时间浪费在无法成交也赚不到一分钱的买卖上。”

“伊鲁蒂亚先生，要是我说了就算的话，肯定要下这所房子了。遗憾的是我决定不了。这取决于姨妈们，特别是我的教母。”

奥尔加怕伊鲁蒂亚一气之下不再做这宗交易。他一甩手，奥尔加的全部计划都要落空。必须拉住堂卡米洛，用罗萨乌拉这块糖来甜甜他。

于是，她试探他说：

“要是您愿意的话，最好还是明天什么时候您到我们家里来。罗萨乌拉病也好了。罗萨乌拉、埃乌费米娅、阿尔西拉和您，就可以把事情定下来了。”

她转向阿尔西拉，温柔地问：

“你说呢，阿尔西拉？”

阿尔西拉怕捅漏子，不知说什么才好，便随声附和奥尔加的意见。

奥尔加继续说：

“房子是好房子，挺合意的，刚刚粉刷过，光线也充足。我觉得在同类的房子里头，不会有这么漂亮的，更别说比它还漂亮的了。另外，伊鲁蒂亚先生，关于您出的价钱问题，我教母和姨妈们肯定能同您取得一致意见的。让她们满意并不难，尤其是我教母，简直是个天使，而您呢，是个骑士。”

“我是生意人，小姐。”

伊鲁蒂亚回答得如此生硬，奥尔加只好让阿尔西拉出场。“让她来，”她对自己说，“让她来顶住这场风雨。显然这老家伙不愿见到我，哪怕是画上的我。是的，我一个人是

斗不过这个又吝啬又粗鲁的魔鬼的。我要找到制服他的盟友。至于教母，由我来负责。绝不能让这个长毛贼把他的万贯家财带进坟墓里去埋起来。让他结婚，叫他把钱拿出来晒晒太阳。”

伊鲁蒂亚没有象往常那样陪这两位女士到家，在即将换给她们的那所小房子门前便告辞了。阿瓜隆加姊妹的一位女友在那里碰见了她们，就坚持要陪她们，而且还去她们家聊到七点钟。她走后，才开晚饭。直到收拾完桌子，奥尔加才有机会同阿尔西拉私下单独交换下午的印象，关于堂卡米洛的印象。

“你是说伊鲁蒂亚前几天不象今天这么粗鲁吗？”奥尔加固执地问。

“我对你说过，简直象块蜜饯，象块糖。”

“那就毫无疑问，他爱上了我教母。没见着她，使他烦恼。他是个蠢家伙，没有社交知识和社会经验，所以就生气了。你说呢？”

“也许你说得有道理，”阿尔西拉接过话头，“但最好是罗萨乌拉不再见他，他很快就会忘掉。一旦事情败露，罗萨乌拉也不至于因为这老不要脸的人而难堪，不至于因为加拉加斯的指责和风言风语而难受。”

“糟糕的是我们已经对他讲了，让他在最近的一个下午来我们家里，好同我教母，同埃乌费米娅和你达成协议。”

“是的，但一切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等伊鲁蒂亚来的那一天，可以说罗萨乌拉的病还没好，或者说她又病倒了。”

“可不是，”奥尔加闪烁其词地说，“一切都可以想办法……”

这时，安德烈斯·拉塔走了进来。

九点钟了。

过了一阵，阿尔西拉退了出来，让这对情人坐在大厅窗边的凳子上倾吐衷肠。

从敞开的窗口，透进街灯的亮光，传来行人的话语，汽车和电车的轰响，街上的嘈杂声和隔壁阳台上飘来的圆舞曲。乐曲消散在夜空里。

罗萨乌拉来到大厅。她同奥尔加的未婚夫打过招呼后，便到大厅中央的灯下静静地坐下来。她一边不情愿地，远远地监视着这对恋人，一边织起花边来。那是一条马拉开波太阳花头巾，是给甥女作嫁妆用的。

那对年轻人继续在窗口压低声音交谈。罗萨乌拉只能隐隐听到一种轻微的窃窃私语声。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奥尔加先说。

“好，那你就说吧。”

“一个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最有深远意义的消息。”

“好的，快些告诉我吧。”

“可我不知该不该说。”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我不愿意让这消息在加拉加斯传开。”

“那就是说，你认为我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一个疏忽大

意的人，一个……"

"什么也不是，"奥尔加打断他，"但如果事情泄漏了，我们会失掉好机会的，许多不怀好意的人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

可怜的安德烈斯·拉塔，好奇心达到了顶峰。他向她祈求，吻她的双手，与其说是出于爱情，毋宁说是出于下贱。他抽泣着抱怨奥尔加对他不信任。

摆布未婚夫就象玩弄一具木偶的奥尔加，当玩她的木偶玩累了的时候，不愿再象猫耍耗子那样逗弄他了，这才决定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安德烈斯高兴得跳起来：

"太好了，太妙了！你教母同伊鲁蒂亚一结婚，就成了全部财产的主人。你教母宠爱你，她什么都不会拒绝你。我们也就富起来了。"

"别吱声，"奥尔加说。她用细麻布手绢在安德烈斯·拉塔吓人的凸嘴上抖动着，仿佛要用这细手帕把他说出来的话重新塞回他的嘴巴，那动作简直象在驱赶苍蝇。

"她同意了吗？"拉塔问，"你家里答应了吗？"

"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的乖乖。你别以为这事儿象含甘草片那么容易。"

"天哪！奥尔加，你对我简直象对一个陌生人。告诉我：她，你教母，对伊鲁蒂亚怎么样？"

"她不愿意。"

"啊，真是的！那就麻烦了。"

“我告诉过你了，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但我有我的作战计划。我的头号帮手就是阿基莱斯姨父。”

“奇查拉将军？妙极了，妙极了！”安德烈斯·拉塔叫道。他就象托玛萨顺从卡米洛那样，对奥尔加想出来的一切都奉如珍宝，并且总是曲意逢迎，虽然性质有别。

“那么我呢，我该做些什么呢？我听你的吩咐，助你一臂之力。”

“你？听一听，别说出去就行了……我本来打算让你捎个口信给我的阿基莱斯姨父。但还是由我同他说好些。”

随后，她又极为仁慈和钟爱地加上一句：

“你知道，当我想弄点儿什么的时候，并不单是为了我自己。将来你我就是两个身子一颗心。”

他起誓说他越来越爱她了。

他们继续在窗下低声细语。

罗萨乌拉依旧在大厅中央的灯光下编织花边。街上不停的有行人穿过。从敞着的窗口，仍然传来街上的嘈杂声，透进街灯的亮光传入的圆舞曲停了又放，放了又停，永无休止。

与此同时，在里面，在房子深处，阿尔西拉在走廊里翻阅着《宗教报》。这份日报使阿瓜隆加姊妹同天主教世界及非天主教世界有了接触。通过它，她们对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美洲、欧洲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有了自己的看法。埃乌费米娅在自己房间里念她的祷辞。厨娘临睡前在涮锅，洗盘子，收拾厨房。她的女儿，一个十五岁的半痴小丫

头，管打扫房屋、整理床舖之类的零星杂活。她上完晚餐，自己也吃过之后，便一直在打鼾。

洒满月色的院子里，微风穿过树木，沙沙作响。空中弥漫着夜来香诱人的芬芳。月光下，绿叶宽大的图里亚拉，东方传说中具有魔力的植物，发出乐曲般的叹息。

十　屡见不鲜的自由党人

奥尔加随便找了个借口，让阿尔西拉陪着到了那位无与伦比的将军，即赫图鲁迪斯·阿瓜隆加的丈夫堂阿基莱斯·奇查拉家里。

她们到达的时候，约莫是早上十点钟。

一进门，阿尔西拉便同她姐姐和奇查拉家的姑娘们寒暄起来。奥尔加呢，借口大表妹没有赶快出来迎接她，便从大厅跑到走廊里喊起来：

“图拉，我的表妹，别这么懒，别撒娇了。什么时候了，还躺着呢，正在穿衣服吧。你不难为情吗？”

“进来，奥尔加，到我房里来。”

半路上，奥尔加遇见了奇查拉将军；他自以为说的是俏皮话，这样同她打招呼：

“谁在我家里瞎闹啊？你这个顽皮姑娘胆子真不小哇！”

奥尔加出于礼貌，并不情愿地笑了一下，握住奇查拉伸过来的手，小声地对他说：

“姨父，最好您我单独谈五分钟。我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

“好，那就谈吧。什么事？”

“不，这儿不行。”

“是什么事情这么神秘呢？”

图拉的声音继续在呼唤：

“奥尔加，奥尔加，你来呀。”

“等一会儿，”奥尔加叫道，“我在向我姨父问好呢。”

她把脸对着发怔的将军说：

“这事儿对您对我都很合适。”

“活见鬼！绕什么弯子！真让我着急。到餐厅来一会儿，那边没有人。”

“不，不。明天我等您，下午六点钟，在我家窗口。我一个人等着您。对谁也别吐一个字。您记住了：六点钟。”

图拉朝他们走过来。她发觉了他们的窃窃私语，便故意地叫道：

“你们鬼鬼祟祟在捣什么鬼啊。”

奥尔加似乎存心要使表妹的话带上嘲讽意味，当着图拉的面，大声对奇查拉说：

“将军，记住我们刚才说好的。您要留神：一个字儿也不能对别人说。”

两位来客要走的时候，图拉还在挖苦捣鬼的人。就要迈出门槛了，奥尔加还扭过头来向大名鼎鼎的奇查拉喊：

“说好啦，将军。可得准时，要小心啊。”

奇查拉家的姑娘们肚子都笑痛了。

只剩下这些姑娘的时候，其中一个说道："这个奥尔加真不是好东西。"

奇查拉的妻子说，"要捣起鬼来，她可真有两下子呢。"

奇查拉一句话也没说。但他沉思起来。

阿基莱斯·奇查拉的两条短腿上面架着个大肚子，脖子镶进两个肩膀里，一脸肥肉。他的模样象鲸鱼，面容呆板，五官不正，介乎于玫瑰红和粉红之间的肥大鼻子，看不见鼻孔。这个多肉的鼻子，形状活象橡子，更象个皮囊。

这个脂肪袋，也是一个又愚蠢又自大的家伙。但无论是他的狂妄，他的愚蠢，还是他的脂肪，都远远比不上他的卑鄙无耻。在同一种性格中，使人狂妄的那种自负，同奴气往往是格格不入的。但在阿基莱斯·奇查拉身上，两者却亲密相处。或许他天生就不是当奴仆的命，但他从年轻时候起就有意穿起仆役的制服来，而这套仆役的制服就粘在了他身上：奴性成了他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他的头发、骨骼以及熟透了的肥肉是其躯体的组成部分一样。

他的自负是那种劣等的自负，那种不能成就轰轰烈烈的伟业而只好吹嘘无谓琐事的自负。比方说，阿基莱斯自夸，他从自己家逛到博利瓦尔广场，比别人要花更多或更少的时间。

他坐在自家的桌前说："昨天我从早上八点钟出去，到十一点钟才到了联邦大厦。二十分钟的路用了三个小时。

这只有我才会有这种事。可为什么会这么慢，你们说说看？很简单，那是因为我一路上碰见许多朋友，他们拦住我，愿意同我聊一会儿。”

他的政治生涯是一则使人眼花缭乱的寓言。

“在委内瑞拉，我什么都做过，”大名鼎鼎的奇查拉说，“什么都当过，就差当大主教和总统了。”

这是真的。

没有才能，没有主见，没有理想，没有气派，没有预见，没有学识，没有爱国主义，没有个性，没有国务活动家的风度，缺乏将军的气概，不具备雄辩家的口才，更没有报界人士的灵通，阿基莱斯·奇查拉就凭着自己的无足轻重，象块软木一样一直在政界的风浪上面漂浮。他靠国家预算为生，象牡蛎一样紧紧附着在共和国的国库上，或者说象水蛭一样吮吸着它。

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听天由命。

当需要一个人来签署谁也不愿签署的文件时，准是阿基莱斯·奇查拉愿签，于是人家让他当部长。当需要一个人来说谁也不愿意说的话时，准是阿基莱斯·奇查拉愿说，于是人家让他当众议员。当需要判决某个无辜者时，准是阿基莱斯·奇查拉登上宣判席，于是人家让他当法官。

正因为他没有用处，所以他处处都用得上。

在担任这些要职的间隙，他也担任一些不那么响亮却相当有用的职务。譬如，悄悄地混入别人的朋友中间和家里去探听某人的情况，或者去欧洲买一艘供总统游玩的小

艇，所花费的国家的钱可以买一艘装甲巡洋舰。

阿基莱斯·奇查拉是所有政治无赖中最廉价的一个，所以人们都爱利用他。他担任过所有公职却不富有；他参与过最丑恶最肮脏的盗用公款的投机活动而玷污了名声，却依旧两手空空。他常常这样感慨：

"共和国的所有职务我都干过了，现在我却难以维持生计。末了你们还要说我们这些委内瑞拉的'黄色自由党人'不爱国，不诚实！"

他所谓的难以维持生计和那种靠吃国家过日子的习惯，那种十天半月得不到薪金便认为自己上当受骗的习惯，迫使奇查拉或者吻手敬礼，或者屈膝下跪，或者口口声声申明自己拥护政府的立场，或者常常到部长和总统的接待室去，旨在求得一官半职。人家对他也宽宏大量，觉得到时候还是用得着他，留在手头也未必不合适，如同猎人必须随时带着猎犬一样。

那些政客们利用他如同渔人使用渔网，渔季一过，就把它扔在一边。然而这个工具却会说话，他不愿被人抛在角落里。奇查拉的一些老同僚和愉快地利用过他的人，这样谈论他：

"可怜的阿基莱斯。他是个好自由党，为事业出过不少力。我们不能让他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指的是没有职务。

要想求得那些忘恩负义的人的感激或者恩典，靠过去出的力是不够的，必须立新功，必须时时声明准备为执政者

作出个人牺牲，必须善于委曲求全博得轮流坐庄的当权者们的欢心。

无论是佩德罗执政还是胡安当权，忘我的奇查拉总是准备为政府牺牲自己，他一次不漏地每半个月到国库支取用自己的牺牲精神换来的薪金，而对执政者则报以阿谀奉承。

他的将军头衔有一个已经开始被人渐渐忘却的有趣的来历。

当时他在一个联邦区当总督。在这个区，共和国政府，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总统本人，不知想搞一些什么鬼名堂，于是引起了一场反对奇查拉的起义。奇查拉率领一个最出色的军官团去追寻敌人。他找到了他们，布置好了炮火……就离开了战场。

"我跑出来，"事后他解释说，"是去向共和国总统报告这次行动。"

事实上，满怀战斗激情而又毫不怀疑自己部队的英雄气概的奇查拉，离开了危险的战场，躲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向总统发起电报来了：

我在拉罗切拉一带与凶顽叛敌遭遇。我们正象狮子一样英勇战斗。我预告我们必将全胜。为我们部队的这一辉煌胜利，我向您，也向自由党表示祝贺。我时刻准备着牺牲。无条件为您效劳。

您忠实的朋友与属下

阿基莱斯·奇查拉。

奇查拉的战斗激情没有用来在战场上持枪杀敌，而是用来在电报室里随意发挥。这一次，这种战斗激情使过于聪明的阿基莱斯输了一局。

给总统的电报刚刚发出，奇查拉的部队就开始溃逃。叛乱者胜利了。奇查拉的胜利成了泡影。军官们指责奇查拉是吹牛皮的胆小鬼，就是因为他带的头，才使得整个部队失败。

“看在上帝份上，先生们，”鲸鱼似的阿基莱斯用动听的语调喊道，“为了自由党，让我们互相谅解吧，让我们来证明自己是时刻做好牺牲准备的吧。”

这些具有魔力的话平息了风波，避免了一场争吵。

奇查拉碰上了三四次叛乱，他就跑出来三四次向共和国总统预告新的胜利。在电报里取得第四次对叛敌的胜利时，阿基莱斯·奇查拉已经到了加拉加斯。联邦区落入了叛乱者的手中。

对奇查拉的胜利，加拉加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狂笑。“奇查拉式的胜利”成了用来形容荒唐的失败的警句。

在某份幸灾乐祸的报纸上出现了一则挖苦的广告：

阿基莱斯·奇查拉车库

向公众提供胜利

恶毒的人和爱捉弄人的人，不时打电话向奇查拉要“胜

利”，使得他简直要发疯。

但是，时光并未白白流逝。奇查拉的“胜利”渐渐被忘却，他的“将军”头衔的带讽刺意味的来由也随之被忘却了。人们称呼他为将军，已经不是出于讥讽，而是出于习惯了。他本人也恬不知耻地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

阿基莱斯·奇查拉将军

前部长，前众议员，前海关督察，前地区总督，等等，等等

这位有名的宝贝将军并不常到阿瓜隆加姊妹的住宅里去。他热衷于政治，哪里有时间去看望穷亲戚，况且还是一家空念经文、思想保守的穷亲戚呢！

在住宅里，奥尔加是他所偏爱的人。对于奥尔加，他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着。除了他，还有谁把安德烈斯·拉塔拉到奥尔加的身边来呢？还有谁不顾姨妈们的反对，巧妙地把拉塔引进阿瓜隆加姊妹家里呢？还有谁支持奥尔加，卖力地把拉塔塞到那里去呢？

诚然，他这样做，首先是为了安德烈斯·拉塔，尽管拉塔是卡鲁帕诺一个黑老太婆的私生子，然而，他是一个年轻的自由党人，政府的一名记者。但他这样做，又是为了讨好奥尔加，博得奥尔加的高兴，奇查拉就感到快活。这也一点不假。

这种婚约的纽带把他们联到一起了。

联结他们的，还有别的纽带。

有一天，十分年轻的奥尔加——刚刚十三岁——去找

图拉。她们俩除了是同学，还是同年表姐妹。奇查拉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把奥尔加引到自己房间里，让她同自己坐在一张圈椅里，一边同她瞎扯各种各样的事儿，一边动手抚摩起外甥女来，但不是象父辈那样把手从头上摸到脸上，而是象一个奸诈的色鬼那样对待她。发觉了姨父意图的奥尔加跑掉了。

两年以后，又有一次，阿基莱斯在自己家的大厅里给奥尔加看一些淫秽的照片：裸体的男男女女的各种丑态。正当甥女贪婪地盯着那些下流的模样时，她的姨父，大名鼎鼎的阿基莱斯·奇查拉将军便在她身上挨擦。同美丽的金发少女的接触，使奇查拉热血翻涌，不能自持，就狂吻起她来。奥尔加已经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了。她狠狠地给了这个色鬼一记耳光。将军不敢再惹她了。此后，他对这个甥女尊重得多了。那只手是会打人的。拳头才能驯服奴才。而他对她并不怀恨。

不仅不怀恨，他还常常邀请她同图拉一起跟他去看戏。八月时节，他让她同他们一家去娱乐场，去洛斯特克斯山，整周整周地呆在一起。要是在十二月和一月呢，便到马库托海滩去。

奥尔加同阿尔西拉，或是同罗萨乌拉，或是同难得出来的埃乌费米娅，一块儿走访奇查拉家，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事儿。

使奇查拉觉得不寻常的，是奥尔加那些神秘莫测的话儿，特别是这次约会。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她同安德

烈斯·拉塔发生了什么争执，可又觉得这种假设是荒谬的，奥尔加控制那小子简直是随心所欲。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虽然政事繁忙，整天忧国忧民，阿基莱斯还是急不可耐地等候约会的到来，并且准时赴约了。

奥尔加三言两语就把事情给他讲清楚了。

由于房屋交易，伊鲁蒂亚爱上了罗萨乌拉。罗萨乌拉却不愿意，也不许别人提这件事。但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百万家财跑了。她向姨父求教。

阿基莱斯大失所望：

“我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事儿呢。”

他妻子对阿瓜隆加姊妹的房产是没有份儿的，就象阿瓜隆加另一个女儿的继承人奥尔加也没份儿一样。奥尔加的母亲同奇查拉的妻子一样，当初出嫁时就已经得到了她们应得的那份遗产。因此，奇查拉对眼前这宗房屋交易，没有多大兴趣，并起誓不介入，谁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谁愿怎么交易就怎么交易。至于伊鲁蒂亚的爱情及罗萨乌拉的拒绝，更同他毫不相干。

“我不想替别人去送葬。”他对奥尔加表明不愿参与其事。

“可是，姨父，出个主意总可以吧？”

“我说过了，我洗手不干了，就象彼拉多① 一样。”

---

① 古罗马总督，把耶稣交给了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于是，一心要实现自己计划的奥尔加就将起他的军来：

“姨父，您已经不象从前的阿基莱斯·奇查拉了，您已经蜕化了，现在名不副实了。怎么搞的！您是那个出色地担任过那么多公职的人吗？您是那个曾经多次力挽狂澜控制住政局的人吗？您是象博利瓦尔那样知难而进的人吗？”

阿基莱斯觉得好象沐浴在玫瑰的汁液中。他的自负感宛如一座被水淹没的小岛在退潮的时刻向上升浮。这个调皮的姑娘了解他。他满脸笑容，听着外甥女的指责。

他不愿打断这一曲仙乐，只是喃喃地说：

“姑娘！姑娘啊！”

“别这样，姨父，别叫我失望。让我保住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吧。至少，别叫我失去这样的印象：您是个大阴谋家，象堂维森特·阿门瓜尔① 那样的天才阴谋家。”

这种奉承已经到了极点。奇查拉受不住了。拿他同博利瓦尔比，还说得过去。他是有一些博利瓦尔所缺乏的品质。可把他同堂维森特·阿门瓜尔相提并论？我的天哪！

“我的外甥女，”他忍不住了，“你真是唯一理解我的人。”

“我想我是理解您的，姨父。您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凡事毫不介意。您不缩手缩脚。向上，永远向上！翱翔，永远翱翔！”

奇查拉直喘粗气。他那往下耷拉的粉红鼻子红得更厉

① 传说中阴谋家的代表人物。

害了。他那圆鼓鼓的胖脸上露出幸运儿的微笑。

奥尔加接着说：

“正因为我理解您，姨父，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对这件事不感兴趣。金钱总是金钱。”

“可是，我的外甥女，伊鲁蒂亚再有钱，罗萨乌拉讨厌不讨厌他，我又能得到什么呢？”

“我的天哪，姨父，眼光放长远些，要考虑到将来。伊鲁蒂亚同罗萨乌拉一结婚，就意味着罗萨乌拉也成了百万富翁。这个老家伙活不长。”

“不错，罗萨乌拉发财了！可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罗萨乌拉一发财，我也就跟着发财。无论如何，我要什么，她都会给的。我有了钱，还能不管您，我的姨父，不管我的表妹图拉吗？”

“这简直是天国的仙乐。”

“姨父，还有，您也清楚，罗萨乌拉不会同伊鲁蒂亚这个老滑头生孩子的。埃乌费米娅，阿尔西拉和我的姨妈——您的夫人赫图鲁迪斯——就成了罗萨乌拉的财产继承人。愿上帝保佑我教母长命百岁。可是，谁也不能预卜未来。伊鲁蒂亚的万贯家财，有一部分就将属于您，属于您的家庭。”

“老实说，先前我可没想到这层。”

“那您好好想一想吧。”

他们之间终于意见一致了。

他们商定，在某个下午，让奇查拉将军到阿瓜隆加姊妹

家里来，在那里碰巧同伊鲁蒂亚相遇。奥尔加将通知他准确的时间。一旦同敌手相逢，将军自会展开攻势。先对伊鲁蒂亚表示一番谢意，感谢他在交易过程中对阿瓜隆加一家的好意。然后以巧妙的托词插手这桩交易，以后再同伊鲁蒂亚见上三四次面。

果子一熟，就动手采摘。到时候把伊鲁蒂亚请到将军家里去吃饭：热烈规劝，盛情款待，多灌些迷汤。

阿瓜隆加姊妹也来赴宴，但不让她们知道伊鲁蒂亚要来。

对于罗萨乌拉嘛，则不动声色，由奥尔加来负责。

第 二 部

一　甲壳动物

约莫下午六点多钟。斜照的夕阳仿佛千万盏变幻莫测的彩灯，西边天空好象铺上一层金色的珍珠母在不停地闪烁。

阿维拉山①峻峭的山峦已披上一片深绿，落日的余晖却还从加拉加斯谷口象泛滥的奥里诺科河②一般漫入大街，一直泻向佩塔雷③。这不是中午从天顶直射而下，照亮万物包括树荫在内的那种酷热闪亮的光辉，而是一种暗淡柔和的金色亮光，象蝴蝶一样，在远处的原野，在绿色的庄稼上面，轻轻飘舞，映红了城里西向的玻璃橱窗，仿佛窗户着了火似的。

载着艳服女人和穿深色服装的男人的来往汽车交叉而过。挤满乘客的电车奔向四面八方。身穿斜纹布衣服、汗流浃背、两眼发黑的工人，裤子起皱、开司米上衣褪了色或羊驼绒上衣掉了毛的手工业者，数不清的德国商人，还有些黄昏的游客，领着一群小孩的女佣，坐着公共车辆出来换换空气然后回家的贫穷夫妻，带着穿裙子的女儿在街头广场

① 位于加拉加斯市北面，临加勒比海。

② 委内瑞拉东部的一条大河。

③ 加拉加斯市东面的一个镇。

抛头露面的母亲，另一些拉着女儿在时髦商店和秘密场所——那里面男人多于女人——闲逛的母亲……络绎不绝。在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里，还有一些在店铺或办公室里忙碌了一整天，匆匆忙忙赶着回家或到咖啡馆里去闲聊一阵的人。

就在这黄昏的人流流向大街小巷和四面八方的时候，安德烈斯·拉塔站在便道上，同坐在阿瓜隆加姊妹家大厅窗前凳子上的奥尔加·恩梅里奇倾诉情话。

在这大厅的另一头，堂卡米洛和罗萨乌拉在单独交谈。看起来，他们也象在谈情说爱。

"可这能行吗？"拉塔问他的未婚妻，指的是那老家伙同罗萨乌拉的关系。

"行，行。"奥尔加接过他的话说，"天晓得我们费了多大力气才说服了我的教母，让她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

安德烈斯·拉塔长得活象皮肤浅黑的狐猴。他是个敏捷、瘦小的黑白混血儿。厚厚的嘴唇往下耷拉着，眼睛发黄。人们下意识地会在他上衣下面看看有没有尾巴。因为，头一眼看见，谁也弄不清他究竟是进化为人的猿猴的变种呢，还是退化为猿猴的人的变异。人们在用眼睛寻找他的尾巴时，脑子里会想到他的日常生活必定是在森林中过的。他的精神方面更是糟糕：肮脏，象肺病患者的唾沫那样有传染性，没有比他更卑鄙无耻的了。同他相比，有名的奇查拉简直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了。

他是怎样钻到奥尔加身边来的呢？这颗虱卵怎么能够粘在这位肌肤如雪的金发女郎的金发里并在那里筑起巢来的呢？这段故事是一部复杂曲折的小说，是奇查拉和恩梅里奇女士的杰作。

这天下午，当奥尔加回答未婚夫说，吸人血的高利贷者同阿瓜隆加女儿间的关系并不象飞行在万里蓝天下，航行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那样一帆风顺时，安德烈斯·拉塔以期待着别人为自己去牺牲的那种残忍，急迫地说：

“你姨妈这样忸怩作态，会把我们大家全毁了的。”

奥尔加对这种蠢话很生气，半逗半嗔地喊道：

“你啊，只有住嘴和忍耐的份儿。”

他想补救自己的过失：

“我是为了你才这样说的。你知道，我唯一关心的，就是我们快些结婚。”

带着对这位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人少得可怜的尊重，奥尔加残酷地断然对他说：

“不，安德烈斯，一个男人要想结婚，就必须自己筹措一切，自己想办法寻找金钱，而不是一切都指望别人。”

拉塔想要发作。

她把他止住了，笑他这么爱着急，一句话就受不住。“行啦，我的安德烈斯，别傻啦！”他就平静下来了。

奥尔加·恩梅里奇对这个如此卑鄙软弱的男人所施用的过于专横的权威，女人在婚前极少发现的这种权威，战胜了拉塔想要反抗的企图。

出于奴性的需要，拉塔习惯于奉承所有的人。出于忍耐，他甘心对强者俯首帖耳。他不象阿基莱斯·奇查拉那样出卖或利用自己的卑鄙无耻，不，他是天生的下贱和奴性十足。从十八岁起，他就致力于对共和国总统歌功颂德，但他并不认识总统，也不指望从总统那里得到什么。他仅仅是爱好奴性……出于一种蟑螂式的本能，以吞食渣滓粪便为乐。成为这么一个白嫩美人儿的未婚夫而产生的那种自负，加上小伙子诚挚的爱情和天生的奴性，使安德烈斯·拉塔成了奥尔加随时可以任意玩弄的木偶。

黑小子的脸上已经有了笑容，但仍然好奇地想知道伊鲁蒂亚和罗萨乌拉之间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好奇心是出于一种卑劣的利己主义的盲目而又肮脏的感情。他问道：

"那伊鲁蒂亚没有谈到结婚的事吗？"

奥尔加比先前较为温柔地回答说：

"一个字也没提。"

"可是，他怎么解释几乎天天都来拜访你们，怎么解释他同罗萨乌拉之间的秘密呢？"

"他没有解释，我的乖乖。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蠢，蠢到要他来解释。"

"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一去不返了。他很狡猾。要想法儿拴住他。起码要他快些交换房屋。这样我们就可以尽早结婚了。"

"去嘛，伊鲁蒂亚是不会去的。他会越来越爱上罗萨乌

拉。她呢，对他的反感也会越来越少。当伊鲁蒂亚谈到婚事——要是他会说出来的话——的时候，那就是我教母已经同意了。难就难在我们说过的：让她接待他。你不知道她多么痛苦，你不知道她流过多少眼泪。她说是为了我们才让步的。可怜的教母！”

“换房的事呢？”

“会换成的。伊鲁蒂亚要给的那所小房子快翻修好了。这是最合适的一所房子。但必须把它全部粉刷一遍，这就要一些时间。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完工。那时我们就可以定下结婚的日子了。”

一听到要结婚，安德烈斯·拉塔奋拉的厚嘴唇就收拢起来，挤出一个笑容。这个穆拉托[①]正笑的时候，伊鲁蒂亚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伊鲁蒂亚走近窗边来同奥尔加告别。好久以来，奥尔加对堂卡米洛已经变得象糖块那样甜，而堂卡米洛对她也不再怀有先前的反感和仇恨了。

伊鲁蒂亚刚迈出阿瓜隆加姊妹家的门槛，安德烈斯·拉塔立即同未婚妻告别，以便按预定的计划陪堂卡米洛走一段路，恭维他一下，闲扯一阵子。

这个高利贷者在奇查拉家吃了那顿晚餐之后，常常装出风流潇洒的劲儿，在傍晚时分去拜访阿瓜隆加姊妹，这已成了习惯。安德烈斯·拉塔也感到有必要在同一时间去向

---

① 即黑白混血儿。

奥尔加献殷勤。每天在这个老家伙出来的时候，他便伴随他一程，向他献献媚。

为什么安德烈斯·拉塔要奉承他呢？你问问鸟为什么飞，河水为什么流，玫瑰树为什么开玫瑰花，芒果树为什么结芒果吧。为什么他要奉承他？那是由于他的生理结构，由于他的本能，由于他的性格，由于他的天性。这个肤色似古铜又带点浅黑色的家伙，这个灵魂卑贱的拉塔，觉得需要向任何一个人卑躬屈膝，需要寻找点头哈腰的对象，因为他双膝跪倒就象呼吸那样自然。

他甚至已经通过报界，从那份叫做《立宪报》的报纸，从那个几乎使整个共和国都染上卑贱病的传染中心，从那份污秽不堪的见闻录，射出了一颗颗奉承那位高利贷者的迷弹。"他那样自负，我能争取他，"安德烈斯·拉塔想，却不明白为什么要争取伊鲁蒂亚。

而那位高利贷者呢，却并不信赖穆拉托的屈膝下跪。没有什么能比看见自己的名字用铅字印了出来而更使伊鲁蒂亚恐慌的了。自从几年前那几个夜贼光顾，和政府插手堂卡米洛的高利贷生意以后，伊鲁蒂亚的名字就没有在报刊杂志上出现过。现在，先是以奇查拉家的宴会为题，后来又找一些最微不足道的托辞，把他登在独裁政权的《立宪报》上，丝毫也没有使高利贷者高兴。

堂卡米洛·伊鲁蒂亚对报界从来就怀有他对过惯灯红酒绿生活的人的那种恐惧。他从不过于注重衣着、良心和有污点的生活。他那永不泯灭的对什么都不信赖的秉性又

活动起来了，而从这粘胶般的感情淤泥中，产生出一种几乎就要表露出来的自卫性的恳求，请安德烈斯·拉塔别再在报纸上提起他，哪怕是为了表扬他。然而，堂卡米洛·伊鲁蒂亚虽然不能象雄鹰那样展翅，却可以扇动起蝙蝠的翅膀，就是说，有一种薄膜一般的夜行气质。尽管他有飞翔的冲劲，就算是笨拙而又胆怯的飞翔吧，他也不愿意把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感到的那种不悦表示出来。"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的痛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想着拉塔，"也不能对他说出我的快乐与感激，那将适得其反。"因此，当安德烈斯·拉塔几次告诉他，头天的《立宪报》称他为"值得敬佩的大金融家"的时候，早就把这份报纸背了下来的高利贷者却回答说："那好，我去把这份报纸找来看看就知道了。"任你多么中听的话儿，任你多么甜蜜的恭维，他都无动于衷。

安德烈斯·拉塔只能使他产生一种无法消除的怀疑，虽然伊鲁蒂亚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只要一碰到拉塔，堂卡米洛便立即警觉起来，如同瞧见"谨防扒手"这个警告一般。

那天下午，当伊鲁蒂亚离开阿瓜隆加姊妹家的门厅，路过奥尔加同她未婚夫悄声细语的窗户时，拉塔走到高利贷者跟前，同他一起沿着大街往前走。

太阳已经落山。顿时，犹如拉上帷幕，整个天空蒙上了一层阴影。刚才还是蓝色而现在已经昏暗的天空，闪耀着

水滴一般白的金星和火炭一般红的火星。火星脚下，双子星座妒忌地发着黄光。满天星斗，眨着金子似的眼睛。

街上，逊色得多的街灯也在闪光，煤气灯象蝴蝶般不停地抖动着光的翅膀，而炭精灯则象幻想中的鸟儿在玻璃球状的笼子里那样不安地晃动。

"就在刚才，"安德烈斯为找个话题而对同伴说，"就在刚才，还是阳光闪耀，一下子，就成了晚上。"

由于堂卡米洛没有回答，安德烈斯·拉塔继续说：

"您注意到没有，堂卡米洛，我们热带的黄昏是多么短暂？据说，在别的地方……"

伊鲁蒂亚带着明显的不快打断了他：

"老实说，我没注意。我只知道我的家乡，我无法拿加拉加斯的黄昏去同别的地方的黄昏比较。可以说，我从未见过加拉加斯的黄昏，因为我根本没注意过。我还要说一遍，别的地方的黄昏我也没有看见过。"

安德烈斯把高利贷者干巴巴的回答当作玩笑，叫道：

"您没见过太阳落山，堂卡米洛？您又不是瞎子！"

接着，他又嘲弄地说：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景……而且如此廉价！"

"廉价？您是说不花钱？对别人来说，也许是的。对我，却不。不应当浪费在毫无收益的观赏上面的这半个小时，我是用它来休养身心，恢复体力的，好在第二天使用，让它变成金钱。或者用这半小时来思考，做我计划好的事情。我的时间就是金子。我要是浪费它，我就完了。您明白

了吧。”

“堂卡米洛，调节一下生活还是必须的。不能光是工作。您不会否认吧，这幅图景会给人以愉快。画家和诗人……”

“可是，我既非诗人，也非画家。艺术家是另一回事儿。他们观赏大自然很有道理：这是他们的生意。这种观赏除了能使他们愉快，也是他们所需要的。您别以为他们毫无私念。我说过了，这是他们的生意。毫无私念的是那些从事既不使他们愉快，又不会给他们带来荣耀和好处的工作的人。譬如，诗人行医，医生绘画，画家开办实业，实业家学习天文，天文家爱好化学。可是，画家和诗人以观赏大自然取乐，这并非什么优雅，也不是什么无私。我说了，这是他们的生意。至于调节生活嘛，我认为很好。只是有人这样调节，有人那样调节罢了。我在我的生活中……也是放纵的。”

来到一个街角，堂卡米洛想甩掉安德烈斯·拉塔，就问他：

“您去哪里呢？”

“这边，”安德烈斯将胳膊随便一挥，回答说。

“我是往那边去。”伊鲁蒂亚指着相反的一条街说。

安德烈斯·拉塔明白了，怎么能不明白呢？他懂得伊鲁蒂亚的用意，如果说不是侮辱的话，起码也是想摆脱他。他心里不由得为高利贷者的不知所措而暗暗叫好。“此人

是支力量，”他想，“他不陷入空洞的公式，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勇往直前。”在一盏街灯的映照下，拉塔的眼睛象尼古丁熏的那样发黄。当他握着苛刻的吝啬鬼的右手告别时，他那紫黑的厚嘴唇形成一个难以名状的怪样子。

出于卑贱渺小，或者说是出于怯懦，拉塔在内心深处为那个刚才侮辱了他的“勇士”叫起好来。

他同伊鲁蒂亚是多么不同！他觉得需要朝人微笑，需要对人献殷勤，需要向人卑躬屈膝，需要吻人的手舐人的脚。他总想着使自己变得能忍耐，让别人能容忍他，仿佛他自己并无生存的权利。那些象强者一样拼搏的强者使他反感。他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拼搏的，他不象伊鲁蒂亚那样用拳头和牙齿搏斗，而是用甜言蜜语，用笑脸和摘帽行礼搏斗。但那些已经到达顶峰的强者，无论是到达权力的顶峰还是财富的顶峰，无一不使他敬佩至极。他从未敢攻击他们。他爱奥尔加，并非因为她美貌，也不是因为她是奥尔加，而首先是因为她代表一种社会价值，其次是因为这个美人儿的粗鲁和爱操纵人的性格，就是说，他从她身上看到了意志，魄力，威风，鞭子，主人。

安德烈斯·拉塔把耻辱当坚甲，甲胄虽然如此坚硬，却能伸缩自如，属于一种尚未归类的甲壳动物。这个甲壳动物的外壳是肉眼看不见的，是一种精神的外壳，不妨碍在卑鄙无耻方面的灵巧性，因为它象动物学上所熟知的甲壳动物的外壳那样，具有许多关节。

二　风湿病及爱情之弊

伊鲁蒂亚结束了对阿瓜隆加姊妹每天一次的拜访及同安德烈斯·拉塔关于黄昏的谈话之后，回到他的小屋，发现晚饭没有摆上，也未做好。

白发老太婆躺在破床上，头上盖着一条红黄相间的马德拉斯头巾，两鬓露出几绺白发。托玛萨象被活活地抽筋剥皮一般嚎叫着，说她就要死了。西里洛的药对她不起作用。对一个讨厌而又无用的老太婆来说，这就是她的下场：象条被人抛弃的狗一样死去。

伊鲁蒂亚觉得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她是个勤劳克己的女人。他一直在她的陪伴下生活。既然语言止不住肉体上的痛苦，他便想让老太婆在精神上受到安慰：

"天哪！托玛萨！干吗这样大呼大叫的？你简直象个黄毛丫头，象孤女哭她死去的妈妈。我都认不得你了。你，一个坚强的人；你，一个好人；你是我唯一感激的亲人，比我的兄弟子侄都还亲；你是我唯一钟爱的人；你是我唯一应当热爱的人，可你现在怨气冲天，仅仅因为这该死的风湿病使你骨头痛，就以为我会不管你了，以为你要死了。别那么不公平，别那么傻，别那么看轻自己。"

即使风湿痛在一秒钟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使她轻盈得象个舞女，飘然得象个风精，她也不会这么轻松和开心。

她露出了笑容。伊鲁蒂亚的话对她来说真是灵丹妙药。托玛萨泪水尚未全干，便连哭带笑地强调伊鲁蒂亚对她不关心，抱怨她的权利被人骗走了。

“自从魔鬼把你引向阿瓜隆加家以后，你就懒得看我这个断了腿的几乎不能动弹的人了。”

伊鲁蒂亚半恼半怜地叫道：

“别傻了，妇道人家。”

为了彻底平息这场风波，他岔开了话题。

过了一会儿，他许愿说：

“明天我就去给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科班出身的医生，看能不能让你马上好起来。”

“好起来?!”托玛萨面带忧郁神色，心里信不过。

“好起来，是的，好起来。要不是这个什么西里洛·马塔莫罗斯变笨了的话，你早就好了。”

伊鲁蒂亚离开房间的时候，托玛萨擦着最后的几滴眼泪。但这最后几滴泪水，并非因为被抛弃，而是由于感激才流出来的。她挣扎着起了床。从卧室里听见这一瘸一拐的拖鞋趿拉声的伊鲁蒂亚问道：

“喂，托玛萨，你发疯啦？你怎么起来了呢？”

具有慈母心肠、一向虔诚祭神的老太婆回答他：

“卡米洛，你以为我会让你空着肚子饿一顿吗？哪怕我真的要死了，也不能饿着你啊！”

伊鲁蒂亚已经脱下外衣，准备换上室内便服，穿上那最

旧的内衣，手里还拿着刚刚脱下的裤子，便想起什么来了。

可怜的托玛萨！她真让这个什么风湿痛给吓怕了。可他居然没有留意到。这是怎样的疏忽啊！真的，现在有许多事情把他搞糊涂了。

伊鲁蒂亚不愿承认，罗萨乌拉或者不如说他对罗萨乌拉的那种暮年的爱情，是他生活中出现这种种混乱的唯一原因。但他承认这件事影响了许多方面。他感到钻进了一条死胡同，换句话说就是只有一条出路：结婚。无论如何，他不愿想这个。在他这种年纪，这事儿实在荒唐，虽然他觉得更可笑的是向一个不能成为他的情妇而且不想结婚的女人献殷勤。这真成了一条死胡同。

伊鲁蒂亚象所有被热恋搞得晕头转向的人一样，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这个如此精明的人，虽然善于耍弄种种阴谋诡计，却一分钟也没想过，奥尔加、安德烈斯·拉塔、奇查拉将军，乃至埃乌费米娅和阿尔西拉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进来，并且结成一伙，来钓他这条大鱼。要是他想到了这一点，那么在落入圈套之前他早就溜掉了。但他脑子里根本就没闪现过这种猜想。就连奇查拉家举行的宴会，他也觉得是合乎情理的事。

他衣服才脱了一半，衬衣的前后襟搭拉在短裤上面，左手还拿着裤子，站在卧房中央，两眼盯着蜡烛却未察觉它正在燃烧。啊，正在损耗！这瘦高老头儿回忆起大名鼎鼎的奇查拉将军家的晚宴来。

他还是第一次穿上一套参加盛宴的衣服，那就是他正在脱去的这一套。他只买了燕尾服和裤子，至于背心嘛，他认为不必要，只须留意把礼服扣好就行了。不管怎样，那件旧背心还能穿。买这两件一套之前，他犹豫过。当他决心去买时，一定觉得自己爱得很深并且准以为能在奇查拉家里碰见罗萨乌拉·阿瓜隆加，虽然谁也没有这样告诉过他。但在冒险这样挥霍之前，这个傻瓜曾想用汽油把那三件一套的旧呢子衣服擦干净。污渍倒是被擦掉了一部分，可那破烂的肘部，带补丁的翻领及磨损得很厉害的臀部有什么法子能补救呢？

他穿着崭新的衣服去了。入席时人家让他坐在罗萨乌拉旁边。她眼圈红红的象涂了一层洋红——是哭红的眼睛？整个席间她一句话也没说，心事重重，十分悲切。

宴会并不因此而显得冷清。

有名的奇查拉情绪极好，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发起的运动的详细情况，并不偏不倚地回顾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活动。当客人们专注地倾听着他讲话的时候，这位风度优雅的将军的肚子，不仅因为快活，而且也由于食物，竟象拴住的气球一般鼓胀起来。他那肥大柔软的鼻子因为波尔多红酒而更显得红润。圆球似的奇查拉开心极了。他在委内瑞拉什么都当过，除了大主教和总统，什么都当过。安德烈斯·拉塔，奥尔加·恩梅里奇，奇查拉的笑容可掬的娇嫩的女儿，主要是那个叫图拉的，乃至阿尔西拉，全都显得机灵快活，频频向伊鲁蒂亚劝酒劝菜。宴会就是为他举行的。

晚宴完毕，巧合的机缘——多么机敏的牵线人——让伊鲁蒂亚单独和罗萨乌拉待在大厅里；在那里，奥尔加刚刚弹过钢琴，而图拉则象画眉一般刚刚唱过歌。但是这种亲密的单独相对的时刻只是一刹那，象闪电一般。因为罗萨乌拉意识到只剩下她一个人和伊鲁蒂亚在一起，就赶紧走了出去。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而，这一刹那，对伊鲁蒂亚来说，却是那天晚上最值得怀念的时刻。为什么？他无法解释。是他心里糊涂。此外，他清楚地注意到，那宝贝将军和他的妻子，还有奥尔加·恩梅里奇和阿尔西拉，已经发现了他的恋爱秘密，多么小心翼翼啊！可以说，他们是默许这种爱情的，这使他高兴。这种高兴倒不是出于自负，在生意方面很在行的他，确确实实感到，在社会及情感问题上，他连最一般最糟糕的浪荡公子都不如。

十分多疑和不信任人的他，并不认为他发现的罗萨乌拉周围的人那种睁一眼闭一眼的听之任之的做法，是为猎获一个丈夫而结成同盟所设下的圈套或骗局。至于罗萨乌拉，尽管温柔甜蜜，十分善良和大方，伊鲁蒂亚还是感觉到，不，是猜度到一些棘手的东西。那是某种反感，某种障碍，某种清高。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无声的障碍和抗拒使伊鲁蒂亚领悟到：这一关你过不去。

但是，障碍更加激发了勇士堂卡米洛的斗志。"没关系，"他想，"女人是要征服才能到手的！她们就象坚固的要塞，光荣归于征服者。"

从短腿的阿基莱斯家的晚宴至今，两个星期过去了。打

那以后，堂卡米洛象往常一样陪着她们逛大街，同时几乎天天下午都到阿瓜隆加姊妹家去，不再是为了谈交换房产的事，而是象朋友甚至几乎象未婚夫那样去探望罗萨乌拉。这种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当然是一点儿一点儿逐渐形成的，就象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儿一样。

罗萨乌拉也真的在大厅里单独接待他，奥尔加·恩梅里奇则在窗口同未婚夫交谈，有时她同谁也没交谈，而是一个人在那里悄悄地监视着，仿佛一尊拉尔①，一尊埃尔梅斯②，一尊穿裙子的特尔米诺③。

一直穿着衬衣短裤，左手拿着新裤子陷入沉思的伊鲁蒂亚已经坐到床沿上，机械地找寻着最舒适的姿势以便继续遐想。

托玛萨的声音把他从回忆中唤醒：

"卡米洛，来吧。你睡着了吗？晚饭好啦。"

堂卡米洛发觉蜡烛一直在燃烧：只剩一截尾巴了！他顾不上穿好衣服，象公鹿那样飞快奔向烛台，一口把烛火吹灭。

三　寻找希波克拉底

堂卡米洛睁开眼睛，在通宵失眠之后的第一个懒腰中，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家神。
② 希腊神话中的神使。
③ 古罗马的守界神。

慢慢地舒展四肢。

晨曦从房屋缝隙间透了进来，使卧室里的一团漆黑变成半明半暗，或者说，变得几乎明亮起来。

他起了床，开始穿衣服。衣服穿了一半，他就摘开窗户的挂钩。窗子打开了，透进一束阳光，也传来一声伤风的咳嗽，托玛萨清晨的咳嗽。随着晨光和女仆带鼻涕的咳嗽，还有点别的什么钻进伊鲁蒂亚的小房间里，那是一声鸟啼。

堂卡米洛对小房子里从未有过的这种鸟啼感到奇怪，就把窗户全都敞开，探出头去，瞧见一块长满青苔的瓦片上，站着一只红黑相间的鸟儿。它四处张望，显得十分惊慌。那断续的啼鸣不象欢乐嬉闹，也不是春情勃发，而象一种呼唤或通知："快来，快来。"或者是："我在这里。"伊鲁蒂亚注视起这只红黑相间的鸟儿来。

多么美丽的鸟儿啊！若是这瓦片涂了粘鸟胶，使他能捉住它留作已有，那该多好呀！老头儿试着吹了一声口哨，甚至把指头弹得很响，梦想着自己变作一只鸟儿，梦想着欺骗那个啼鸣者。当鸟儿发觉伊鲁蒂亚鹞鹰似的模样，便不知是讥讽还是惊慌，就展翅飞去了，让他在那里大失所望，嘴里还吹着口哨，指头还在骗人地弹着。

过了一会儿，伊鲁蒂亚和托玛萨开始吃早餐，照例是每人一杯兑水的咖啡和一个五生太伏的小面包。托玛萨象狗一样熬过了一夜。她已经受不了啦，凌晨潮湿的风使她难受。

"我已经走不动啦，"她抱怨说，"我是在爬。用不了多

久，我一旦坐下或躺下就起不来啦。真可怕啊，我的天哪！”

近来，她消瘦了。她本来就瘦得象芦笋一般。连续不断的痛苦，使她脸上皱纹越来越多。托玛萨多褶的皮肤下面只剩下了一把骨头。红黄相杂的马德拉斯大头巾在那永远蓬乱的白发上面打着结，恰似一面西班牙国旗盖在一捆没有理过的棉花上面。西班牙到了可怜的托玛萨的头顶上。

老太婆哭诉她的痛苦的时候，伊鲁蒂亚诧异自己竟然没注意到她的健康越来越糟。托玛萨瘦得都快成了骷髅了！然而，伊鲁蒂亚却以这种想法来为自己开脱：“托玛萨从来都不埋怨！”

这种辩解是自欺欺人的，目的是想否认有一种带吸引力的感情占据了他的心灵，有一种想法侵入了他的精神，有一条绷带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对周围的事物不闻不问，却对混乱的内心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看得格外分明。

实际上，托玛萨并不是时时都在哭号，主要是近几周来，被伊鲁蒂亚的漠不关心弄得伤心了。她是多么经常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来表示她的哀怨啊：“过去的托玛萨还剩下什么呢？一个影子！”

伊鲁蒂亚又向老太婆提起他头天晚上的许诺：

“昨天我从街上回来时，我答应了你，让你所喜欢的加拉加斯医生，科班出身的大夫给你检查一下。好啦，今天就到，我这就出去把他给你找来。”

接着，他象无可奈何地为别人作出牺牲，只指望人家感

激他一下的人那样问道：

“你高兴吗？”

是的，托玛萨对这慷慨的许诺感到高兴。她对西里洛·马塔莫罗斯的全部信赖已经化为乌有。她甚至不愿意人家再对她提起这位土医生。

“卡米洛，别跟我提马塔莫罗斯的名字。我再也不喝他一滴药水，不用他一片草药了，不然我就要死了。他那破玩艺儿连一刻钟的痛苦也没替我减轻过。”

他们从餐桌边站了起来。她，现在充满希望，病能治好了，至少会好转一些。他，对自己也很满意，自以为慷慨无私，有侠士风度。

当他阅读在窗口从卖报人手中买来的《消息报》时，有人叩着铁门环在叫门，那是贝罗特兰，既有耐性又很机敏的泥瓦匠。用雇工们的话来说，他钻进了伊鲁蒂亚的肚子，因为他从不顶撞伊鲁蒂亚，而是顺着他的性子，懂得怎样赢得这个不信任人的人的信赖。他对伊鲁蒂亚的影响日深，对高利贷者在加拉加斯倒卖和粉刷翻新房产的生意，手也伸得越来越长了。

贝罗特兰刚进屋，门环又响了。泥瓦匠出去把门打开，进来的是邻居的一个女孩，手里提着一只空鸟笼。

她腼腆而不安地说：

“我来是想求你们看一下，我家养的一只鸟儿是不是飞到这边来了。”

“进来吧，小姑娘，”伊鲁蒂亚简直象慈父一般回答，“你

自己找吧。但你什么也不会找到的……今天早晨，有一只红黑双色的鸟儿在那瓦片上面……”

“就是它。”

“后来它朝杨树那边飞去了。”

小女孩笑了笑，朝木料堆——一个牛栏——走去，那边有十几棵杨树，翡翠似的枝条直指碧空。

十分熟悉伊鲁蒂亚的贝罗特兰，对堂卡米洛态度和蔼地对待小女孩，并让她到牛栏去找小鸟，十分惊讶。泥瓦匠从伊鲁蒂亚家里出来，沿着人行道走的时候，还在问自己：

“堂卡米洛到底怎么啦？他好象变了一个人！”

贝罗特兰走后顶多半个小时，伊鲁蒂亚便出门上街了。他去给托玛萨找医生。

他来到坎德拉里亚广场时，望着大挂钟：九点。

堂卡米洛停住了。朝哪边走呢？请什么样的医生呢？从昨天晚上起，伊鲁蒂亚就打算随便找一个实习医生，随便找一个刚毕业的年轻大夫，最好是尚未毕业，没什么心眼儿的医生，钱会要得少些。糟糕的是，这样的医生他一个也不认识。他想跟在一个医科学生后面到大学去，但他站住了，这些大学生都是笨蛋，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他不愿冒这个险去受大学生的愚弄。于是他想起了医院，找个实习大夫。对，医院的实习大夫，找个勤奋好学而穷困的小伙子，已经行过医的小伙子，而不是象大学里的学生哥儿那样光有书本知识的小伙子。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果断地走了几米，想到巴尔加斯医院去，却又止住了脚步，低头沉思：医院离得这么远啊！“而且，”他想，“这些小鸡会自以为是大公鸡的。”堂卡米洛这样形容医院的一位见习医生，怕他会象一个正式医生那样收费高昂。

他又想起了西里洛·马塔莫罗斯的好处，为土医生在治疗托玛萨时的失误和托玛萨对土医生的成见感到惋惜。真可惜！因为，无论如何，西里洛象最有名的大夫那样了解风湿症。西里洛·马塔莫罗斯一点儿也不笨。这个“怪人”行医的成就已经不是用双手的指头算得过来的。伊鲁蒂亚本人也不止一次地相信过西里洛啊！当他身体过度劳累而向马塔莫罗斯求医的时候，不正是西里洛把他治好的吗？还有托玛萨，就是现在咒骂西里洛，甚至连西里洛的影子都不愿见的这个托玛萨，不应当感激西里洛以前对她的治疗吗？

他觉得托玛萨对这个好庄稼汉固执的成见不公平。一句话，这个好人对人总是尽其所有：学识，药品。给的时候也不摆架子，不讨价还价，总是免费赠送。伊鲁蒂亚想最后一次去问问马塔莫罗斯，看看他“能还是不能”治好老太婆的病！不管怎样，问他一下也不会失去什么。

作为一个实干家，在脑子里决定一件事情就等于实行了它；伊鲁蒂亚是说干就干的人，遇事只要三思之后，多疑的气质允许了，就把思想付诸行动。他顺着坎德拉里亚街往下走，决定步行到位于查卡奥邻近村子里的马塔莫罗斯家里去。

“刚才，”他想，“我觉得巴尔加斯医院远，那是因为决心

末下。现在我肯步行到查卡奥甚至更远的地方，不论多少里格我也肯走着去。”

确实，他劲头十足地迈开大步，愉快地越过一个又一个街区。

他轻快地走了一程，来到大街的叉道口。一条道路笔直通到中央火车站，右边那条则弯弯曲曲地岔开。沿着这条弯曲的街道往下走，便通到克夫拉达·翁达贫民窟，再往前，街道就开始变为公路，萨瓦纳·格兰德公路，查卡奥公路，佩塔雷公路等等。

伊鲁蒂亚本想步行到查卡奥的。但一见路上尘土飞扬，太阳也开始烤人，这样走法会弄出毛病来，一往一返要花好多时间，他就想到了火车，花五十个生太伏把他拉去，再花五十个生太伏把他拉回来，一个小时就行了。况且，坐火车去可以避免奔波的辛劳，不磨损鞋子，也用不着在那蜿蜒曲折的路上，在滚滚尘埃之中，在正午酷热的阳光下，浪费一个上午。

他选择了坐火车。

伊鲁蒂亚抵达车站，开出的不是火车而是电车。

他到售票口去打听了一下。火车电车价钱一样，他就坐了电车。

坐上这种车在野外散步是多么惬意啊！

电车起初沿着蜿蜒起伏的浅灰色平原奔驰。处处可以看见深红瓦面的白色别墅。

雄伟险峻的山脉伸展到起伏的平原上就不见了。这是安第斯山脉的分支，它把加勒比海同加拉加斯谷地隔了开来。铁路同山脉并肩平行，巍峨的山脉以绵延的山势伴随着旅客。险峻的陡坡煞是好看！在阳光下闪烁的急流时隐时现，绿色植物铺满了山坡，间或也露出由于罪恶的刮削而造成的灰色斑块，恰似秃顶一般。

尽管伊鲁蒂亚不是画家也不是诗人，就象他不悦时对卑贱的安德烈斯·拉塔所说的那样，这时却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山脉的最高峰：阿维拉主峰。

电车停住了，把他吓了一跳。

他注意到：已经来到了萨瓦纳·格兰德。别墅渐渐多了。右面，公路与铁路之间，座落着一簇簇农舍，栅栏上爬满了牵牛花，门前都有小花园。左面，靠着山脉，望得见中间有片果林，一幢白色的别墅和一架也是白色的风车，在绿树梢上舞动着它那雪白的翅翼。绿色的果树林里，有正在成熟的黄铜色桔子和果肉呈玫瑰色的番石榴。黑色的大肚子番荔枝正在炼制它发酸的蜜汁。

电车继续沿着田野奔驰。由于向右斜驶，它离山脉远了，而在甘蔗田和玉米地中间前进。伊鲁蒂亚目不暇接，望着阳光照耀下玉米的绿色茎秆和甘蔗柔软的矛状长叶。

电车在田野里又停了下来。查卡奥到了。

长腿的伊鲁蒂亚下了车。

镇子离那儿还有两三分钟的路程。堂卡米洛钻进一条通向镇子的小巷。镇上房屋稀少，被公路隔成两半。

公路上尘土飞扬，路边小房子的白色墙壁也染成了深赭色。这些用石灰刷过，被尘土和雨水弄上大块大块污渍的小房子，都显得老朽不堪，同青春常在的田野景色形成鲜明的对照。

但在伊鲁蒂亚眼里，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赏心悦目。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散步，他不是天天都能这样偷闲享乐的。对镇子的白色墙壁，绿色庄稼以及蔚蓝的天空，都不能白白放过，哪怕仅仅是多看几眼也好。

四　壮汉的大出血

堂卡米洛毫不费劲地找到了土医生的杂货铺。这个杂货铺是家喻户晓的。问到的第一个人就告诉了他杂货铺在什么地方。

伊鲁蒂亚从门廊里透过敞开的门，或者不如说，透过门洞的空间，隐约望见马塔莫罗斯在食品柜台边，右手握着一枝铅笔，面前摆着一张纸，脸冲着柜台在算账。

砖铺成的路面上，一条喜欢日光浴的狗，趁着和暖的阳光，美美地晒着太阳。一只鲜红鸡冠、威风善战的公鸡神气活现地踱着步，后面跟着一只白母鸡和一只花母鸡。年轻助手在驱赶苍蝇，挥舞着一束绑在竹枝上的长长的纸条，从这边赶到那边。苍蝇呢，也从这个角落飞起，到那个角落落下。灯管上一个个小黑点是它们留下的痕迹。

西里洛·马塔莫罗斯认出是堂卡米洛，顿时神气起来，猜到了来客的目的。遗憾的是店铺里没有挤满顾客，不象下午雇工们收工时来店里闲聊，喝上一盅或几盅烈酒润润喉咙时那样，也不象早上邻近的厨娘和佣人蜂拥而来购物时那样。真可惜！

"堂卡米洛，您到这里来啦？"

"是的，先生。我到这里来了。"

"病老太婆怎么样了？"

"老样子，不见好。我就是为这才来的。"

"堂卡米洛，您为什么不打电话来呢？您知道，我可以象闪电一样赶去的。"

"多谢了。我愿意亲自来。我给您说说吧。"

堂卡米洛扫了这店铺一眼。房子不坏。马塔莫罗斯该有几个钱。"这杂货铺值多少钱呢？"伊鲁蒂亚问自己。他想知道这些货是否好卖，就问店老板：

"您的货色真齐全。过路的人多吗？就是说，买东西的人多吗？"

"过路是过路。歇不歇脚又是另一回事。"

西里洛详细讲开了。再往前一步就是加拉加斯，歇脚的人很少。

"邻居，雇工，农场主……他们总会来买点什么的。"

马塔莫罗斯继续讲着。

雇工们是这个店铺的靠山。至于那些富裕的邻居，他们几乎什么都从首都成批买来。然而，马塔莫罗斯没什么

可抱怨的。公路旅程这么长，多少总有点儿收获。河里流过这么多水，还能一点一滴都不落到这店铺里来？

西里洛·马塔莫罗斯边走边向伊鲁蒂亚作介绍，伊鲁蒂亚则三下两下飞快地把店铺的底细估摸得一清二楚。

漆成灰色的木柜台，上面铺一层用铜头钉子钉住的锌板：二百博利瓦尔。

柜台上一副带铜秤盘的秤，秤旁一卷生烟叶，一大罐咖啡。过去一点儿，靠柜台末端，有两只玻璃橱，一只装廉价的面条和甜食，另一只装针线杂货之类：二百博利瓦尔。

粮食和其它货物的货架下面是一个个鼓出来的大小相等的方格，方格下的支架又被分成水平方向平行的小格：二百五十博利瓦尔。

支架的每一个或每一组小格里，放的东西都同它们上下左右各格不一样。其中有一组小格装着沙丁鱼、豌豆、鲑鱼、大牡蛎以及各种罐头：一百五十博利瓦尔。

另一组小格摆的尽是容器和大小瓶子，各盛着食油、醋、红酒、烧酒：一百五十博利瓦尔。

又一组格子里面，放着玻璃器皿及瓮器、杯子、锅、带把小锅、粗陶器：六十博利瓦尔。

还有一组格子里面，是蜡烛、火柴、香烟、雪茄：六十博利瓦尔。

地板上，一个个装满玉米、黑豆、菜豆和大米的口袋敞着口。干鳕鱼越来越干瘪。一张皮子下面堆着发黑的纸张。一箱箱的煤油，一盒盒的汤粉、通心粉和各种意大利面条，

全堆在那里：一千博利瓦尔。

一根小椽木上，挂着一串串大蒜和洋葱，很象做成标本的蛇。墙上吊着一捆捆的砍刀、剪枝刀、小锄和其它农具：三百博利瓦尔。

到处是钉子、火药、锤子，一包包的爆竹，一束束的烟花，一捆捆的绳子：五十博利瓦尔。

货架顶上几乎碰着天花板的地方，是一捆捆的缰绳、铁丝、笼头、后鞦、驮鞍，以及一对熨斗和一个小火炉，恰似被幸运之神捧上至尊地位的暴发户在那里称王称霸：五百博利瓦尔。

伊鲁蒂亚还看见在伸手便能触到的低矮架子上，有一些大嘴瓶子。那是雇工们干活时喝的各种色酒，有白色的透明甘蔗酒，淡红的库库伊酒，绿色的水田芥酒和薄荷酒……

他还看见，一块平板上摆着两块干酪，已被切过了。一块是马拉凯干酪，乳渍渍的，挺新鲜；另一块是比较便宜而发硬的雅诺干酪。离它们不远，一听大肚子美国黄油罐头已经开始零售。这是用石油制做的人造奶油，是美国佬不在它那猪猡们的国土上销售却出口到傻瓜们的国家来卖的毒品罐头。这听美国佬脂肪，加上一串熟香蕉和那两块奶酪，在伊鲁蒂亚看来，不值什么：七十至八十博利瓦尔。

堂卡米洛总估了一下："我不是商人，也许我会估错。但西里洛·马塔莫罗斯的这些食品家什等物，一共值三千博利瓦尔出头。"

他寻思："大概他是从加拉加斯的商号那里借贷来的，准是从某个德国奸商那里贷的款。这些奸商借口货物是以贷款形式拨给他的，每样东西的价格至少会高出百分之五十。而且，那些要过秤的东西在过秤时必然作弊。这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此人不得不为这三千博利瓦尔的物品付出近七千博利瓦尔。换句话说，假如他继续做这种倾家荡产的买卖，就必须终生劳碌来养肥德国佬或加拉加斯的其他吸血鬼。"

西里洛诚恳地向伊鲁蒂亚介绍了店铺之后，又把他领到内室。

西里洛把他带出店铺，让他从一个通向住房的侧门走了进去。堂卡米洛突然置身在一间乡村式的客厅里。西里洛，这么肥胖这么矮小，挨着这么瘦高的堂卡米洛，活象桑乔·潘萨挨着堂吉诃德。然而，其中又有何等的不同啊：这里的理想主义者和无私的人是"桑乔"，而具有实用意识，不，是实用意识的立方的人却是"堂吉诃德"。

这房屋，对乡下人来说，算是不错了。它不是那种破土房，不是顶上铺干草的茅屋，也不是汤姆大叔的草棚，而是一幢用石块垒砌白灰粉刷的漂亮住宅。室内井井有条，清洁明亮。看得出这个家庭有一双勤劳妇女的手。堂卡米洛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好奇地说：

"好漂亮的房子。马塔莫罗斯朋友，一座这样的房子在这儿值多少钱？"

西里洛估了个数目。那个夏洛克式的老家伙知道房子是店主的，便叫了起来：

“您知道这房子在查卡奥可以怎样捞钱啊。”

“房子是我父亲留下的。”店主回答。

“啊，继承来的？”

“是的，先生。房子后面那块空地也是，约有二万平方米。”

他们围着一张深色小桌，在黄漆木摇椅上坐了下来。内室里隐约传来女人的声音。马塔莫罗斯急于谈看病的事，一坐下来就问：

“堂卡米洛，您的病人怎么啦？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托玛萨情况不好。”

“可是，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吗？恶化了？她到底怎么啦？”

堂卡米洛没有回答，却问他：

“马塔莫罗斯朋友，我希望您实实在在地回答我，您有没有把握治好托玛萨？”

如果是一个明智的人，在作出回答之前，一定会犹豫一下。大概会考虑考虑，当然不是抽象地把风湿症本身作为疾病来考虑，而是考虑到病人托玛萨，考虑到托玛萨得的风湿症，考虑到这位特殊病人的事儿随时都会变得麻烦复杂。西里洛·马塔莫罗斯却不是这样，他想的是疾病本身，而不是谁得了这种病。想的是风湿症，而不是托玛萨。治愈和减轻这种病痛的本土药方药物，他都背得出来，并且成功地使

用了几百次。于是，他果断地吹嘘道：

“我能不能治好这病？我看我是能治好这病的！我知道什么是风湿症，并且知道怎样才能治好它！我治好过风湿病人嘛！您看：加拉加斯的堂娜荷塞法·莉娜蕾斯有一名女佣，她……”

他正津津有味地准备讲下去时，伊鲁蒂亚狂喜地打断了他：

“我早就这么说！马塔莫罗斯对这些最在行了。能使瘸子行走如常，能叫缺胳臂的人撂倒整个牧场的公牛。”

于是，这位夏洛克式的伊鲁蒂亚便向土医生详细叙述起来：托玛萨这儿疼那儿疼，行动怎样不方便，夜晚的湿气和黎明的寒冷使她受尽了折磨，眼见她一天天明显地消瘦下去，她对马塔莫罗斯的药方已经不信，连他堂卡米洛·伊鲁蒂亚本人，是的，先生，连如此相信西里洛的堂卡米洛·伊鲁蒂亚本人，也几乎想去找一名带有学院帽缨的专职医生了。最后来打听一次的念头挽救了这一局面。现在他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去，连一分钟也不用去想什么别的医生和药铺了，因为他绝对信赖马塔莫罗斯的忠厚正直，绝对相信他的经验和本土的药方药物。

西里洛惊讶不已。他如大梦初醒，痛苦地领悟到那位女病人险些儿逃避开他的治疗。对此，他丝毫也不怀疑！不幸往往是这样不宣而至的。西里洛的两道黑眉越锁越紧，使这可怜人的脸带上一种悲惨的神情。

出于对堂卡米洛的感激之情，出于对本土医药的偏爱，

也为炫耀他的知识和巩固他在伊鲁蒂亚心目中的威信，西里洛·马塔莫罗斯立起身来，邀请这位夏洛克跟他去。

“堂卡米洛，您到这边来。您会看到我是不是有办法斗倒风湿症。”

堂卡米洛迟疑不决，以为自己失策了。他猜测马塔莫罗斯是要给他念一篇什么东西来整他，便推辞说：

“我的时间有限，不想误了下一班火车。”

西里洛不容他争辩，不理睬这种借口。火车时时都有，也不会耽误堂卡米洛很多时间。

“过来，”他激动地又说了一遍，目光凄然，口气却很坚决，样子阴沉得可怕。“您过来，然后再告诉我，我是不是能治好风湿病……”

他似乎在发出一场挑战。

“我不是说风湿病，而是指疥癣、梅毒、黄热病、疟疾、斑疹伤寒……”

堂卡米洛无法推辞了，只好跟着马塔莫罗斯走向内室。马塔莫罗斯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他眉毛竖起，头发又短又硬，象刷子上的鬃毛，目光残忍，模样十分凶狠……

“……黄热病、疟疾、斑疹伤寒、猩红热……我全都有方可治。象所有的人包括最聪明的人一样，我唯一可能搞错的，是在诊断方面。有些病的症状同别的症状很相似。因为患者不会说他得了伤寒，得了疟疾或黄热病，您就不晓得说什么好，也没办法给他开药。对有些病，如疥癣，就好办些，这种症状看得出来。如痢疾，我从来不会搞错……”

"是的,这闻得出来。"伊鲁蒂亚插嘴说。

"闻得出,也看得出……"西里洛肯定说,仍然带着真正的"马塔莫罗斯"[1] 的神情,虽然实质上他连个"马塔莫斯卡斯"[2] 也不是。"闻得出,也认得出……对于别的病症,我总是自己问自己,而且起初总有些害怕:是猩红热?是麻疹?是梅毒?是癌?可是,我一旦确定了患者的病,啪!我就给他开药,而且药到病除。"

"除非上帝另有安排。"

他们来到一间明亮的房间里,墙壁刷得雪白,两个窗户朝原野开着。一块浅色松木搁板,没上清漆,没涂油漆,也未刷颜色,占满了这间房子。

大搁板的每一分格里,都排列着长颈玻璃瓶,小药瓶,小细颈瓶,圆罐子之类,还有土锅,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器皿上都贴有标签。

房间里还有一件全是抽屉的奇怪家具。每个抽屉正面都有标签,里面塞满了树叶、树皮、树根、干草、枯花、干果之类。

还有些仍然鲜绿的植物放在地板上或用绳子吊着,也许是准备在那里晾干的。帆布袋,麻袋及皮袋子里,胀鼓鼓地装满了种籽、浆果和根茎。

---

① 意为暴徒,打手。

② 意为苍蝇拍。

房间深处的一张桌上，立着一座极精美的天平。另一张较为结实的桌子上，倒扣着一个铜研钵，旁边摆着一根杵和一把切药刀。

这第二张桌子底下，立着一些大瓶小瓶。在它们前面，一个大肚瓶象一名军官站在一列士兵前面，令人敬畏地傲然挺立。

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味，药铺同田野相混杂的气味，从这房间里散发出来。

就差一些被灯从后面照亮的装着五颜六色液体的大嘴壶和不可缺少的酒精，不然，堂卡米洛真以为这是间乡村药店呢。

马塔莫罗斯品味着那间药房将给伊鲁蒂亚带来的惊讶，因为它如果不是比杂货铺更胜三分的话，也是同杂货铺一样的有条有理。突然，他在房间中央止住了脚步，伸出双臂画了个圆圈，带着外露的当然的自豪喊道：

"堂卡米洛，您瞧！"

那副阴沉的神情一下子就不见了。马塔莫罗斯，吓人的马塔莫罗斯，现在满面笑容，心满意足。连他那刷子般的头发似乎也不那么硬了。

堂卡米洛惊叹起来。

"这才是个药店！"

"可不是嘛！这儿什么都有。说得出名儿的全有。您再看看这次序：这是腐蚀性的；这是滋补用的；这是抗痉挛

的；这是发汗的；这是退烧的。”

西里洛用食指逐件逐件指出每样东西的名字，大搁板上的每一个部分和贴在每个格子上的标签。

堂卡米洛·伊鲁蒂亚几乎是被这个土医生逼着细细地察看标签，读着标签上的字："麻药"，"通经药"，"软化剂"，"凉药"，"解药"，"散毒消肿药"，"泻药"，"利尿剂"，"祛痰剂"，"通气提神剂"……

堂卡米洛对那讨厌的颠过来倒过去的察看腻烦了，便半讥讽半认真地打断了马塔莫罗斯：

"马塔莫罗斯朋友，您有这么多软化剂，散毒消肿药，麻药和通经药，怎么没能使可怜的托玛萨变得象个新人一般呢？"

"堂卡米洛，我们正要谈这个。我只能做前面说的，别的就要看造物主的本事了。"

他走近大柜台的一角，逐一指着几样东西说：

"您看见这些粉红的花，果壳和树皮了吗？"

西里洛不等回答，接着又说：

"这都是科佩伊树皮和果实。它的果壳和树皮治风湿痛最好不过了，把它们熬成汤，用来洗澡。我最初给托玛萨的是果壳，没见效。我就用了树皮。同时我还给了她布卡雷树叶和蓖麻叶让她贴在两边太阳穴上，治她常犯的头痛。头痛有时也可能是胃引起的。我还给她服了几次阿勃勒荚[1]果让她泻，让她用瓜马乔灌几次肠。"

---

① 一种热带树，开黄簇花，果实可入药。

“可问题是没见好转，马塔莫罗斯朋友。”

“得经过一段时间。药的效用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到的。托玛萨的风湿病也不是昨天才得的，您怎么能让它一下子就好了呢？”

“我只要她痊愈，越快越好。您说说，除了科佩伊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抗风湿药可以让托玛萨试试吗？”

“我想是有的，马托①根就可以。”

“什么根？”

“马托根。还有更好的呢。”

伊鲁蒂亚十分奇怪，居然还有比马托根和科佩伊更好的治风湿的草药，西里洛却没拿出来治托玛萨。他真诚地说：

“马塔莫罗斯朋友，您肯定没有这种好宝贝吧。”

西里洛指着科佩伊那一组格子里的一种皱皱巴巴的东西，神气地叫道：

“这就是那好宝贝。”

伊鲁蒂亚贪婪地睁大他那敏捷贼亮的眼睛，拳起那双钩子一般的手，恰如兀鹰准备好利爪去捕捉它的猎物。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问。

西里洛开始讲给他听。

“这是一种叫做塞雷伊波树②也叫瓜特马雷树的果实。在共和国中部没有瓜特马雷。这种树只在我们瓜亚纳州的

---

① 委内瑞拉的一种灌木。

② 委内瑞拉的一种寄生植物。

卡罗尼山上才有。”

“那您这里怎会有这种果实呢?”

“我是从尤鲁亚里地区弄来的。我自己花钱,通过布隆家从瓜西帕蒂给我寄来的。”

伊鲁蒂亚马上想让马塔莫罗斯把卡罗尼的塞雷伊波或瓜特马雷给他。

对这又干又瘦的老家伙的不知羞耻,西里洛笑了笑,一本正经地说:

“还需要加工。这样拿去是没有用的。”

“那您就给弄弄吧。”

然而,他想到加工塞雷伊波或瓜特马雷也许要很长时间,而西里洛会无情地趁机对他详谈委内瑞拉的全部药物,便改变了主意:

“见鬼,已经晚了。”

他想对马塔莫罗斯显得客气些,又补充说:

“已经太晚了……您就别麻烦了。”

“不,对我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麻烦,”马塔莫罗斯回答。“可是加起工来很慢。您想想,我要用甜酒把它泡好,让托玛萨每次服十五至三十滴。为了更见效,我还要给她擦塞雷伊波。您知道,我总是坚持不懈地直接向病体进攻的。就得这么办。胳臂痛吗,那就治胳臂!胃不好吗,那就治胃!您是了解我的。”

“我想我明白您的意思。”

堂卡米洛一心想走。既然已经知道托玛萨可以治好,

在这店主兼土医生的家里就没什么好做的了。但是，毫不动情而又懂科学的马塔莫罗斯，说什么也不愿失去这样一次良机来显示他的知识和神奇的草药。

“堂卡米洛，您到这边来，这是库尔塔。用它泡着喝并制成膏药贴，可以治梅毒。”

马塔莫罗斯讲了用库尔塔治愈的许多好例子。附近有一百个贪心的雇工都是他治好的。

“这个，”他拿出一个小包，不歇气地讲下去，“这个是把叶子捣烂后兑酒喝的。这是印度梅，治伤寒。要治黄疸病，这儿有黄黄的虽然已经发干却仍然香喷喷的花。这也是从瓜亚纳来的。这些花的树叫卡内斯托伦达斯。”

伊鲁蒂亚掏出表来。马塔莫罗斯装作没看见。他把手放到一个大肚子旧橄榄瓶上，瓶里装满了一种干枯的植物，继续详尽、认真而可怕地介绍他的药物学：

“这是琉璃苣，委内瑞拉有些地方也称它为蝎子尾或雌鹦鹉。有点象天芥菜，在外国常常叫它印度天芥。这种植物的汁，加上点儿盐，就可以治疥癣。用它泡着喝，可以减轻痔疮的痛苦……”

远处一个女人的声音开始在喊：

“西里洛，西里洛！”

这是马塔莫罗斯的妻子。马塔莫罗斯象刚才装作看不见那样装聋作哑。他现在有客人，也不看看时候，就为了件什么傻事来打断他，最可笑不过的女人呵！

不耐烦的伊鲁蒂亚咬着指甲，想乘机摆脱那喋喋不休

的实用药物学。

“马塔莫罗斯朋友，”他说，“有人在叫您。您不用管我了，去吧，您快去吧。”

西里洛认定这是他女人的愚蠢行为，一分钟也不愿浪费，继续给伊鲁蒂亚讲解。

“有些植物，只有在新鲜时才有药效。比如伊格罗特①，它的胶或汁，刚流出来时用来拔牙，能连根拔净，比牙科医生强多了。”

“我知道，”伊鲁蒂亚说，“有时还能一下子拔掉两个……不管病人愿不愿意。”

马塔莫罗斯听见又有人在叫他，还是装没听见。

“我用马托根治闭经，疗效极佳，简直同发了酵的龙舌兰酒或龙舌兰汤一样，但要加进布鲁斯卡②根。至于利尿剂，我有……”

马塔莫罗斯无法再讲下去了，有人在猛烈地敲门。他满脸不高兴地出去看了一看。他女人悲切地对他说：

“他们带来了一个受伤的人，在那边，临街的门那边。”

马塔莫罗斯象着了什么魔法，神态为之一变。他那穴居野人一般的面容突然现出一种几乎是欢乐的表情。一个受伤的人，也许是快死的人。何等的幸福啊！

他跑向大门，顾不得理会伊鲁蒂亚，把他撇在药房里，

---

① 美洲一种榕树，木质黄白，可用于造船。

② 加拉加斯的一种豆科植物。

连一声抱歉或解释都没有。

负伤的是查卡奥附近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和母亲一起站在门口。

一见马塔莫罗斯，老太太就哭诉起来：

“他给马儿铡草的时候，让铡刀切掉了两个指头。真吓人啊，西里洛，你看能不能帮他点儿忙。”

马塔莫罗斯让老太太和那壮小伙子进屋来。

他解开绷带，那是一块被血染红了的手帕，伤口马上露了出来：食指被狠狠地削掉一块，变得象根铅笔那样尖尖的。拇指和中指也伤了。切得真厉害！

“伤着大血管没有，西里洛？”母亲问。

西里洛的唯一回答是高喊：

“水……来块海绵……”

一个金属脸盆盛着满满的水递到他面前，一块海绵象座小岛那样在盆里漂浮。

伊鲁蒂亚被这阵混乱所吸引，来到西里洛这里。西里洛的周围是他的女人、一个女佣、那个乡下小伙子的母亲和两三个进来看热闹的人。西里洛清洗和察看伤口。自私的伊鲁蒂亚打算随便找个借口溜掉，他不愿意看别人的痛苦，因为那会使他想到自身的痛苦，甚至会以为正在往外冒血的是他自己的一根切断了的血管。

“马塔莫罗斯，您忙吧，请允许我……”

受别人对土医生的尊敬和信赖的感染，堂卡米洛对土

医生的崇敬此刻也不知不觉地增加了。这就使西里洛的权威，也在拜倒在其慈善事业之下的芸芸众生面前得到了巩固。因而，西里洛对他一贯尊敬的高利贷者，也必须以礼相待，于是，他回答说：

“让您走？不，堂卡米洛。我什么也不让。我陪您到车站去。这事儿一会儿就完。您瞧瞧这血流得多厉害，您很快就会看见它好了。”

受伤的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他母亲本想详细讲讲事情经过，也不吱声了。

马塔莫罗斯吩咐他女人：

“喂，你给我把装阿波罗水的瓶子拿来；你知道它放在哪里。”

瓶子刚拿来，土医生就急切而愉快地倒了几滴在那只负伤的手上。

那只手依然血流不止。

尽管阿波罗水不停地浇，过了一二分钟，血还是不象要止住的样子。西里洛·马塔莫罗斯便亲自到药房去了。

过了一阵，他回来了，手里拿着研钵。

研钵里有些奇怪的叶子，叶子的一面是紫色，另一面是亮亮的绿色，好象新鲜的一般。他开始在张着嘴巴而对他十分信服的人群面前捣烂这些叶子，一边对那左手还滴着血、脸色苍白的壮小伙子反复说：

“你瞧吧，一会儿血就止住了。”

“他的手会残废吗，西里洛？”那位当母亲的鼓足勇

气问。

西里洛含糊地耸耸肩，不愿意回答，因为他不想承诺什么。

大家都静静地看着治疗的过程。

马塔莫罗斯继续捣着叶子。突然，他对他女人说：

“喂，给我拿些麻布来。”

他脑子里可能又有了别的主意，因为他又说了一句：

“别拿到这里来，拿到药房去。”

他把伤者扶起来，一起到那间堆满草药的房间去了。他要伊鲁蒂亚陪着去，而且只要伊鲁蒂亚一个人陪。老家伙虽然不情愿，却也无法推诿。

其余在场的人，又好奇又失望，十分羡慕这种荣耀。

他们议论开了。

为什么马塔莫罗斯决定把伤员弄走而不是象开始时那样在众人面前进行治疗呢？是为了不让当母亲的看到手术的过程？还是因为有人说了什么话使他生气了？谁也没说过一个不合时宜的字啊。但是，马塔莫罗斯却似乎突然生了气。他这个人哪，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别人以为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却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马塔莫罗斯离开那里时真象个魔鬼：黑沉沉的眉毛下目光阴郁，一张脸活象阿尔及利亚的海盗。

过了好几分钟。

终于，健壮的小伙子出来了，胳臂上吊着绷带。他的后面，是马塔莫罗斯和堂卡米洛。

伊鲁蒂亚对西里洛的医术心悦诚服，他想了解刚才用来治疗的植物叫什么名字。

“叫做‘紫草加紫草’。”土医生说。

伊鲁蒂亚离去的时候，对马塔莫罗斯在药理、治疗以及临床方面的能力深为信服。

当他饿着肚子，一身是汗回到家时，已经很迟了，骄阳似火。他什么都顾不上，就先对害风湿病的老太婆用敬佩的语言讲起止住大出血的事来，完全沉醉在对马塔莫罗斯的药房的赞颂中。

“明天或后天，”最后他向托玛萨担保说，“西里洛·马塔莫罗斯就会用一瓶药水带来你的健康。那是从瓜亚纳弄来的一种奇妙的草药，贵得很。这次我一点儿也不怀疑：马塔莫罗斯能够治好你的病。”

托玛萨疑惑地摇摇头。她还是说出了怀疑的话。但是，由于伊鲁蒂亚一再坚持，由于她一直习惯于相信伊鲁蒂亚，服从伊鲁蒂亚和敬佩伊鲁蒂亚，这憔悴的老太婆闭口不说了。甚至在她内心深处，重新生出了几丝痊愈的希望。马塔莫罗斯能够治好她。为什么不能呢？上帝是全能的！

五　智利公使馆的随员所知

阿瓜隆加妹妹家的大厅里，伊鲁蒂亚同罗萨乌拉正在闲聊。奥尔加·恩梅里奇则在窗边悄悄地监视着他们。走

廊里，埃乌费米娅与阿尔西拉则在做针线。大厅通走廊的门敞着，传来女人亲切的轻声细语。离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不远的两根柱子之间，高悬着一只黄铜丝编成的鸟笼，一只金丝雀在笼子里婉转啼鸣。这是下午五点钟。

高利贷者十分生气。四十八小时后，圣特雷萨的那所阿瓜隆加姊妹要搬进去的房子就粉刷好了。再过四十八小时，最后一遍灰浆一干，一切便都就绪了。“统共，”伊鲁蒂亚重复说，“还剩四天，搬迁的日子却还没定。”

不仅阿瓜隆加姊妹搬入新居的日子没有定，连奥尔加的婚期也没有定。按阿瓜隆加姊妹的意思，这婚礼要在她们将永远离开的这所旧宅里举行。

伊鲁蒂亚絮絮叨叨地对罗萨乌拉抱怨这种乌龟走路一般的慢腾劲儿。

“起初那么急，可您看现在这个劲儿。房子弄好了，你们又毫无理由地拖拖拉拉。”

“堂卡米洛，慢慢来嘛。我们早几天晚几天搬，奥尔加今天结婚还是明天结婚，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罗萨乌拉答道。

伊鲁蒂亚简直不明白罗萨乌拉为什么不理解他的意思。

“什么对我没有关系！您没想到这中间有我的利益吗？”

“您的利益？”

“是的。你们同我谈妥了一宗交易，对不对？正是因为

这宗交易，为了给你们一所体面的房子，我花了钱，花了许多钱。”

齐畜鬼压低声音补充说：

“老天知道这一切我都是为了您才同意的。”

罗萨乌拉不许别人对她提这种事。

“伊鲁蒂亚先生，这是瞎扯。我想您是要使我难堪，而且您毫不费事就做到了。您同意这桩买卖是为了您自己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我。过去我对您来说还是个陌生人。另外，除了一位先生仅仅出于礼貌对一位女士献的殷勤之外，我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接受您或者任何人的别的什么好处。”

伊鲁蒂亚意识到自己的冒失，急忙笨拙地解释了一番。若是一个善于识透他心思的人，此刻准能看到他内心充满了尊崇、敬仰和同情……阿瓜隆加姊妹……尤其是罗萨乌拉……总之，他的感情远胜于言词。

“哼，真象个小学生。”

“您别挖苦我。”

“我没有挖苦人！可是，您逼着我们搬迁，又提到您的利益，这还不够吗？”

“不，不是这样。你们如不尽早搬，可就害了我啦，因为圣特雷萨那所房子我既不能出租也不能出卖。为了这所房子，我投下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哪。如果是卖给别人或租给别人的话，我就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弄它了。眼下呢，这笔钱等于白投了，天天搁在那里不动弹，连一个子儿也赚不到。”

堂卡米洛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复杂。他想尽早到手的是阿瓜隆加姊妹的住宅。末了他只好对罗萨乌拉说：

“从你们搬迁之日起就应当属于我的这幢房子，你们不腾出来，我就无法拿它派用场。您瞧，拖延搬迁是不是害了我。”

罗萨乌拉不大相信伊鲁蒂亚的话，也不大愿意理会他的解释。但为了避免新的讨厌事儿，她使出那种遇事绕着走的典型的女性战术赋道：

“伊鲁蒂亚先生，您再忍耐点儿，因为您是好人。”

“好人，对啦。人好并不等于在对我，对你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的情况下去浪费时间，损失金钱，或者不去挣钱。那样做的人不是什么好坏问题，而是无能。”

伊鲁蒂亚走后一会儿，约莫六点或六点半钟，罗萨乌拉和奥尔加都来到走廊上。阿尔西拉同埃乌费米娅还在那里交头接耳，一边望着西下的夕阳和落到院里树上的阴影。

甥女走向自己的房间。罗萨乌拉、阿尔西拉及埃乌费米娅开始议论伊鲁蒂亚的态度，议论他急于搬迁和着急的理由。

她们喊奥尔加：

“奥尔加，你来，听听你感兴趣的事儿。”

奥尔加疑心她们要她干什么，便想开个玩笑溜掉。

“嘿，家庭会议？那我是多余的。我预先赞成你们的一

切决定，'预先'① 赞成。"

安蒂玛诺是加拉加斯附近一个小镇的名字。她玩弄这一文字游戏，稚气成了傻气。然而，大家都赞叹起来。这个奥尔加真有她的鬼招儿。但是，她们并没让她溜掉。奥尔加对三位姨妈的心事一点儿也不在乎：

"你们要干什么？想开会？那我们就开个会好了……你们若是愿意，尽管黑着灯开好了，虽然我是愿意你们把走廊的灯点上的。"

她又加了一句：

"我们不是在堂卡米洛家里，也不想象复活节那样摸黑。"

她们满足了她。为了不浪费时间，阿尔西拉一边叫来厨娘的女儿，一边爬到一张椅子上，伸手去拉吊在天花板上的铜制的灯。滑轮一阵响动，铜灯被拉了下来。点着后，阿尔西拉轻轻一推，它又回到了原位。

还站在椅子上的阿尔西拉叫道：

"要有光，灯就亮了。"

奥尔加纠正她说：

"要有光，灯就挂起来了。"

在这个家里，奥尔加不仅一句话就能创造光明，如同创世的上帝一般，而且她的意志就是金科玉律，哪怕是违背埃乌费米娅的权威。然而，尽管她影响力大，尽管她诡计多端，

---

① 西语"预先"(ANTEMANO)发音为"安特玛诺"，此处她故意说成"安蒂玛诺"(ANTIMANO)，含有"反对"之意。

她还是落入了圈套，未能躲开她多么想避开的那间客厅。

奥尔加起初完全不顾埃乌费米娅对古老住宅的留恋之情，比谁都急于催着搬家，后来却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不必着急了。

“以前是因为我要结婚，而现在安德烈斯和我还未定好结婚的日子，我们为什么要绞尽脑汁来想搬家的事呢？”

她们要她同安德烈斯·拉塔商妥婚期；她推说拉塔尚未备齐家具，家具店没有兑现交货诺言，还缺这个少那个。

真是天大的谎话！可怜的拉塔根本没有订做什么家具，而是尽量一点一滴地相继添置：今天买卧房用具，明天买餐厅用具，过一天再买客厅的摆设。

真情到底如何呢？原来奥尔加在前几天晚间的一个舞会上，结识了智利公使馆的一名随员，刚刚来到加拉加斯的一个圣地亚哥青年，并且一开始就同这个圣地亚哥人调起情来。

尽管婚礼在即，尽管象征性的火把已经点燃，但在奥尔加的放荡生活中再添一件艳事，谁都不觉得奇怪。这是最自然不过的，谁都了解她，大家都付之一笑。

智利青年爱上了金发女郎。女郎身材苗条，胸脯丰满，大腿坚实有力，嘴唇含挑逗之意，脖颈及双臂都是那么诱人。她的头傲慢地扬起，一双碧眼时而凶狠，时而温驯……这位肉体与灵魂都渴想着快感的女人，这位梦想着同她所熟知的寻常加拉加斯男人之外的男人去作海外冒险的女人，这位任性、放荡而又自私到骨髓里的女人，这位无所顾

忌的女人，也爱上了圣地亚哥人。他不仅是位风度翩翩、潇洒英俊的小伙子，对她还有一种代表着遥远，代表着陌生，代表着浪漫的魅力。

这是一次快速的浪漫史。短短的十天或十二天里，他们就见了二十次面。在她的这些或那些女友家里，更多的是在拉纤的奇查拉家里，每次会面都是无休无止的谈情说爱。在智利公使馆最近举行的一次庆典中，一次园游会上，他们在美丽的花园里的古树下及最阴暗最僻静的角落里并肩漫步。

"这是向我的独身生活告别。"她为自己开脱。

就在结婚前夕，这种"告别"竟能这样毫不知耻地放荡不羁。原因是她的未婚夫安德烈斯·拉塔远离交际场所；他微贱而且秘密的出身，属于社会中卑贱的阶层之一，只是通过从事政治活动，他的地位才得以提升。除了阿基莱斯·奇查拉这样一两个无所顾忌的政客外，他从不拜访任何人。

智利人佯作不信奥尔加会同意与安德烈斯·拉塔结婚。这么漂亮的金发女郎，会同这么一个肉体和灵魂都那末阴暗的丑男人结婚？在智利从来没有这样不体面的婚事。

安德烈斯·拉塔同奥尔加之间的爱情以及未来的结合，是有来由的。

这个德国人的女儿，是在德国人的学校里受的教育，在她注定要居住的混乱的民主社会的精神环境中自由呼吸，

既没有三个姨妈那样的感情，也缺乏她们那样的思想和爱好。她的三位姨妈是自豪、守家、热爱祈祷如同修女一样的女人。她们有自己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却由于缺乏能力，未能把这些教给这个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女人。

她们由于过分溺爱甥女，对她丝毫起不了影响。不是奥尔加依顺她们，而是她们依顺了奥尔加。这是三位热烈的女神面对着一座冰山；三位克己忘我的人面对着一个利己主义者；三位弱者面对着一位强者。

因此，以社会精华自居的阿瓜隆加三姊妹，虽然身处贫困却从未向任何东西或任何人低垂过她们天真骄傲的头，并且保持着甚为窄小、古老与世袭的社交圈子。这三姊妹为了钟爱这个女孩子，渐渐开扩了自己的思想，确切地说，是渐渐牺牲了自己的观念。正因为这样，奥尔加的这么多女友和她们的兄弟，才能成为这个家庭的座上客。奥尔加才能怀着对爱情的渴求与尽情玩乐的需要，到处参加社交活动。奥尔加才能从十四岁起就有了一大堆浪漫史。奥尔加才能和情人在门背后接吻……奥尔加才能常常避开罗萨乌拉的跟随，独自同前来找她的女友外出，或独自去她女友家里找她们。奥尔加才会被人撞见倒在一个已婚男子的怀抱里。奥尔加才会坚信加拉加斯稍微象样一点的小伙子都不愿同她结婚，——主要是因为她没有财产——因而接受了那位低贱而有野心的黑小子的求婚。她的姨妈们才会在彻夜痛哭之后勉强同意，答应了这门荒唐的亲事。

尽管对甥女的溺爱使她们成了她的玩偶，她们却绝对

不是大傻瓜。她们不傻，只是与这位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女人不同罢了。她们思想混乱，却亲密相处，奥尔加是无法理解的。阿瓜隆加姊妹并不深刻了解恩梅里奇，仅仅了解她的表面性格而已。这三位盲目骄纵她的女人出于愚蠢的尊崇，为脾气暴躁而任性的甥女辩解说："奥尔加真是奇特。"加拉加斯却有着另一种说法，不过不那么委婉中听就是了。

很早以前，加拉加斯就比这三位老姑娘更清楚准确地发现了男人们对这位白嫩的金发姑娘的勾引；发现了这个金发动物不耐烦地要摆脱节制，过分追求自由放荡；发现了这位金玉其外的姑娘冷酷自私，爱搞阴谋，有病态的幻想。

在委内瑞拉农村，当玉米苞刚刚露出甚至还未露出它那金黄颗粒的时候，鹦鹉便从天而降，落到玉米地里。这些啾啾不休，狼吞虎咽的小鹦鹉的嗉囊，成了收获时节最早的谷仓。俗话说："最早熟的玉米是喂鹦鹉的。"奥尔加对情人们来说，也是如此。小伙子们对这个十四岁就成熟了的姑娘象云那样一拥而上。起初，三位姨妈望着这小女孩直发笑。后来，看见新的献殷勤的小伙子们如雪崩似的扑来，才生气了。

"这怎么行。"埃乌费米娅大为不满。

阿尔西拉与罗萨乌拉也随声附和：

"这怎么行。"

"可是所有的姑娘都这样啊。"一些软心肠的太太开导她们。

三位姨妈怕违背了奥尔加的意愿而失去这个任性姑娘

的欢心，同时也因为"所有的姑娘都这样"，便让了步。

过了一段时间，搞起了舞会。随着舞会，又来了满脸胡子的新的求爱者。

于是，阿瓜隆加姊妹又认为窗口和舞会上短暂的打情骂俏，不过是无害的感情游戏，是时髦，是消磨时间的方法。

后来，她们习以为常了。

奥尔加同安德烈斯·拉塔缔结了婚约才使她们明白自己上了当。她们象喝了毒药，痛苦地徘徊了一段之后，以一只受人宰割的小羊羔反抗时发出的软弱无力的咩咩声来抗拒……一切都枉然，奥尔加和无耻的奇查拉把安德烈斯·拉塔硬塞了进来。她们毫无办法，只有哭泣和忍受。

答应这门亲事后，她们决定为甥女牺牲一切。

她们所有不多，而这仅有的一点儿也是给奥尔加的。求爱者，现在已成了未婚夫，是那么贫穷！什么东西能不给他们呢？老处女们甚至想到了明天的某些急需，不是她们而是他们的急需。姨妈们度日所需极少。奥尔加还将带走罗萨乌拉的实心金盒，阿尔西拉的古老翡翠，埃乌费米娅的玉雕，代代相传的库瓦瓜珍珠，祖上留下的所有家具等等。这些东西与其说有实际的或本身的价值，毋宁说更具有感情的与纪念的价值。那些珠子都坏了。于是，她们便商妥把祖传住宅卖掉或换一所随便什么房子，以便能够贴回一些钱来。这样就可以体面地给奥尔加办婚事并留些钱给她花。

安德烈斯·拉塔身无分文，埃乌费米娅常背着奥尔加说："他扒倒不那么会扒，却真是个拉塔[①]。"指的是他无依无靠而且穷得一无所有。

舍弃这幢既当住房又当财产的住宅，是阿瓜隆加姊妹所能承受的最大惩罚。

这一家族的全部记忆，都是与祖先们在十八世纪初建造的这些高墙坚壁联系在一起的。这儿居住过她们的父辈、祖辈、曾祖辈、高祖辈。每个角落都能勾起对这位或那位家人的怀念，勾起由虔诚的传统代代相传下来的记忆。"这间房是某某出生的地方。某某是在那间房里死去的。这株树是某某种的。"

主要是埃乌费米娅常常陷入这些回忆。她从未离开过这座住宅，一辈子都是在这儿度过的。她高高的个子，苍白，多病，镰刀鼻子，灰白头发，饱经痛苦的眼睛，在修道院似的宽大走廊里来来去去，有时在花园里剪枝，有时在妹妹们从未到过的房间里消磨时光。

她好象是这座住宅里的活幽灵。她因舍掉这座可敬可爱的房舍而感到的痛苦，要比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感到的痛苦深沉千百倍。她做的牺牲，也就比妹妹们大得多。因此，虽然她提出为甥女而舍弃这所旧宅，却总是利用种种托辞，竭力拖延迁进伊鲁蒂亚的房子。然而，照她自己的说法，却是已经"真正解决了"。现在她也催了起来，或许催得

---

① 意为老鼠或扒手。

不那么急。但愿那可怜的天使早一些成亲并且获得幸福。

“我活不了多久啦，”她说，“一个多病的老太婆死在哪里都行。”

但她比谁都更不理解，为什么奥尔加就要成亲了，还不赶快定下举行婚礼的日子，也不提搬家的事。

那天下午，罗萨乌拉当着奥尔加的面讲了伊鲁蒂亚的催促后，甥女发火了：

“这个让人笑掉大牙的老家伙，干预我们的私事？让他这个老滑头快些从他窝里搬出去吧。”

“我就是这样问他的：谁给你这个权利来干涉我们的私事呢？”罗萨乌拉应道。但她又说：“假如圣特雷萨的房子弄好以后他还得不到我们的房子，似乎要使他受到损失。”

“他受到损失，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老无赖！”恩梅里奇象发连珠炮一般地说。

她冷笑一下，接着又说：

“让他快些从自己的窝里滚出去吧。”

奥尔加高高昂起金发的头，仿佛发出一场特别的挑战。她双眉紧锁，大大的蓝眼睛里往外喷着火星。

三位姨妈想最后落实一下婚礼的日子。

“我重复过一百次了，”奥尔加没好气地说，“我已经重复过一百次了，安德烈斯还缺少主要的家具，我们还要等。”

于是，脸色苍白、双眼深陷的埃乌费米娅对她说：

“那我们就等等吧。但我起誓，对这团乱麻我是一点儿

也理不出头绪来的。一个月前，你说家具都齐了，连把椅子都不缺了。现在呢，又说主要家具都还没有。我实在弄不明白。”

“您是弄不明白的，姨妈，”奥尔加回答她说，“因为您只明白十八世纪的事儿。”

伊鲁蒂亚对这种拖延觉得蹊跷。埃乌费米娅说搞不明白。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也无法理解奥尔加的暧昧态度。连诡计多端的政客奇查拉，天天与奥尔加谈情说爱的窝囊废安德烈斯·拉塔，都没有弄清楚这个秘密。

要弄清楚这个疑团，只有去找智利公使馆的随员。

六　效忠声明

阿基莱斯·奇查拉退职了。

两个月以前，他就四处奔走，想方设法求见总统和部长们，表示愿意效劳……但一切都白费力气！

四个十五天[1]过去了，奇查拉却连一文钱都没有从国库领到！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首先觉得奇怪的是他本人。在奇查拉善于推算的脑子里，断定政府正在侵吞他的钱。这怎么行呢！

不论是登门求访，接待室的会见，表达忠心的热烈书

---

① 每十五天发一次薪金。

信，还是主动表示愿意效力，拼命要求给个一官半职，照奇查拉自己的说法，“根据我以前为自由党不断作出的牺牲，随便给个什么职位都行”，然而，全都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这使奇查拉醒悟到必须来那么一下子，以便引人注目。

奇查拉会采取怎样的重大行动呢？他脑中熟记各色各样的伎俩，全是那些因失势而逃出来，不甘心自己被从国家预算中除名并渴望重新复职的贪官污吏们使用过的。

他想到要加强伟大的自由党来控制政府。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同党时，大家都取笑红鼻子奇查拉。自由党比任何时候都强大，正在统治着这个国家。是否因为自己没有担任公职，你阿基莱斯·奇查拉就认为自由党没有参加政府呢？

“问题是有许多哥特人① 占据了公职。”大名鼎鼎的阿基莱斯诡辩说。

“许多哥特人占着位子并不意味着自由党的机构从共和国消失了。”人家回敬他。

人家还告诉他，要以党的名义行动，必须取得党的同意，由党的领袖或代表来进行。

奇查拉大为恼火。

“我没有以党的领袖自居，”他说，“虽然我不乏当领袖的资格。”

---

① 指保守派。

可怜的奇查拉，由于妄自尊大，不认为人们从不把他当回事儿，不认为自己只是别人的工具。这一次他却领悟到此计不成，纵然弄到个公职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他又打别的主意。不再是充实强大的自由党来霸占政府，而是换了个点子，想让当时加拉加斯所有退职的自由党人签署一份向总统效忠的声明。

奇查拉对他们讲了这个主意后的一天下午，就把这些人都召集到自己家里来。

大家都去了。而且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表示赞成。但有一个难题：利用什么时机抛出这份效忠声明以求得更乐观的成效呢？

"时机嘛，随便什么时机都行，"奇查拉对多嘴的人叫道，"时机靠找，而且能够找到。"

一名拥护者，一位刻薄的老头儿，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假装无知地问道：

"那么，效忠的理由呢，是什么？是因为让我们退职了？"

奇查拉一肚子火。政治是不能当儿戏的。

"您想，商人会拿买卖开玩笑，企业家会把实业当儿戏吗？我们的实业，我们的买卖就是政治。我们不能拿它来开心。我们向何处去？"

其余的人都点头：

"真的，我们向何处去呢？"

"随便什么地方，甚至劳动也行嘛……"那个爱开玩笑

的人话里带刺地说。

另一名上了年纪的人，严肃稳健，长得象头驴，对阿基莱斯友善而敬佩，反击讥讽者的风凉话说：

“现在别开玩笑了，我们还是草拟一下要签字的声明吧。”

于是，奇查拉神气十足地解开礼服扣子，似乎赞同这位朋友的意见，从里面的衣袋里掏出一大叠草稿解释说：

“我怕耽误时间，也怕临时仓促，所以我先拟了这个……”

他手里挥舞着纸卷又说：

“这份文件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如果你们愿意听一听，以便提出你们认为必要的修改……虽然，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在政界我的实践经验是那样丰富！你们别忘了，在委内瑞拉我什么都当过，什么都当过！除了大主教和总统。”

大家让他念念。

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奇查拉走到大厅门口，微微打一个手势，女仆就象从活动门里冒出来似的端着一把木椅来到跟前：是厨房用的木椅。奇查拉想爬到椅子上去，却没有成功。

那个刻毒的老头凑近身边一个人的耳朵说：

“大概阿基莱斯经常爬的是女仆的身子而不是这把椅子，所以现在他不行了。”

奇查拉胆怯地试着又爬了一次。椅子太窄，而奇查拉

两条短腿上支着个便便大腹，肚子太大了。他最后决定站在椅子后面，扶着椅背，把它当作讲台。他清清嗓门，仁爱地扫了听众一眼，抽动了一下那肉乎乎的红鼻子，晃了一下球一般滚圆的肚子，拿手绢揩揩嘴唇，开始念起来：

致共和国总统，自由党首领、核心和领袖：

这是庄严的时刻。我们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历史注视着我们。上帝象慈母守候子女一般，守候赋予我们生命的祖国，守候自由党，是她给了我们以公民保障与公共自由，而在被人民英明地称为顽固的哥特人的那些无比强大的保守党的铁一般的桎梏下，我们却成了贱民。

念到这里，那位严肃的人，奇查拉的同志与崇拜者，高声称赞起来：

“好极了，好极了！一是一，二是二，说到点子上了。”

奇查拉感激地把目光转向发出赞叹的地方。他很清楚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杰作的价值。他说：

“你们将会看到，这是一份深思熟虑的、十分严肃又十分重要的文件。”

他那椽子般的鼻子，或者说是鼻子般的椽子，满意地抽动了一番，一秒钟里，便由浅珊瑚色变为艳红色。

接着，阿基莱斯继续往下念。他挥舞着双臂，语调的强弱高低，恰到好处：

在过去的世纪里，人类尚未懂得自己的权利，帝王们对农奴强施一种恐怖血腥的暴政，犹如男女老幼痛哭流涕的无限痛楚

之夜那般令人悲伤。泰基诺，纳武科多诺索，尼禄，图瓦尔卡因，菲力浦二世，路易十四及费尔南多七世，便是不容置疑的例证。然后便是中世纪的恐怖与黑暗，只有耶稣的福音和把他的双臂似天国之鸟钉在鲜血、不公平与泪水的深渊之上的十字架，才把人类从完全灭绝中拯救出来。接着是法国革命，这是有史以来的人权圣地与丰碑。帝王们，哪怕是最无辜的帝王们，被送上了断头台。好人和坏人的脑袋都被砍了下来，直至黎明露出现代自由之光，权利之光，文明之光及人类友爱之光。

阿基莱斯念到这里，已经浑身发热，汗流满面，因为他的演说追忆了许多史实，贯穿了许多世纪的漫长道路。这时，一个与会者打断了他：

“我觉得这不太合适。我们不必惊动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无须涉及中世纪和法国革命，还是谈一下共和国目前的政治吧。”

“尤其要谈谈我们个人的境况。”一位爱吃肉的哲学家插嘴说，他只关心肚子。

奇查拉同他们的意见不一致。

谈每一个人的个人境况是不可能的。至于引证史实，在一个公开文件中是大有好处的，而且可以作为点缀。就眼前的这一文件来说，会给总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要达到的目的。

“而且，”奇查拉补充说，“我并非轻率地罗列史实。从古代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法国革命——人权的摇篮。从这里我就要谈到我国的独立，以便描述我们获得解放后的

最初年代里仍然存在的蒙昧主义，好让大家看看，在全世界都吃了败仗的哥特人一心想把我们的国家占为封建领地，直至一八四八年的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一八六四年的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法尔孔及最后一八七〇年的古斯曼·布兰科将军，一劳永逸地灭除了保守党人并在委内瑞拉建立了自由党，由它一直执政至今。”

一位正直的、喜欢简洁的自由党人提出看法：

“从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开始谈思想史较为稳妥。”

“应该在文件里明确地讲，”那个不怀好意的刻薄鬼插话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建立了轮流执政制，所以我们才能从一八七〇年治理共和国至今。”

阿基莱斯耸耸肩头，鼻子红得象辣椒。这种挖苦使他大动肝火，这种玩笑令他气愤。庄重是一个国务活动家的风度。

那位苛求的贪嘴哲学家见别人离题太远，便带点儿忧郁地插嘴说：

“可是，我们这些没有职位的可悲的自由党人该怎么办呢？别忘了，到时候一块牛排比十个牛羊满圈的牧场还宝贵哪！让他们帮帮我们的忙吧！”

“我来回答你们提出来的一切异议。”奇查拉神情严肃、语气果断地说，对那些开玩笑的话，表示出厌恶和轻蔑。

大家同时都讲起话来。在这杂乱之中，阿基莱斯的许诺谁也没听见。于是，他激动地咬了咬牙，带着英雄气概爬

到了那张厨房用的椅子上，以便用更强的威势来镇住混乱的听众。

他继续说：

"思想史不能从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开始讲起。从古至今，国内国外，我没见过一个作家这么写的。我所见到的都是我采取的这种排列顺序：希腊，罗马，中世纪，法国革命，委内瑞拉的独立，哥特人和自由党人。"

"那么，目前的政治呢？我们呢？"

"我再重复一遍，为了维护这份文件，不能因为它是我写的就变得不重要了，我将答复一切疑问。你们注意啦，请理解我的想法：我很快就会从缔造思想，确立诉讼程序和创建自由党人的古斯曼·布兰科，讲到我们所有的各届政府，直至现任总统。我生动鲜明地描述了目前的局势。我们，无数的自由党人，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与此同时，无数的哥特人却在政府里养精蓄锐，这是反动的陷阱。共和国总统周围的人，应该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决拥戴他的人，他应当同我们一起来挽救自由党学说的灵魂。"

他不等别人议论和打断，接着又说：

"你们听听结尾。"

他几乎不喘气地赶紧念下去：

我们重申，现在是庄严的时刻。外来的蒙昧主义展开了它那可怕的翅膀。请看吧：哥特人涌入了国库，盘踞着公职并愚蠢地企图从官方途径来扼杀我们功勋卓著的总统的高尚情感，窒息如此慷慨，英勇，谦恭，文明和无与伦比的元首的自由政策。他

们威胁要铲除委内瑞拉引为自豪的全部自由果实：新闻自由，实业自由，信仰自由，废止死刑，金本位制，免费的义务公共教育——虽然为不伤害我们的母亲妻女的一片真挚虔诚之心而保留了宗教教育——以及诸如离婚，保护家庭等其它自由果实。鉴于这些已为全国所熟知并从中有所得益，我们就不赘述了。

奇查拉的崇拜者，那位先前已经高声喝过彩的人，在结束语一开始的时候，又欢呼起来：

“好极了，阿基莱斯。这才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大腹便便的奇查拉微微地鞠了一躬。

当他把目光从手稿上抬起来时，发现有两三个人在往外溜。

“先生们，看上帝的份上，请别走，”奇查拉伤心地叫道，“下面是最精彩的一段。请听。”

谁也不愿再听下去了。又累又烦的人们在他高声宣读的时候，开始大声聊起来，根本不理睬这位讨厌的宣读人。

阿基莱斯假装没看见，依然艰难地念下去。这时人们都悄悄地往外溜了。阿基莱斯心里明白，必须争取时间。他一直站在那厨房用的椅子上，站在那当讲台的椅子上，以更快的速度，开足马力往下念。他的脸憋得通红，满头是汗，十分难堪。几乎叫人听不清楚了。那美妙的声调已经不见了。只有一种雨水般单调的滴答声，一种象信女祈祷般喃喃的怨语，在这宽敞的大厅里回响。

鉴于此刻的庄严性，鉴于坚信我们总统的廉明公正，忘我精

神，爱国主义，无私，天才，勇气及公私方面的一切美德，我们，您的拥护者，支持者，坚决的支持者，无条件的忠实信徒，愿为挽救伟大的，历史性的自由党的理想与法制，反对躲到阴暗角落里并象残黠的保守派及顽固的哥特人那样妄想称霸这个国家，并把我们拖回到蒙昧主义时代的寡头政治的两面三刀的余孽们的伟大事业，向您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但是，只要由人民选出的现总统继续领导共和国并拯救自由党，他们的阴谋就不能得逞。

在这庄严关键的历史时刻，在这决定性的时代，我们愉快地向全国，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无保留地拥护政府，我们作为拥护和支持总统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官方行动的坚决拥戴者，无条件地为总统效劳。

我们举世无双的元首，共和国总统，卓越的美洲人，法律的再造者，伟大的民主家和忠于职守的英雄万岁！伟大的、历史性的自由党万岁！打倒蒙昧主义和寡头政治！打倒哥特人！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一阵为演说完毕而庆幸的掌声，响彻大厅。汗流满面的演说家用手绢擦着脸。

奇查拉的那位崇拜者，激动地扑向那张作为讲台的椅子，想第一个拥抱有名的宝贝将军。不幸的是，阿基莱斯俯身时失去平衡，大肚子着地摔了下来。

在场的人立刻围住他，都忍俊不禁地捧腹大笑起来。

“您摔着了吗？”

“您要喝杯水吗？”

“来点儿阿尼卡[①]就好了。”

---

① 一种菊科植物。

“您喝点儿药水。”

但奇查拉显得高雅而毫不在乎，打断了所有的询问与感叹：

“先生们，没什么。在如此庄严的时刻，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在对委内瑞拉的自由主义如此重要的日子里，不能让一些傻事来打搅我们。假如我倒下了，假如我死了，那没有什么！别的人会沿着我的足迹前进的。”

他说着便请在场的人在念过的文件上签名。

先前建议不要打扰希腊人及罗马人的那位先生，这时提出来，既然要在这草稿上签名，就得把所有关于历史的段落删去。

“这不行，”奇查拉激烈反对，“这不行。我不能允许肢解我的思想。”

由于未能取得一致，有人就提出当场再拟一份简短些的新草稿。

奇查拉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什么都行，就这个受不了。这等于夺走他作为无条件效忠政府声明之父及鼓动者的荣耀。面对完全撇开他的草稿这一不很美妙的前景，奇查拉的口气软了下来，同意砍掉他的思想。

删去他对历史离题万里的精彩描述并压缩了一大半之后，草稿得到全体在场的人的签字。

这篇宣布无条件效忠的散文式文件签好名后，要送去印刷，并必须免费单页散发。可是，谁来付这笔印刷费呢？谁？

“花冤枉钱，”那个爱开玩笑的刻薄鬼又来了，“散发那么多干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送给唯一的读者：卓越的再造者，伟大的民主家，忠于职守的英雄……我说，我看就把草稿送给他……”

人们都责备他别那么讨厌。大家一致同意就地募捐。有一位自愿把草帽摘下，挨个儿递到每一个人面前。掉进草帽里的钱币是有限的，无论如何，不象奇查拉草稿中歌功颂德的形容词那么多。

草帽递到有名的阿基莱斯面前，他叫起来：

“是我孕育了效忠政府的主意，我是倡导者，也可以说，我是这篇自由党宣言的领袖，要发表的关于我们当代历史的这一页是我刚刚写出来的。何况，我还让出我家的大厅来举行这个大会。免掉我捐印刷费的钱是公道的。”

于是，奇查拉理所当然地连一文钱也没有掏。

七 向住宅告别

欠债总要还，期限总有边。

阿瓜隆加姊妹搬家的时刻到底来了。奥尔加几天前已经结了婚。她突然希望婚礼尽早举行。

安德烈斯的家具突然齐全了。奥尔加也理解了伊鲁蒂亚的焦急。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障碍，”她说，“尤其不能妨碍罗

萨乌拉。伊鲁蒂亚正在生她的气，有可能闹翻。”

“闹翻什么?”罗萨乌拉气汹汹地责问。

“我心里有数，教母。”奥尔加晃动一头金发，狡诘地说。

总之，奥尔加·恩梅里奇为了阿瓜隆加姊妹献出了自己最后的独身时光。

三位姨妈心底里始终搞不明白，她为什么先是迟迟不肯举行婚礼，后来却又那么急着要办。她们把这位奇特的女人的古怪决定，归咎于她的幻想与固执。

疑团一点即破。

几天以前，在加拉加斯和哈瓦那两地兼职的智利公使，到古巴递交国书去了，留下一个代办在委内瑞拉。那位风流的随员也同公使一起到那美丽的安的利斯岛屿上去了。这就是一切。

奥尔加只好结婚，而且结得很仓促。

目标没有了，还有什么好等待的呢？为什么要继续气堂伊鲁蒂亚呢？不管有没有道理，他坚持认为交易谈妥了就应当成交。妨碍那个老懒虫慢腾腾地导向婚姻的行动没什么好处。关心一下肥皂般滑的伊鲁蒂亚却是有益处的。特别是现在，她要结婚了，在阿瓜隆加姊妹的奋斗下，那吝啬鬼的钱尽管只是一文一文地往外漏，如今却可以成为她奥尔加的，成为她那急需救助的穷光蛋丈夫的了。

由于智利人的缘故，她把那个吝啬鬼，如果不是忘掉了的话，也是忽视了。她那些愚蠢而迷信的老姨妈们，已经陷入了种种毫无意义的瞻前顾后之中，富有的高利贷者会从

她们手里溜掉的。可是，不，你这个老滑头，只要奥尔加还有口气，你就跑不了。奥尔加会巧妙地把你塞到罗萨乌拉床上去的，会把你同教母的生活联结在一起的！别人的手，而不是你的手，将掌握你那满满的钱袋；别人的手，将控制你铁柜上的锁。要女人吗？给钱吧，你领走好了。人家不会爱你那病夫一般瘦长瘦长的堂吉诃德式的尊容，不会爱你那青面獠牙，你那四处搜索、贼亮贼亮的鹰隼般的眼睛，你那皮包骨的脸，你那剃得难看的胡子，你那咬秃了的指甲，你那喜鹊般的咽喉，你那穷酸的素食主义，你那见不得人的贪吝，你那令人生畏的不合群，你那补丁及赛璐珞假领的。

甥女的婚礼刚刚办完，三位姨妈眼里还噙着泪水，便开始搬家了。

搬家忙了好几天。

午饭后，安德烈斯和奥尔加来陪伴这几位女士并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幢住宅里竟有这么多古旧的家什，说来真有点儿叫人不相信。挪动它们，仿佛挪动几个世纪。许多杂物器具从破败的箱子里，从难以想象的橱柜里，从遗忘在布满蛛网的古老房间的旧抽屉里，被搬到露天阳光下。这些阴暗的房间除了古老的遗风和闲得发慌的埃乌费米娅不时进出之外，别人谁也没进去过，房间里散发出一股耗子味儿，到处是蜘蛛网。

把这么些沉睡的物品搬到露天阳光下，使三位女士，尤

其是埃乌费米娅，又不禁回忆起这些破烂不堪的古旧物件的那些已故的主人与占有者。

什么东西没有呢？过时的衣服，带有这位或那位祖先签字的餐具残片，指针停在五十多年前某一时刻的钟表，古老的首饰，一捆捆发黄的信札。阁楼上，是些破损的家具，一个带银辔头的鞍子，一副画架，和一块只钉住了一边，另一边往下耷拉的画布。

家具中有一些挺有意思。譬如，一张旧床和一些更旧的椅子。

那张残存的床，或者说床架，是由四根两米高的所罗门式柱子构成的，饰有对称的金色浮雕和金色菠萝。四根柱子由雕花横木联结在一起。每根横木上面，闪耀着高高凸起的八个天使（又称爱神）的金色脑袋。

椅子只剩一对，腿也断了，破损不堪，已经没法用了。虽然如此，它还是象当年一样威风。每只椅子的前腿均为一对抓着木球的鹰爪；椅背上，是一只展开两翅的双头鹰，鹰爪在胸前擎着一枚用十字分成四格的徽章，上面雕着四幅图案：一头张牙舞爪的狮子，一株树，几根杆子，一座城堡。

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一枚天主教伊莎贝尔勋章，这是西班牙授予阿瓜隆加家族中一名在美洲为捍卫西班牙而反对解放战士的保皇派的。一串翡翠念珠，残存的珠子寥寥无几。一具有了窟窿眼儿的玳瑁鼻烟匣。一个肯定是用女人头发编织的环套。挨着一个已经缺了胳臂的精细小十字架，有一个完好无损的核桃壳，大概是以制作者的耐心著称的中

国工艺品杰作，里面装着一副小巧精致的牙雕象棋。离核桃壳不远，一只也是象牙制的长方形小盒，装着针线用具，顶针和剪子仍完好无缺，别的东西都不见了。

还有不少肖像，画像，照片，有铅笔画的，有油彩画的，有用银版照相机照的，其中最时兴的有：满脸胡须、英气勃勃的男子，青春妙龄的少女，穿着荒唐的衬裙或带着流芳百世的装饰小梳的妇女，一幅精致的微型画，佩着卡斯蒂亚的伊莎贝尔十字勋章的阿瓜隆加的油彩画像，乃至最新的彩色照片，那是奥尔加的，她不满意，便扔在那里了。

她们从最阴暗的一个房间里搬出两幅满是尘土与蛛网的大画布，一幅是圣罗萨利亚，黑黑的皮肤，爱恋的眼睛，乌檀似的发辫；另一幅是玛格达莱娜，金发，象鲁文斯[1]笔下的法兰德斯女人一般健壮。这两幅画本是一个修道院的。当一八七○年共和国政府封闭所有宗教寺院并驱逐修女修士时，这些画像便由卡梅利塔斯修道院捐出，落到阿瓜隆加家族手中。见到这些神圣的画像，埃乌费米娅，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就回忆起一位姑祖母，贝妮格娜姑祖母，她曾在加拉加斯修道院里任职。

就在这间阴暗发霉的房间里，从一只杉木箱子内，安德烈斯·拉塔发现一把长满了锈的长剑。在这锈损的剑旁，放着一只因时代久远而褪色的棕褐色天鹅绒盒子。安德烈

---

[1] 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

斯打开盒子，里面有两把发霉的大钥匙，比那把剑锈得更厉害，更陈旧肮脏。安德烈斯拿起它们瞧了一会儿，以为是哪个乏味的祖辈象五金店的老板一样，把这破烂当古董而收藏在那里的，便随手把它们扔到垃圾堆里。

然后他端详起那把剑来：剑柄头上，在一个日期上面，两枝桂花中间，刻着一个名字，一位在二十四岁上，于一八一九年八月七日在博亚卡赢得上尉饰带并于一八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卡拉沃沃获得少校头衔的阿瓜隆加的名字。

把又霉又锈的钥匙随便同这把长剑放在一起保存，对此他感到奇怪，便拾起那残旧的天鹅绒盒子，喊着问奥尔加：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留着这上古时代的大钥匙，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呢？"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记得，"奥尔加回答，"好象是教堂的钥匙。"

"教堂的？地狱的钥匙也没这么难看啊。"

他们去问埃乌费米娅。她是知道的。伊波莉塔姑祖母对这些钥匙总是十分敬重，总是把它们同卡拉沃沃长剑放在一起。

"这些古老的钥匙，"她说，"是上秘鲁城的，西班牙将军们战败后，把它们交给了胜利的将军。而这位得胜将军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阿亚库乔大元帅，在占领了那座城市时，又在众多的英雄中，把它们赠给其属下的一名军官，即我们的祖父。"

她接着说：

“这不是委内瑞拉仅存的纪念遗物。委内瑞拉是这一类遗物的博物馆。它们证明了委内瑞拉人曾经在整个美洲建立了何等的奇迹。库玛纳市政局保存着的镶珠金冠，便是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古老繁华的科恰万瓦市赠给苏克雷的，而苏克雷又把它送到自己的出生地库玛纳。加拉加斯市政局用玻璃盒保存着有名的皮萨罗的旌旗，那是一位名叫西蒙·博利瓦尔的加拉加斯人从神话般的库斯科城拔下来的。卡塔赫纳城，格拉纳达城，印第安卡塔戈城的钥匙，也在加拉加斯，在马里亚诺·蒙蒂利亚的末代后裔手里。在西班牙，把卡塔赫纳城从美国人手里夺过来的堂帕夫洛·莫里略将军的后裔，享有卡塔赫纳伯爵的头衔。在美洲，把卡塔赫纳城从欧洲人手里夺回来，永远地夺了回来的加拉加斯将军堂马里亚诺·蒙蒂利亚的委内瑞拉后代，则只占有着这些钥匙。但据说这就很可观了。”

这天下午，奥尔加·恩梅里奇与她的丈夫在阿瓜隆加姊妹家里吃了晚饭。

餐桌上，三位老处女讲起发现了——可以说是一种发现——这么多已被遗忘的陈旧破烂的事儿。上秘鲁城的钥匙成了话题。

“这些钥匙价值连城。”安德烈斯说。

“而我竟然不知道。”奥尔加附和着。

“而我竟然不知不觉地把它们扔到垃圾里去了。”拉塔又说。

“是的。这些钥匙价值连城。”阿尔西拉也说。

安德烈斯加油添醋地又说：

“是共和国的珍宝。”

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

“可以把它们卖给政府。”

埃乌费米娅仿佛被毒蜘蛛咬了一口，象弹簧似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回答这种被她看作是对神灵的亵渎说：

“不，只要我们活着，就要保存它们，不卖给任何人。到阿瓜隆加家一个人都不剩的时候，就把它们献给玻利维亚的博物馆，什么报酬也不要。这是祖国的，应当还给祖国。”

奥尔加出来为丈夫辩护：

“安德烈斯说得有理。把它们拿去换些钱，比其忘在烂箱子里让谁都可以把它们扔到垃圾堆里去要强千百倍。”

罗萨乌拉插话说：

“大家的意见都值得尊重。但就目前这件事来说，还是照埃乌费米娅说的办更妥当些。何况，钥匙旁边还有一张纸也是这么说的。何苦为了几个比塞塔同活人死人都过不去呢？”

第二天早上，不得不把许许多多陈旧无用的物件都扔到畜栏那边点起的火堆里，烧成了一堆熊熊的大火。所有祖上的破旧衣服，缺腿椅子，破桌子，鼻烟匣，发出霉味的褥垫；所有那些成了蟑螂窝，蜘蛛床及耗子窟的腐朽破烂；所有那些经历了一个半或两个世纪，经历了战争，和平，生与死的沧桑巨变的遗物，一古脑儿被抛进了火堆。把往昔付之一炬

是令人悲哀的，因为，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流逝的岁月。

一些还有用的家什器具，送给乞丐和穷得羞于见人的人了。

新居里，只放得下那些不可缺少的用具。房子是那么小啊！

这对埃乌费米娅来说，简直意味着今后的生活容不下往昔的时光。没有传统，没有历史，这是同往昔的决裂。好好掩埋死者罢。幸存下来的，好好活下去吧！要不了多久，那三个情同手足的生命，也会象三盏灯火一样熄灭。后继者也将如法炮制：把她们甚至从记忆里抹去。奥尔加，奥尔加的子女，很快就会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的，连一丝愉快的回想，一滴甜蜜的泪水都不会剩下。她们三位不形于色的英雄主义，不断的牺牲与暗暗的悲愁，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丝毫痕迹。

下午就必须离开了。她们出于盲目的迷信，不愿意在天黑以后再走。但是太阳落得很快，黄昏就在眼前。已经六点钟了。

她们急忙收拾了一下因为一直用着而未处理的东西：一包餐巾、毛巾、桌布，刀叉、杯子、盘子、肥皂，还有五六只鸟笼。谁去用金丝雀蔓草、香蕉和鳄梨喂莫里切①、画眉、金莺和金丝雀呢？她们尽量把东西交给厨娘和她那呆头呆脑的女儿，让她们赶紧离开。

---

① 美洲的一种鸟，羽毛黑亮，音美，易驯。

三位女士穿的深色衣服，恰似丧服一般。安德烈斯与奥尔加陪着她们。

住宅变成一片荒漠，空荡无物。

五个黑影如一个躯体似的移动，又象一群雕像默默无语地站立在那静寂的、象深山隐寺般的房舍中央。他们穿过高大空荡的房间，在已被黑暗笼罩的院子里伫立，在令人窒息的走廊里逗留。这旧宅有着黑黑的屋顶和灰色动脉般的瓦沟，腐朽的护檐、垂柳和无声的喷泉，但连一张椅子也没有，墙上一幅画也不剩，窗户上的窗帘也不见了。生活已从这里遁去。宅第显得更加让人敬畏，更加高大宽阔，更加古老陈旧，更加悲惨凄凉。

五个人都不说话。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在翻腾，每一个人都开始倾听自己的心声。一种痛苦而恭敬的感觉，一种茫然与固执的感觉，突然攫住了他们。

他们一直没有开口，大家形影相随，一齐来到前院的花园。

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的埃乌费米娅在安德烈斯耳边嘀咕了两句，安德烈斯便递给她一样东西：一把小刀。

埃乌费米娅独自走到花草中，割下了一把晚香玉和水仙。她拿着这把半红半白的花束，来到院子的一角，那里设有一座石头祭坛，坛上有一尊石雕的卡尔门圣母像，像前有几个杯子盛着油在燃烧，冒出欢快的火苗。埃乌费米娅把那雪白与粉红的花束放在圣母脚下。

其余的人一直神情严肃，保持沉默，也仿效埃乌费米娅向这宅第的女保护神表示最后的敬意。放好花束，埃乌费米娅发紫的眼睛凝视着圣母说：

“卡尔门圣母是我们家一直供奉的神。造这府第的人同时就造了这座祭坛。这尊神看着我们家所有的人出生，长大和去世。一八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当吓人的大地震毁坏了半个加拉加斯的时候，这堵墙塌了，只剩下一段安然无恙，那就是支撑着圣母像的这一段。圣母在一片瓦砾之中完好无损。从此，我们家对这尊神便加倍敬重了。”

埃乌费米娅的一头白发，那镰刀鼻子，那瓷器一般的苍白、极度的憔悴与紫黑的眼圈，使她的威严同脸上显出的痛苦融为一体。

年老多病，瘦削憔悴，几乎变成这宅第活幽灵的埃乌费米娅，继续带领着这一家庭小队巡游这幢房子。他们朝住宅内室走去。

五个黑影来到一条峡谷般的走廊，两边是四壁高耸的方形房间，已经部分地被初降的夜幕所笼罩。脚步声在昏暗中回响。

他们穿过两个房间，在第三间面前停了下来。

“这里，”埃乌费米娅把脸对着奥尔加说，“你母亲就是在这里出生的。赫图鲁迪斯，阿尔西拉，罗萨乌拉和我都是在这里出世的。我们的母亲则是在这里逝世的。我们的祖母是在这里去世的。我们的曾祖母也是在这里去世的。”

叹息与抽泣顿起。这支由满脸带着泪水的人组成的小

队穿过通往后院的其余房间。几乎在所有这些房间面前，他们都停下来，缅怀家族与先人。对那历历在目的往昔，作令人怀念的永别。

对安德烈斯·拉塔这个闯进来的外来户说来，那些令女士们痛哭流涕的房间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位灵魂肮脏卑贱的人感到不自在，他想起了什么，便悄悄凑到奥尔加耳边说：

“可是，请她们快点儿，我们走吧。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

奥尔加没有回答，而是给了他一个没好气的神色：“闭嘴吧，蠢货。”

这群人从房子的另一边转了回来，返回前院。在石砌的壁龛里，卡尔门圣母像无精打采，脚下摆着花束和冒着火苗的油灯。

一座坚实沉重的花岗石楼梯，阶梯都被踩得不象样子了，从院子引向二层的房间，这是另一所宅中之宅。近几年，阿瓜隆加姊妹几乎没有踏上过这座石梯。楼上成了博物馆和旧货摊，成了破旧无用的家具和器皿器具的仓库，成了所有刚刚被乞丐们分掉的和在畜栏边的火堆里烧掉的那些陈旧家什的储藏室。

埃乌费米娅用右手食指指着上面，用她那熬了夜的声音，象垂死者的临终呓语那样偷偷地说：

“伊波莉塔姑祖母不止一次讲过，在上面这些大厅里，

阿瓜隆加家的保皇派曾于一八一五年五月为帕夫洛·莫里略将军和他的军官们开过一次舞会，庆祝莫里略带来的一万五千名欧洲和平军到达加拉加斯，要在这里同博维斯的二万名保皇军会合。伊波莉塔姑祖母还说，为了抹掉这段记忆，阿瓜隆加家的共和派于一八二一年八月二日也在这些大厅里为博利瓦尔举行了一次舞会。”

多少回忆啊！

对宗教，家庭及祖国的迷信与崇拜，同对那些坚实古老的房屋的爱恋交织在一起。这些房屋对那位外来户是哑巴，对三位女士来说，却充满了熟悉的声音，充满了仍然新鲜的记忆，充满了漂浮的，尚未消散的，甚至可以说就在眼前的往昔。

夜幕继续在展开。

沉默的人群站在离门厅的里门不远的走廊上，就要出去了。

这是告别的最后时刻。

谁也不敢抢先往外走，谁也不敢打破这沉寂。手绢频频擦着眼睛。

在更加浓重的夜色中，罗萨乌拉双手捂住脸，泪水悄悄往下流。她脑海里刚刚闪过一个记忆。就在这个走廊的里门旁边，面对着香气沁人的院子，她曾最后一次同爱她并为她所爱、却又为了奥尔加而拒绝与之结婚的一个男子握别。现在呢，罗萨乌拉芳华已逝，她精神萎顿，需要爱，需要支

持，需要温暖，需要家庭，这时候，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娶她。此刻一个糟老头儿，一个可恨的高利贷者竟可以带着荒唐的企图来侮辱不幸的她！而她却必须强忍着同他闲聊，同他做伴儿，为的是不叫奇查拉说她是利己者，不叫奥尔加说她是连最小的牺牲都舍不得的坏教母！她觉得生活令她作呕。她真想死去！

突然，罗萨乌拉觉得有人在轻柔地搂她的腰，并强抑住哭声伏在她肩上。

那是阿尔西拉。她心底泛起一阵辛酸，眼睛湿润了，随之她轻轻地倒向妹妹的怀抱。

夜幕笼罩了一切。

迷信的女士们不敢在凄惨的黑影中向祖先的住宅最后告别……

最后，当他们来到街上的时候，用四磅重的铁锁锁上了那包着铜皮，钉着铜钉的庄严的杉木大门。在那三个饱受离别之苦和命运折磨的心扉里，这把大锁也锁住了一切美好的希望，锁住了对未来的全部憧憬。

她们踏上将把她们载往另一所新宅，载往另一种新生活的汽车踏板的时候，一扇没关好的房门被风吹着，在那座古老的宅第里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这一声轰响是对旧宅的诀别。

第 三 部

一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奥尔加听出是阿基莱斯·奇查拉的声音，便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去迎接这位将军。

“阁下光临敝舍！真叫人高兴，我的将军。”

奇查拉微笑着向她伸出双手。

“是的，外甥女。我对自己说：假若山不为我来，我就上山去。”

“山正想着到您那里去呢，姨父！简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有这么多事儿要说啊！”

“我们总是有得说的。我们谈得来是件好事。”

对这位虚荣荒唐的将军了如指掌的奥尔加，也确认他们谈得来。因为他，一个真正的伟人，总是善于顺从人意，总是平等待人而不会由于他无可争辩的非同凡响而使任何人不知所措。

“什么伟人！外甥女，就凭我这样的个头?!”

“您是皇上！是博利瓦尔！是拿破仑！”

“得啦，姑娘，别说啦。”英雄被这炷高香熏得飘飘然了。

他无耻地把目光移向奥尔加的腹部，见那里还未隆起即将做母亲的高尚曲线，便开玩笑问她：

“结婚四个月了，什么都还没有?”

“没有，姨父！三人共度蜜月，该多可怕啊！就算第三者还没生出来，也叫人受不了。”

英雄便用哲理推想起来。

奥尔加总是兴致勃勃。可怎么能不呢？她还年轻。青春是多么宝贵啊！“青春是宝贝！”有人直至失去了青春还不懂得它的珍贵。就象眼睛，这是唯有盲人才懂得其价值的另一件宝贝。他觉得失望。他的生活阅历是丰富的。他感到嘴里有一种苦味。

“我这白了头发的头，”他摸着自己灰白的头发说，“里面装的学识智慧比一个图书馆还多。这是积累的经验，姑娘。我的知识全在这里。”

奇查拉以最敏锐的哲学观点发着议论。

一个青年，无论多么有天才，多么好学，懂得的东西总是连奇查拉只靠生活便牢记在脑子里的一半都不到。奇查拉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也没有因为挑灯夜读而弄成近视眼。他的书本就是日常生活，是观察，是大自然和人。他关于人的知识，关于社会的知识，是深刻的。

“而这一切又为了什么呢，外甥女？”他有点儿伤感地说。“为了什么呢？四个月前，我带头发起过一次很好的自由运动，可是得到什么了呢？我要人回答我：得到什么了呢？”

“您总得到些什么了吧，姨父。”奥尔加回答得含糊而礼貌。

“什么也没有，连一文钱也没有……假如哥特人说得与此正好相反，那便是极大的诽谤。六个月前，六个月前啊！政府把我抛弃了。我简直成了瘟神，连部里的自由党人都让我碰钉子，吃闭门羹。”

奥尔加一想到阿基莱斯姨父那肉乎乎的鼻子碰到大门时的情景，忍不住笑了起来。

奇查拉察觉到这不合时宜的笑，便克制着自己，略带不快地加了一句：

“你知道，碰钉子是一句形容的话。”

奥尔加想驱散由于她唐突的笑而引起的乌云，便不满地说：

“看上帝份上，姨父。我懂，您不用解释。我还不知道阿基莱斯·奇查拉是什么人！哪怕是稍微不客气的话，您早就把部里的人全都活活吞了，把总统当饭后点心吃了。”

这一招奏了效。

奇查拉心中顿时云消雾散，又变得清澈宁静了。连他那大肉鼻子，也快活得抽动起来，渐渐变红了。把那些无礼的家伙全吞到肚子里去！奥尔加真是比谁都了解他。他不是爱吹牛的人，可是把他们全吞了！可以想见他的声威，他是无所不能的。他也知足了！他不象别人那样拥有从政界捞来的不相称的财产，他甚至只是政界的匆匆过客，他唯一的财产便是他的好名声。这好名声，也是他的子孙的产业，无论如何也要维护得完美无缺。

奥尔加耐着性子在听。奇查拉本人也意识到谈他自己

谈得太多，便想恭维一下奥尔加，好让奥尔加答应他来求她的事。他说：

“你呢，外甥女？给我讲讲你的心事儿。”

“我的天！姨夫。一个已婚女人的心事儿！您没想过一位夫人的体己话也是属于丈夫的，妻子若不背叛丈夫是不能讲出来的吗？”

“好吧，就算是属于两个人的，那你也有自己的一半。我想，你的这一半你是可以做主的。都说出来听听吧。”

“这是不可分的，姨父。就象您刚才讲名誉时谈到的那样，财宝是应当完整无缺地保存的。”

“胡说八道，姑娘，胡说八道！你是不相信我……”

不相信他！那好吧，就说给他听，因为奇查拉是个例外。他是她的介绍人，是他介绍了安德烈斯，是他使阿瓜隆加姊妹同意了拉塔，或者说是他帮着使她们同意了。一句话：是奇查拉成全了她的婚姻。美满不美满，她都得感谢他，而不是感谢别的任何人。

奇查拉何时逃避过责任呢？于是，一想到那金发细嫩的美人儿巧妙地推诿给他的责任，这位宝贝将军阿基莱斯，这位独一无二的英雄，这位盛名与荒唐的宠儿便叫了起来：

“但你是幸福的。这从你脸上，从你的话里看得出来。安德烈斯是位出色的青年自由党人……而且很有前途。这很好嘛。”

“他对我简直是个天使。他总是猜测我的心思，虽然有时未必猜得着。他为我可以赴汤蹈火。可是，姨父，坦率地

说，一个女人要和一个从未共同生活过的男人一起生活，起初是很不习惯的。根深蒂固的不同的习惯总是拧不到一起，要牺牲'那么重要'的个人琐事。"

"但是得到了补偿。"

"有补偿是真的。但突然的变化使人吃惊也是真的。尤其是我这种情况，姨父，您想一想，两人的出身，习惯，关系和想法是那么不同。虽然所有女人一结婚都会碰到这种情形。您说对吗，姨父？"

"也许是这样，姑娘。可我从未当过新婚的夫人。"

英雄为自己的玩笑洋洋得意，笑得下巴直颤。他一边笑，一边寻思：这真是一句妙语。等有机会人多一些的时候，我要再说它一次。

"简单说，"将军概括道，"你喜欢不喜欢这婚姻？"

"我想，结婚有利有弊。我喜欢利，不喜欢弊。"

"你所谓的弊是什么呢？"

奥尔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也许她所认为的结婚之弊只存在于她的婚姻中，只存在于她身上，安德烈斯身上，双方身上。天晓得！生活中怪事总是层出不穷。大事情她并不看重。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说实在的，她却不能容忍。这些小事折磨她的神经，使她难受，使她痛苦。例如，安德烈斯回到家里，总要穿上一双破拖鞋，一件旧睡衣，并且要她也穿上，在家里毫不介意地走来走去。

"但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只要你稍微施展一下你那巧妙的手段……"

“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正是这种小事把社会上的人区分开来。我们结婚四个月了，尽管我手段高明，也根除不了这种种小事儿。当然，安德烈斯中我的意。但我发现他令人不快，我放任他自由行事，到头来受罪的还是我。”

“外甥女，这不是在一杯水里憋死自己，而是象只可怜的虫子在半杯水里，在一滴水里把自己憋死。”

“为了消除安德烈斯的不快，我只好放弃了我大部分的社交关系，因为安德烈斯没有这么多朋友。而您却把这称作一滴水。”

“那么，离婚？”

“什么离婚不离婚的！我并无怨言。我说这些，还不是因为您一定要我说。实际上，我同我丈夫过得很幸福。最好的证明就是，为了他，我情愿放弃一切。”

不是她离开社交圈子，而是社交圈子渐渐躲开了她。

这种逐渐的疏远，伤害了她的自负。她尝到了受人疏远的滋味。即便如此，她也没有象机灵鬼那样加以掩饰，而是直说自己的痛处。

奇查拉听女儿图拉说过一百零一次，说奥尔加自从结婚以后，大家都对她进行封锁隔离。现在奥尔加本人也这么承认，几乎是这么承认了。奇查拉不是不予理睬，而是要改变话题：

“为什么人们要反对安德烈斯呢？这都是山那边的保守党人愚蠢的偏见。”

“还有自由党人呢，姨父。”

"我不信。"

"请您相信吧：这不是党派之间的胡闹和冤仇，而是阶级的偏见。社会集团，主要是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集团，激烈反对别人占居职位。"

"太恶劣了。"

"我看做得对。他们是靠这种集团精神为生的。"

她歇了一口气，接着说：

"在这些人中间，别人哪怕是最杰出高尚的品格也难以受到欢迎。相反，他们对自己人的软弱无能却闭眼不看。"

奥尔加开始举例子，倾泻自己满肚子的牢骚。

例如，那位有着四个各有其父的孩子的堂娜埃克斯；整日计算着单身汉发薪日子的塞塔姊妹；酒鬼堂夫拉诺；靠三个女儿弄到过三个公职还嫌少的堂苏塔诺；因为懒惰是万恶之源而被人起个外号叫堂娜懒婆娘的那位堂娜佩伦塞哈的子女；弗朗西斯科·利纳雷斯·阿尔坎塔拉，那个具有女人的灵魂与外表，象女人一样水性杨花，一身恶习的阴阳人，那个烂熟的坏蛋。

奥尔加甚至还可以把她自己也列进去。

以前人们对她都笑脸相迎，尽管她脸上黑痣那么多，多得都使她变黑了。她同安德烈斯·拉塔一结婚，便谁都把她拒之门外。

奇查拉为奥尔加使用的尖刻动词喝彩。

"你真能损人，外甥女。你真可怕。"

他说出了掠过自己脑际的一种怯懦念头：

“我并不想落入你的圈套。”

“您？我的姨父，我的朋友，我的同伙？我不会对您伸爪子的。那简直是恩将仇报。对于值得敬佩的，我总是敬重崇拜。别的，呸！”

她用嘴唇发出“呸”的一声，好象吐痰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说：

“只有钱，钱，钱，才是真的。”

她接下去说：

“只有有了钱才能自立，才能旅行，才能离开加拉加斯这个可怕的耗子洞，才能幸福。”

奥尔加一边说，奇查拉一边点头称是。

奥尔加脑子里连贯着各种想法，继续说：

“姨父，至于伊鲁蒂亚的事，情况并不妙。”

“怎么个不妙法？”

“那些笨蛋姨妈们正在坐失良机。她们连缠住他都不会。我在那边的时候，堂卡米洛几乎天天都要去看我教母，差点儿就要对她求爱了。可现在呢，连去都不到那边去了。她们不是让他冷却，而是把他冻僵了。这老夏洛克的热乎劲儿已经过去了。”

“象他这种年纪，什么过去不过去的！他是什么时候不干的？”

“要说没过去的话，也快过去了。我了解这个老滑头。可是我现在没办法顾这么多事。我分不了身，不能同时在

这里住又在姨妈家里住。”

“这些可怜的女人，人是真好，”奇查拉语气肯定地说，“可也傻得不能再傻了。”

他见时机已到，便想承诺在伊鲁蒂亚的事上帮助奥尔加，以便换取她对他的要求的答应。

“好吧，姑娘。”他说。“我答应帮你逮住这只狐狸。凭我们俩，它是跑不了的。”

奥尔加赞许这个主意。

想逃出他们俩的手心！你就是比狐狸再狡猾一百倍也不行！

奇查拉补充说：

“让我们从容不迫地制订一个计划吧。我恨那些临时草草拼凑而毫无坚实基础的事儿。你把你的想法考虑成熟。我呢，姑娘，我无条件地服从你的吩咐。”

奥尔加笑了。那近乎政治术语的话是多么庄严！奇查拉的“无条件”听从吩咐，把她逗笑了。她把笑的原委告诉了他。这狂妄傲慢的人听了，心里被刺了一下。

“那你呢，外甥女？几分钟以前，当你以社会学家的姿态发表你关于社会集团及其狭隘的公团思想的看法时，你不是比一个中学生还要庄严得多吗？我们不要纠缠那些细枝末节了，那不值得一提。同盟万岁！”

“万岁！”奥尔加挥舞着双手高喊。

“这是如同西班牙时代的科罗城一样‘十分高尚十分忠实’的同盟。我求你，你必应；你求我，我必予。”

"那得看是什么，姨父。我是个女人。您呢，是个不可救药的色迷，您会对我要求一些我只能给予我丈夫的东西。"

她半开玩笑地说。奇查拉内心为这姑娘"大概是善意地"把他看作爱献殷勤的人而暗暗高兴，也把这当作玩笑。他脑子里突然一闪：她若是了解真情的话，就会知道我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虽然他过去从来不乏大胆的企图。我的天！当他瞧见一个穿短裙的，当他碰见从学校出来的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露出她们处女诱人的双腿时，他这样惊叫过。在这些成年的和未成年的姑娘面前，他觉得自己成了半人半羊的牧畜之神。他真会扑到她们的身上去，就象很久以前那个下午，他给年幼的外甥女看照片，她那天鹅绒般的粉红的肌肤和颈后金色的鬈发使他神魂颠倒，心里就象疯狂了似的，也会向奥尔加扑上去一样。

这突然的回想几乎使奇查拉面红耳赤。他害怕外甥女会看破他这些无耻的心思。

"很久以来，姑娘，"他说，"我就只埋头于公共事务了。"

爱开玩笑的她，仍然风骚地说：

"公共事务！一个妓女也是公共的啊。别瞎编了，姨父。"

"姑娘，行行好吧。我是指政事。政务把我缠住了。"

为了不让奥尔加再胡闹，他赶紧接下去说：

"我来就是为了同你谈政治的。"

"那我洗耳恭听。"

“你听好啦。”

“我听着呢。”

他埋怨奥尔加一分钟也不能正经。然而，他要对她说的事一点儿也不是开玩笑。

看到恩梅里奇打算认真听，奇查拉也不含糊，就讲起他的主意来。

这是什么样的计划啊！

政府对他表示敌意，已经六个月了。四个月前，他领头搞了一个伟大的自由党宣言，毫无结果。然后，在总统命名日那天，他又策划发表了一篇致共和国总统的“意义深远”的洋洋大观的宣言。

总统装聋作哑。

连那些热情洋溢的私信，总统也没有答复。眼见自己公开和私下的奔走活动都白费力气，求见那些得不到总统赏识的部长们也落空，他就给总统夫人写信，想让她弄个随便什么差使。

“随便什么差使？”奥尔加对将军的谦卑感到诧异。

“同我的政治价值和我为自由党效劳的厚厚的史册相称的一份差使。你是知道的，我在委内瑞拉除了大主教和总统，什么都当过。”

“那么，总统夫人呢？”

“她也什么都没有给我办。她同她丈夫一样，不答复我的信件。拜访她也没有成功。我的恒心遇到挫折，连她的

面都没见上。你想象得到的，这些人似乎存心要把我抛到反对党那边去。我讨厌极端的做法。可是，如果逼人太甚，我也会变得吓人的。”

“这就是您的计划，姨父？您要我支持的就是这个？”

奇查拉让她不要着急。

不，不是这个。在此之前，他想先来一个高招。他相当熟悉政治，他不能趴下。奥尔加对总统喜欢跳舞是有所闻的，他简直象个舞蹈家！

他坚定地补充说：

“这个无赖是用双脚来搞政治的。”

“对，他是个舞迷。”

“那好，我就给他搞个舞会。”

奥尔加拍手叫好，并急于知道奇查拉分派她在其中担任的角色。

“什么角色？”奇查拉回答，“一个十分重要的头号角色。你会知道的。”

“好吧，那就让我们瞧瞧。”

于是，他对她讲解起来：

总统除了是个舞迷，还是个色鬼，他喜欢女人更胜于跳舞。这是个淫棍，畜生，卑鄙无耻的家伙。但毕竟还得把他当总统看待。一朝一夕是不能把被革命的大旋风从深山老林里卷来的这个猴子变成完美的正人君子的。啊，这些大革命，这些大变乱！他是多么憎恶！

这位英雄又要离题万里地大发其议论，但奥尔加把他

拉了回来：

"可您的计划呢？我的角色呢？"

总而言之，要给那个原始的野蛮人举行一场舞会，但重要的并不是那个舞会。以前人们曾为这个野蛮人开过多少次舞会了！这一次要来个新花样，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由奇查拉发明的新型舞会。

在这个新型舞会中，到某一特定时刻，所有的男子都渐渐离开女士。所有的男子都离开，只留下一个。围绕这剩下的唯一男人，女士们开始组成一个圆圈，编织成一个美女花环。花环逐渐缩小，缩小。女人们几乎要用自己的肉体憋住处在花环中央的那个幸运的男子。这个男子的舞伴，被女人的洪流簇拥着，同他脸对脸，身贴身，紧紧地贴着他，贴得密不透风。然后，舞会慢慢地散去……

奇查拉认为这将是一大绝招。

那位原始的色鬼，那位神魂颠倒的总统，自然是舞会的中心。在这么多女人的身体中间，在紧紧搂住的柔软的胳臂中，在裸露的肩头的包围中，他呼吸着令人消魂的脂粉气，观赏和感觉着温柔地挤压着他的胸脯和肩膀，最后面对面地同一位年轻貌美、令人发狂的女子站在一起，他肯定会晕头转向的。

"这是一大绝招，外甥女。"有名的宝贝奇查拉搓着双手，胸有成竹地说。"是一个绝招。我擅长政治！我了解男人！这个原始的猴子要不晕头转向，我就不叫阿基莱斯·奇查拉。"

一句话：奥尔加愿意在舞会中充当总统的舞伴吗？

奥尔加再三推托。加拉加斯会暗地里说三道四的。如果安德烈斯不答应呢？

“安德烈斯一定会很乐意的。”奇查拉颇有把握地叫道。“他会高兴的。我比你了解他。”

他接着又说：

“作为补偿，我一定促成伊鲁蒂亚的婚事。另外，如果你愿意，我答应你为安德烈斯弄个领事当当。这样你就可以到欧洲去住个两三年，散散心。让加拉加斯去嚼舌好了。”

奥尔加犹豫不决。

这位英雄最后十分肯定地对她说：

“到了欧洲，就是你的天地了，那是你的用武之地。”

奥尔加仍然决定不下。奇查拉自己还混不上一份差使，却许诺什么领事！她又寻思：“也许让总统认识认识我还是有好处的。”同总统交朋友可以补偿她在加拉加斯失去不久的朋友们。生活是何等复杂啊！

奇查拉见她迟疑不决，便想逼她下决心，使她骑虎难下：

“你打算怎么样？答应还是不答应？想一想吧，良机不能丢。事关我们的命运，你到底怎么打算？”

奥尔加挺起胸脯，昂起头，仿佛向天地间的一切非议挑战，回答说：

“我同意。”

二　折磨埃乌费米娅而使罗萨乌拉得救的小住宅

阿瓜隆加姊妹对伊鲁蒂亚无可抱怨。她们听到关于高利贷者的这么多坏话，对这个贼的闲话是这么多，多得连埃乌费米娅、阿尔西拉和罗萨乌拉也不能不对伊鲁蒂亚抱有戒心，虽然她们素来爱相信别人的好心好意和诚实，总是以己度人。虽然她们有曾经使自己付出高昂代价的纯朴的乐观思想。直至最后一刻，她们还怕他搞鬼，怕他失信，不把房子和钱给她们，不同她们交换那祖传的住宅。

尤其是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显得格外担心，因为奥尔加总以不同于对罗萨乌拉的方式跟她们谈论伊鲁蒂亚。她总是哄骗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说伊鲁蒂亚是强盗，骗子，比肥皂还滑。幸亏他恋爱上了，大家的命运都取决于罗萨乌拉。假如罗萨乌拉不合作，对伊鲁蒂亚不软一点，伊鲁蒂亚就会溜掉，一文钱也不会给她们。奥尔加就不能结婚。这是多么不幸啊！必须劝说罗萨乌拉忍受这位下贱的财神爷。

对她的教母，奥尔加则以另外的方式和理由加以哄骗。从本质上讲，伊鲁蒂亚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当然同大家一样有缺点。眼前需要暂时忍耐一下，教母要作个小小的牺牲把他的钱先弄到手，然后再说。就目前来说，教母必须为

奥尔加作个小小的牺牲。事关养女前程，她的幸福完全掌握在罗萨乌拉手中。但是，这取决于罗萨乌拉，怎么做法，得由她自己去定。奥尔加并不要求什么。

这个女无赖对她的姨妈们是很了解的，真是了解得一清二楚。

因此，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对于伊鲁蒂亚的求爱企图，虽然心中并不十分乐意，却也睁一眼闭一眼。她们信赖罗萨乌拉。罗萨乌拉呢，她总能设法避开危险。当她气恼地不愿接待这老家伙时，她们便指责她自私。

受奥尔加的蒙骗，埃乌费米娅与阿尔西拉便这样参与了外甥女的种种谋划。但姊妹俩从未想过奥尔加会有什么邪恶的打算，也不相信伊鲁蒂亚的婚事能办成。

阿尔西拉和埃乌费米娅一点儿也没怀疑过，堂卡米洛之所以在这桩交易中一步也没倒退，完全是因为罗萨乌拉。

"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罗萨乌拉。"姊妹俩肯定地说。

"上帝知道我作出了多大的牺牲。"罗萨乌拉这样回答。

她只是为了奥尔加才做出这种牺牲的，一个下午接着一个下午，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忍受着堂卡米洛。

伊鲁蒂亚没有食言。

他把说好的那所房子整修一新，几乎象新盖的一般交给了她们，并把事先定好用来"象公主一般"为奥尔加举办婚礼的响当当的现金交到她们手里。她们买了新衣服，总算搬进了新宅。她们把余下的钱，几乎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外甥女，以备不测。她们根本没替自己考虑要用什么钱，因而

一文钱也没留下。三位女士有什么可需要的呢！她们是共和国一位开国元勋的未出嫁的孙女，只要政府发给她们理应得到的那份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就足够了。

虽然阿瓜隆加姊妹对命运逼迫她们离开祖传宅第感到不快，但对伊鲁蒂亚却是感激的，或者是近乎感激的。要不是他，她们就不能为奥尔加举办婚事。

“要感谢我。”罗萨乌拉有时纠正她们说。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首先要感谢你。但如果堂卡米洛想对我们要个什么花招的话……”

她们常常这样重复：

“倘若堂卡米洛真想对我们要个什么花招的话！”

她们之所以感激伊鲁蒂亚，就是因为他没要花招。

她们甚至还猜想：

“在这场交易中，他大概连我们估计的数目都没有赚够。”

伊鲁蒂亚这个守财奴显然捞了一把。根据他的格言与经验，做交易不是行善，交易就是交易。恰如决斗的双方，剑一交锋，就是你死我活的拼搏。妙就妙在要刺伤敌手而不能让敌手伤你一根毫毛。

这一回，伊鲁蒂亚的敌手是他所爱的女人。但他对罗萨乌拉的爱，那种十分真诚的爱，还不足以使他去做一件傻事。感情同钱包是互不相干的。爱情是一回事，金钱是另

一回事。别搞混了。

无论如何，伊鲁蒂亚打算让阿瓜隆加姊妹住一所迷人、舒适并且比较宽敞的房子。他要一举两得。为这些女士效了力，而只掏出最有限的钱贴给她们。按照协议，给她们的房子越好，贴给她们的钱就越少。

由于跟奥尔加，这宗交易之初，他就有了这种想法。后来，奥尔加用讨好的手段使他打消了对她的反感，原先的这种念头就更加牢固了，倒不是出于对恩梅里奇的厌恶，而是出于对阿瓜隆加姊妹的尊敬。

因此，当他发现无法让她们接受先前介绍的那些房子时，因为她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全都拒绝了，他便坚持让她们选择那所在圣特雷萨区的房子。以前他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

如果说他把这所房子修整得象新的一般，或者说简直象新的一般，是出于一种责任心，那么他情愿让它更显得光彩夺目，便是出于对这几位女士的好感。虽然他用的是便宜的油漆，房顶上盖的是用过的瓦，水管之类是从旧货摊里买来的破烂。

他的慷慨大方毫不过分，尽管他自己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不止一次地对罗萨乌拉起誓说，若是换个别人，他绝不会花那么多钱来修整这所房子的。甚至有一次他还说，他做这种蠢事是为了讨她喜欢。罗萨乌拉生了气，后来伊鲁蒂亚才仅仅用称颂的话儿来夸奖自己的无私与这所房子的美丽。

"真是一只银杯。"他有时这样说。

有时他又说：

"你们住到里面，简直是锦上添花。"

伊鲁蒂亚是位糟糕的预言家。

阿瓜隆加姊妹无精打采，对这新宅并不习惯。主要是埃乌费米娅十分受罪。她总那么多病，过着修女似的隐居生活，星期日只到教堂去，偶尔看望一下她的旧亲戚或奥尔加。她常常痛苦地哀叹：

"这空空的四壁把我闷死了。我觉得象住在监牢里一般。"

虽然三个女人没有一天不怀念她们先前的祖宅，罗萨乌拉和阿尔西拉因为性情温柔一些，年轻一些，身体又没有病，比较适应。当她们三人沉湎于对往昔的怀念时，埃乌费米娅常常流出凄凉痛苦的泪水。

为了扫除老大姐情绪上的阴影，也为了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愉快些，阿尔西拉与罗萨乌拉从搬家第二天起，就尽力改造这所难看的房子，这所被阿尔西拉称做"窄小丑陋"的房子。

房间墙壁上本来难看的壁纸荒唐地沾满一块块巧克力色的污渍，被重新用色彩明快的纸裱糊了一遍。

除了厨娘那个傻女儿可以帮帮忙之外，一切都是她们俩自己干的。谁也没有帮她们的忙，连埃乌费米娅都没有，她似乎决心不活了，执意等死。

开头，奥尔加常常在下午去陪陪她们。但她不想让浆糊弄脏自己的手，不想爬梯子，怕昏倒，也不想因为钉一枚钉子而让锤子砸着自己。这两姊妹却既没有权利害怕榔头砸，没有权利怕头昏，也没有权利怕闻臭浆糊，她们把整座房子，从大厅的画幅直到卫生间的镜子，都安排停当了。

这两位女人只用傻女仆当帮手，把房子布置一新，用自己的爱使它发出异彩。

这两位慷慨大度的女人，因为首先想的是使埃乌费米娅的日子不要过得那么痛苦，她们连埃乌费米娅的怪癖都考虑到了。

她们布置了一间跟她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古老的宅第里一直住着的那间一样的房间，虽然窄小了些：这边放着一张阿瓜隆加姊妹的母亲死时躺的床，仍旧象她在世时那样摆着；那边是她们的父亲在世时用的怀表，仿佛在等待着主人来把它挂到衣服背心上；那边是科尔多瓦圈椅，它过去是伊波莉塔姑祖母的，她在临死以前的一些日子里，常常坐在上面大谈祖国开国的时光。各种奇形怪状和迥然不同的纪念品，使已经亡故的某些家庭成员继续浮现在眼前：墙上的猎枪，就是打猎时走火把她们的一位兄弟打死的那一枝；壁架上面的一只箱子里，保存着祖母的衣裙；那串念珠，原是耶稣圣地一位信徒的，卡梅莉塔姑祖母把它送给了埃乌费米娅。

四五个月的时间里，这小房子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

在用罗马水泥铺垫的粗糙不平的可怕庭院里，她们挖

土刨坑。经过播种、施肥和照料，坑穴变成了绛紫、金黄和雪白的玫瑰，成了马拉瓦白茉莉，成了馥郁艳丽的深紫色天芥。庭院深处，爬满了她们从旧宅移来的三色堇。酷暑时节，她们便可以在这三色堇的荫影下，在餐厅里做针线。面向庭院的窗户周围，蓝色风铃草很快就组成了花环。她们种在绿色花盆里的阿拉伯茉莉，已经绽出包得紧紧的、香气醉人的小蓓蕾。还有绛紫的洋海棠，鲜红的秋海棠，浅蓝的玉绣球和银白与金黄相间的金盏花。每个花盆边缘，都有一圈茶枝，围着那些又黄又白的金盏花，天蓝的玉绣球，鲜红的秋海棠，绛紫的洋海棠和阿拉伯茉莉的小花蕾。笼子里活泼的鸟儿婉转啼鸣，使新宅充满了生气。

埃乌费米娅的情绪有所好转。眼见这所新居同那旧宅虽然不是一模一样，却也仿造得相差无几，她也想活下去了，搬家给她的精神和外貌留下的悲伤阴影已渐渐消退。

然而，这一切最终还是徒劳，她在这所房子里还是不能真正习惯。

她仍然天天固执而讨厌地重复这句话：

"这空空的四壁把我闷死了。我简直是在坐牢。"

搬家以后，伊鲁蒂亚继续来看望她们。罗萨乌拉急于摆脱这个讨厌鬼。她向姊妹们提出同那位老家伙断绝来往，并说出了她的理由：交易已经成功了，现在谁也没理由认为，只要不耐着性子忍受高利贷者的瞎扯，交易就做不成。上帝知道，她忍受着伊鲁蒂亚，是为了奥尔加，是为了

她的养女的幸福，是对姊姊们的让步。连奇查拉将军都说她自私，不好，这叫她难过。她多少次问自己："难道奇查拉、奥尔加、埃乌费米娅和阿尔西拉有道理吗？"

生活是炼狱。对这一点，她十分坚信："生活就是炼狱。"过去必须忍受伊鲁蒂亚，她忍受了。现在情况不同了，谁也不再需要这个吸血鬼，她可以撵走他了。

两位姊姊心肠软，有些犹豫。

"别这样，罗萨乌拉，"她们劝她，"这似乎不高尚，也不对头。当我们用得着他的时候，我们就对他热情相待。现在对我们没用处了，我们就把他一脚踢开！这不是君子所为。"

罗萨乌拉对这种逻辑叹息一声：

"什么不是君子所为！那么，我就应该为这个古怪可恶的老家伙，为这个被奥尔加称做多毛的老滑头作出牺牲，那才叫君子所为吗？让加拉加斯去对我说三道四好了，没关系！说我腻烦好了，没关系！说我对这个畜生觉得恶心好了，没关系！我不懂你们这一套君子所为。当然啰，为了你们并不了解的伊鲁蒂亚而教训我，教训你们的妹妹，对你们来说算不得什么。唯一的受害人，唯一的受害人是我。"

"可这并不是要你作出牺牲，"她们解释说，"再也用不着你去单独见他。我们大家一起来接待他。如果说需要受罪的话，那我们只好大家一起来受罪。你记得，要你单独见他，是奥尔加的鬼主意，同我们没关系。我们同意这样做，是怕伊鲁蒂亚溜了，让我们碰一鼻子灰，使这可怜姑娘的婚事办不成。"

难题解决了。

以后，伊鲁蒂亚将由三姊妹一起接待。

奥尔加不在，事情才能这样处理。避开甥女的监督，谎言，狡猾和每时每刻的压力，两位女士自作主张，以为这就协调了对伊鲁蒂亚的接待和对妹妹的感情的尊重。

与此同时，她们也需要奥尔加。特别是罗萨乌拉，简直不能没有奥尔加。新宅依然使这三位女人郁郁不乐，埃乌费米娅尤其如此。

她们并不幸福。

三 金钱得胜

堂卡米洛对阿瓜隆加姊妹的策略并不高兴。他已经那样习惯于同罗萨乌拉之间的黄昏谈话，习惯于每日例行的探望。三姊妹共同接待他，等于是那种甜蜜关系的一种倒退！

单独同一个女人在一起，能谈些琐事，而且也只能谈这些琐事。但是，这类琐事是有意义的，因为谈起来有一种亲密感，那种缠绵劲儿，比声音本身更富于表现力。因为，两人独处至少从表面上把他们变成相依相恋的关系，而那种两人对话，即便只是谈天说地，也颇带几分浪漫的味儿。

情欲象专制暴君一般控制着那颗童贞的清白的心。迟暮的爱吮吸着已经失去青春的、而青春时期又缺乏爱情的

这个生命的全部感情汁液。感情强烈的人，爱情来得愈晚则愈强烈；全部深藏的对女性的爱，全部积蓄已久的纯洁柔情，象干火药，在心底里被一根神奇的火柴——女人的一双眼睛——点燃了。

伊鲁蒂亚有一种朦胧的预感，他已经深深感到，这爱情对他来说，很快就要破灭。人一到暮年，便一落千丈。

确实，对伊鲁蒂亚来说，对金钱的酷爱胜于其它一切。一个人被某种热情所主宰的时候，其它热情便消失了，因为这种热情窒息了其它各种热情的萌发，使它们全部干枯，死亡。现在，伊鲁蒂亚这个下流的老东西身上，确实出现了爱情，即那种沉睡的而并非消亡了的情欲。这种情欲，就其实质来说，有时不过是未被满足的感官需要，有时不过是要求满足的父性的渴望。

大自然使得这些渴求几乎总是那么急迫，虽然有时是盲目的，缠绵不断的，仿佛人类命运就取决于这些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的渴求。

在伊鲁蒂亚心底，金钱与女人即将展开一场决战。谁将赢得这场战斗呢？

在伊鲁蒂亚眼里，阿瓜隆加三姊妹一同接待他，等于是他感情生活中的一种不幸，他只想避开这个暗礁。他改变了时间表，憋了两三天不去探望。但他玩弄的一切花招都没有用，她们在这方面比他更擅长。

第一个下午，他思忖着——因为所有的人，直至伊鲁蒂

亚，都是好虚荣的——三位女士一起接待他是出于礼貌，或者是由于搬进了先前属于堂卡米洛的房子，由于他的正直，由于她们高兴，由于她们刚刚住进新居，由于所有这一切和天晓得的种种原因，她们三人才同时出面接待。但姊妹几人一直坚持这样做，使他改变了看法。不，这不是礼貌，也不是款待。

于是他猜想着，大概是新居狭窄使她们有了新的习惯。他考虑到这新的习惯终究是一种障碍，不由得有些后悔：我若给了她们一幢大些的房子，就可以少贴给她们一些钱，如今我来拜访，也可以自在得多。

对这次失策，他又找出理由自我安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高利贷者慢慢地明白过来了：房子狭小同这三个女人的决定毫不相干。因为这是一种决策，现在他算看明白了。

阿瓜隆加姊妹决定现在这种做法，原因何在呢？伊鲁蒂亚摸不着头脑。他对罗萨乌拉的言谈举止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她也不容许半点不体面的举止。她的温柔又带着何等的凶狠啊！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否有奥尔加狡猾的手呢？他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荒唐。有谁象她那样在阿瓜隆加姊妹家里替他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呢？他同罗萨乌拉的关系，虽不能说是奥尔加一手促成的，也是她最赞许的。

那么……？

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推敲，伊鲁蒂亚最后认定：她们是想激他生气，看能否逼他提出求婚，因为他在每天同罗萨乌

拉亲密闲聊的那段时间里没有这样做。

“她们想的是我的钱，”他想，“那好，她们得不到。三只臭苍蝇，三只蚂蟥。想要钱？嗯？找错门儿了。我伊鲁蒂亚的钱，是长年累月辛辛苦苦地一点一滴攒下来的，你一来就想要？我伊鲁蒂亚只要还有口气，就知道如何保卫它。”

一种受骗与破产的混乱想法，激荡着堂卡米洛的脑海。这种恐惧，使他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毛发直竖。“我宁愿死，”他重复说，“我宁愿死一百次，也不能失掉我的财产！”

一天晚上，当他上床就寝时，这些想法把他吓了一跳。他心有余悸，决意断绝同阿瓜隆加姊妹的关系，从今以后再也不登她们的门。只有几年前那些可恶的盗贼给他的惊吓，才能同现在阿瓜隆加姊妹带给他的恐惧相比。对这种惊吓，他正要仓皇躲避！

整整一个星期，他没去想这些贱人，后来才回想起来，恰似一位从火车撞车事故中死里逃生的人，事后回想那次惊险旅行一样。

罗萨乌拉的形象在他脑海里盘旋。他闭上眼睛，似乎把眼睛闭上就可以不再看见她一样；拿出英雄气概，极力要把她从自己思想中挖去：无赖！骗子！

伊鲁蒂亚不分青红皂白，对这姊妹三人一律怀有恐惧与反感。

随着时光流逝和反复思考，他渐渐划分了各人的责任。三人中哪一个最卑鄙最可恨呢？伊鲁蒂亚充满不信任与恐

惧的头脑里，又出现了罗萨乌拉的倩影。面对那双奶牛般温驯，似睡非睡，睫毛长长的眼睛，面对那甜蜜中带点忧郁的模样，面对那丰满的娇美小口，面对那琥珀似的茶色皮肤，面对那卵形的小痣，面对他思念中象秋天鲜美成熟的果子般的罗萨乌拉，堂卡米洛迟疑了。罗萨乌拉同那两姊妹一样不可饶恕吗？不，这不可能。他区别着："也许是同谋。主谋？那不可能！"她是如此文雅，如此温柔，如此美丽，如此高洁！堂卡米洛回忆着自己对罗萨乌拉一副菩萨心肠的观察。不，不可能。一分钟也不能这样想。真蠢！

他想到罗萨乌拉纯洁温顺和美好的品德，连她是同谋的设想也推翻了。

他最后坚信，罗萨乌拉是"她的两个姐姐的玩偶"，一点儿罪过也没有。

他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到埃乌费米娅与阿尔西拉身上。他要是能把这受害者从那两人的爪子下解救出来该多么好！可是，不，他没有当救世主的意思。救世主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让各人咎由自取吧。

自从伊鲁蒂亚最后一次看望阿瓜隆加姊妹以来，自从他暗暗地断绝同罗萨乌拉的关系以来，已经过去十三个下午了。

十三个下午呵，真象一整个世纪！

晚霞渐渐消逝，傍黑时分，堂卡米洛回到了自己家里。在托玛萨安排晚饭的时候，高利贷者灯也不点，坐到窄小的

走廊里。

从漆黑的天际，在月亮即将升起的那个地方，往院子里投下一抹发亮的几乎是透明的阴影，使人能在黑暗中隐约看见一点东西。

使人浮想联翩的阴影啊！堂卡米洛记起自己从前也是这个时刻回到住所的，但那时是毫无例外地从罗萨乌拉那里来，被爱情搞得迷迷糊糊。

他明白现在这回忆是思念造成的，因为他怀念往昔的探望。怀念往昔的探望，是因为它曾使他愉快。那么，是什么使他把这种愉快，这种不花一文钱的快活，从自己生活中抹去的呢？他无法清楚地回答自己。是人家要偷他抢他！谁说人家要偷他抢他呢？三姊妹一同接待他，是出于要引导他向罗萨乌拉求婚这种阴险的企图？然而，他不会对这些可怜的女士提出同罗萨乌拉结婚的要求的。哪怕她们变成二十个人，哪怕她们把天上所有神灵以及地上所有的权贵都请来，也不能迫使他求婚。在委内瑞拉，婚姻不是强迫的，而他生活在委内瑞拉。

他对自己的担心又不由得感到好笑，自己竟然对一种荒唐的想法让了步，真不可思议。他感到，他，伊鲁蒂亚，一个实际的人，二加二等于四，不会把一杯水同大海相混淆的人，竟然会把一种真正的快活，一文钱也不必花的快活，他生活中少见的甜蜜，轻易丢掉了，这更加难以令人相信……为什么？就是为了一种荒唐的想法，一种猜想，一种空想。

就是说，他，伊鲁蒂亚，一个实际的人，为了一抹阴影，

为了不足一抹的阴影，为了某些不存在的东西，为了虚无，竟把一种有用的东西，一种真实的东西弄丢了。他对此无法解释。“是我正在衰老，脑子开始溃烂，我已经不是我了？”他自己问自己。

老谋深算的具有数学精确性的堂卡米洛，为了考验自己，在心里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在罗萨乌拉和我的财产之间，我选择哪一个呢？”

他觉得问题提得不明确，又换一种方式提出来。他想着罗萨乌拉的嘴，她的胳膊，她那宽大的细洋布罩衫下面令他那样激动的结实浑圆的胸脯。他想象着罗萨乌拉的嘴紧紧地压在他的嘴上，贪婪地吻着。她的两臂紧紧地搂着他，她那鼓鼓的胸脯在他脸上，在他胸前，在他手里跳动。被占有的罗萨乌拉，他的罗萨乌拉！我的上帝，这感觉多么美妙难言，象他这样清白纯洁的人，从未品尝过这么美妙的感觉……他陷入了遐想……

罗萨乌拉的形象在伊鲁蒂亚脑际光彩夺目。他看见院子里的阴影中，现出一个巨大的天平。罗萨乌拉这一边的秤盘沉了下去。在另一个秤盘里，他添上一幢又一幢的房子。但这还是不明确。秤盘里连一间房子也搁不下，怎么能加上这么多幢房屋呢？于是，出于神奇的想象力，他把房屋变成了钱。这样，事情就清楚确切了。装满黄金的袋子这一边的秤盘开始下降。天平朝黄金袋子这边倾斜。

伊鲁蒂亚明白自己经住了诱惑的考验，他还是自己的主宰，是昔日的伊鲁蒂亚。怎么能说他变老了呢！

为了更好地考验自己的大丈夫气概、力量、自制力和昔日的为人，他开始减少一边秤盘里的钱袋，而他所爱的罗萨乌拉则在另一个秤盘中摇晃。他取下一袋，两袋，二十袋，钱袋这边的秤盘仍然比罗萨乌拉那边沉。

伊鲁蒂亚从最后一个钱袋里往外取黄金。袋里只剩下寥寥几块金子，但它仍然比罗萨乌拉重。他继续往外取呀，取呀，天平总是不平衡。

最后，在一个秤盘里仅剩下一盎司洁净闪光的金子了。这一盎司金子还是比罗萨乌拉重。

一个声音把他从金钱与爱情的梦幻中唤了回来。饭准备好了。托玛萨在喊他吃饭。

四 漂亮的民主斗争

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奇查拉将军正同他的家人在大厅里闲聊，有人敲街边的大门。那是一个警察。警察递交了给房屋主人的信便走了。

信封的一角赫然印着一枚国徽，国徽下面一行字：共和国总统府。

奇查拉把这封总统来信接在手里，心情激动而自豪。他浑身热血翻涌，如果说这热血还没有涌上脑袋的话，也是涌到了鼻子上，因为他那多肉的鼻子开始变成洋红色。

奇查拉撕开信封，用眼睛飞速地把信扫了一遍。当他

知道了信的内容之后，便用高昂而清晰的声音对周围竖起耳朵倾听的家人宣读起来：

亲爱的朋友：

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到阿拉瓜一带的谷地去游玩。您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马拉凯有斗鸡，维克托里亚有舞会，图梅罗有斗牛，还要去游一游塔卡里瓜湖。六七天后我们就回来。这将是一桩乐事。如果您决定去的话，您已经知道：明天早上七点钟在车站见。

全家爆发出何等的欢欣！

"总统真是个顶呱呱的人。"阿基莱斯的妻子说。

"顶呱呱的，"大女儿图拉跟着说，"而且舞跳得很好。"

然而，奇查拉用他自己的欢呼压住了所有人的感叹：

"他多么器重我！你们没看出来总统是多么器重我吗？他对自己的亲兄弟也不会比这更亲热。我敢起誓，能得到我们的国家元首亲笔写这种信的人，最多也不超过三个。"

"他对你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啊！"他妻子说。

奇查拉开始自吹自擂起来。全家都敬佩得五体投地，张着嘴听这位名人的吹嘘，这位名人得到了总统的亲笔信，总统还希望他去陪同游玩哩。

"他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想是这样的。我曾竭力挤到他身边，同他私下谈过几句话。总统知贤重才。我的对手们害怕我对他施加影响，处处阻挠我，不让我接近总统。他们简直把他关进了铁笼子。大概连我的信也没到他手里。这

就是他没有给我复信的原因。我在报上发表总统命名日的贺辞，我发起并领导了那次非同小可的自由党运动……对这些最重要的政治行动，他们连理都不理。”

最小的女儿打断了他：

“可是那次舞会使他们死了心啦！”

奇查拉笑了。全家一想起来，也都笑了。那是绝妙的一招，是政治家脑子里很难想得出的一个主意。

“搞政治，我在行！”奇查拉对自己从未这么满意过。

阿基莱斯·奇查拉想必是很熟悉委内瑞拉的政治的，因为他无论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是那么笨重肥胖，却总能在党派之争的浪涛上象软木塞一般漂浮不沉。而现在他竟能同过去他连影儿都别想见到的总统建立密切的交往。

别有用心的舞会创造了奇迹。

那位色鬼舞迷，从来也没有象那天晚上奇查拉组织的舞会上那样，在乐曲的伴奏下，那么开心地置身于许多柔软的肩膀，半裸的胸脯和美妙的香气之中。

舞会上的小女伴都是为他精心挑选的。图拉·奇查拉算是大一些的，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这位好色的舞迷觉得自己快要晕倒在奥尔加那结实的身体上了。在舞会到达高潮的时刻，奥尔加喘着粗气，盯着他的眼睛，对他张开了双臂和腿。

那淫荡的家伙感觉到她那诱人的身体从膝盖到胸脯都紧贴着他。他感到身体的右侧有女人的腿在摩擦，左侧有一

些背脊散发出暖气，后面也紧贴着香气扑鼻的躯干，周围处处是妇女的身体……他觉得自己要疯了。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晕眩，这样的快意，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情爱……

奇查拉为自己发明的复杂而大胆的舞会寻找女伴可费了不少周折！最后，他的三个女儿、奥尔加，还有那些正直的，渴望捞个一官半职的自由党人和效忠宣言的签名者的女儿，总算同意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有人不高兴，甚至有一个还嚷嚷说他们的女儿不是放荡的娼妓，不是色鬼的佳肴，也不是为色鬼助兴的，还骂阿基莱斯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他的主意被轻率地泄露出去，使他多么头疼！是谁这么莽撞，把他的计划透露出去的！大概是拉塔——奇查拉寻思，是他为了夸耀自己知道社交秘密而说出去的。

问题是，舞会还没搞，奇查拉就大伤脑筋了。他甚至担心客人一个也不来。果然，到场的男人和中年妇女比漂亮的姑娘多。几乎谁都没带自己的家眷。男人们单独来了，托辞说："两天以前我的夫人病了！"或者说："我的女儿临来之前得了厉害的偏头痛！"另一些人则称他们的家眷在马库托。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都找到类似的借口，只是不同前一位重复就是了。真令人啼笑皆非。阿基莱斯有些羞恼地想：全是些没有出息的无赖。

但他的努力因这个舞会而得到了报答。总统是多么快活啊！

那天晚上，阿基莱斯这颗明星开始闪耀。那些官方的

掮客嫉妒得脸都白了。这一美妙舞会的发明者使他们全都黯然失色。

现在总统要到阿拉瓜一带的谷地去逛逛，并希望阿基莱斯陪同。沿途组织新发明的舞会，还有谁能胜得过阿基莱斯呢！

一接到总统的信，阿基莱斯·奇查拉便明白要他去干什么，为什么要请他去。他得意非凡，因为他知道，那些部长、州长、海关关长、政府要人，都是从这些寻欢作乐和密切的私交中产生出来的。

奇查拉吩咐立即给他准备行装。当别人在给他打点行李的时候，他以一种使家人印象深刻的姿势在思考，就是说，用双手托着脑袋在思考。

维克托里亚是总统这次出游的中心。在这个政治上如此重要的中心，在这个败行的首窟，在这个下流窝里（这与受无耻之徒折磨的当地人民毫不相干，而是由于那位奸诈的总督而变得下流的），奇查拉将同掮客的头目弗朗西斯科·科纳雷斯·阿尔坎塔拉，一个被抬举为阿拉瓜州地方官的无耻之徒，纵欲胡闹的垄断组织者，交手较量。

奇查拉预先作好战斗准备。他将进行战斗，他什么阵势都见识过。他是位斗士。

火车刚刚开出，弗朗西斯科·科纳雷斯·阿尔坎塔拉，人们总是叫他阿尔坎塔里利亚，便通过电话从加拉加斯得知随行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太监一听到奇查拉的名字，就勃然变色。他自舞会之夜以来就常常听到总统的随从讲起这个名字。角斗场上来了一个竞争者，要与他平分秋色。幸亏这场运用势力及女人的战斗，将在他比对手更熟悉的地方进行。不管什么狂风巨浪，他也要保住他在掮客中最著名最称职的第一把交椅。

他当上阿拉瓜州的地方官是有些由来的。他在维克托里亚，除了一个拼命讨他欢心的由年轻喽啰组成的内部小朝廷外，还有一伙推他为首领和保护人的志愿拍马者。正是因为这帮人马，共和国总统才有那样可口的美色；而他，阿尔坎塔里利亚，才有那样的声威和势力。

幸运的是，这一次在获悉奇查拉即将到达之前，他已经为那个好色之徒准备好了鲜美的猎物。

牺牲品是一位象五月的鲜花那样娇美的农村姑娘。阿尔坎塔里利亚在她身上寄予了极大希望。

总统抵达维克托里亚的时候，大约十二点钟了。

总统想在午饭之前洗个澡。人们给他准备了一澡盆香水多于泉水的浴汤。挥霍惯了的阿尔坎塔里利亚，不吝啬花销。他要叫奇查拉相形见绌。

午饭后，总统在阿尔坎塔里利亚和两三个心腹陪同下，上楼去午睡。他躺到用库马雷编织的宽大吊床上。阿尔坎塔里利亚等他躺好，就开始象海蜗牛那样绕着圈子挑逗这位好色之徒的好奇心。

“我的将军，”他说，“您可得小心行事呀。”

另一个人接着说道：

“总统准会馋得流口水。”

那色鬼竖起耳朵问道：

“很年轻吗？”

“当然啰，就象您所喜欢的那样。”

“黑吗？”

“洁白如雪。”

“是高，是瘦，是胖，还是矮个儿？”

“倒是又高又壮，象尊塔。胸脯，脖颈，胳臂和身材都是第一流的。”

“那么，是一口红雀肉① 了？”

“是的，先生，是一口红雀肉。”

总统佯作生气地说：

“那你们还不把她给我带来，待在这儿搞什么鬼呢？”

阿尔坎塔里利亚有力地回答：

“不，不行，我的将军。假若您这样命令我，那我将头一遭违抗您的命令。我决不服从您的这个命令。下令要我从阳台上跳下去吧，我一定跳。但您别想叫我现在就把姑娘给您带来，因为我不会那样做的，您刚吃完午饭。”

“这都是胡扯，胖子。”

“不，我的总统。对您来说，这不是胡扯。我，佩德罗·

---

① 美洲红雀，味鲜美。

胡安，随便哪一个，午饭后骑马都没有关系。而您，不行。”

其他的随从进一步发挥道：

“真的，将军，您的健康是属于祖国的。”

另一个更是卑鄙得简直无以复加：

“您的健康甚至比祖国的健康更重要。”①

阿尔坎塔里利亚不甘示弱：

“您的生命，除了上帝之外，便该由我负责。”

这时，从楼梯脚下传来一阵吵嚷。

那是奇查拉，他想上总统的房间去。由阿尔坎塔里利亚布置在那里，并得到明确命令不准奇查拉进来的一个卫兵，在阻拦他。

阿尔坎塔里利亚从一个窗口探出头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趁机向这个竞争对手放了一枝毒箭。

“没什么，奇查拉在同一个仆人争吵。”

一会儿，他又加了一句：

“这可怜虫是多么狂妄！他当部长的时候被革过一次职，因为他逢人便说他掌握着国家的命运，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到处张扬国家机密。”

总统笑了笑。

阿尔坎塔里利亚没有弄清楚，这笑是不是对奇查拉的责备。他刚刚播下一颗不信任的和毁人名誉的种子，但这

---

① 这是史实。是作者在维克托里亚亲耳听阿尔坎塔里利亚的小舅曼努埃尔·阿兹普鲁亚先生说的。——原注

还不够，他又试探这位具有无限权力者的口气：

“无论如何，奇查拉还是个了不起的自由党人和挺捧的家伙。”

总统躺在吊床上，吸着烟，摇晃着脑袋，不置可否。随后，他仁爱地说：

“是个好人。”

“这是一句真话。”阿尔坎塔里利亚想。“没有器重的意思，也许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尽管总统还没有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器重他，但必须让这个泥捏的家伙在总统的印象中被碾得粉碎。”

总统躺在吊床上轻轻地来回晃悠着，睡意朦胧地说：

“奇查拉是个挂名将军，却是个好人。他想出来的那个舞会真是妙不可言，没有人能比得上。”

阿尔坎塔里利亚以不易觉察的敏锐目光对总统察言观色。他不是听而是品味总统的话，他简直是在用药房小秤衡量着总统的表情、手势、眼色乃至声调。他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奇查拉并不象他起初设想的那么可怕，应当疏远。一个无所顾忌的人在一个伤风败俗的人身边，始终是个危险。

他用最自然不过的语调说：

“您说得对，我的将军。奇查拉是个大好人。论他的家世，谁也不如他。在家里，大家都敬重他。他对历届总统都是那样卖力效劳，那样谦恭。所以，现在他明明知道您在这里，正准备午睡，他却在那边吵闹，简直是大吵大闹，这使我觉得惊奇。”

呆床上的人打了个哈欠。他困了。闲聊的人开始离去。阿尔坎塔里利亚亲自放下百叶窗，关上所有的门窗。房间里一片阴暗。总统闭上了眼睛。

阿尔坎塔里利亚刚刚离开一会儿，又从楼梯那边返身走了进来：

“奇查拉将军想上来见您。我让他进来吗？”

“不，现在不。”总统打着哈欠。

“他坚持要进来，我的将军。”

“叫他别那么讨厌。”

午睡以后，约莫五点钟光景，总统骑马出去了。

人们给他准备了一场斗牛。虽然他不参加斗，但看着那么多人骑着马在斗牛后面跑，拽住牛尾巴尽力把它拖翻在地，使他十分开心……有时候，斗牛变得凶猛暴怒，马匹和骑士奔跑得如旋风一般！“这是我们的十分地道的节目，”总统说，“所以我喜欢。”

他看完斗牛，在灯光下走进自己的房间时，出乎意料地发现卧室里有个女人。

他果断地走向前去，极其温柔地询问她。他明白了．这是阿尔坎塔里利亚为他准备的意外。

他开始打量她。她高大，结实，娇美俊俏而惶惑不安。这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使他的怜悯多于欲望。他亲切地问她：

“你叫什么？”

她回答：

“玛丽娅·胡安娜·贡萨莱斯。您呢？”

总统忍不住笑了。他靠近姑娘，给她唯一的回答是：

“你很漂亮。”

这一回轮到她笑了，虽然有些不安。为什么把她弄进这位先生的房间里来呢？

总统挨着姑娘，伸出右手几乎象父亲一般地抚摩她的面颊。姑娘拒绝了。然而他感觉到了她脸上的皮肤虽然不十分柔软光滑，但那十八至二十岁左右的乡下姑娘的鲜嫩，使他也怪舒服的。他想道：“她的胸脯将是什么样儿的呢？”为了证实一下，他靠得更拢了，灵巧地把手伸到她的身上。可是，这位村姑挺直身子，粗野地用力推了他一把。

他想制服她，恼怒地向她扑去。姑娘惊慌地开始喊叫，满屋子乱跑，想夺门而出，摆脱这个追逐者。

没有人理睬她的喊叫，也没有人来救助她。那男人却继续紧逼着她。

象头被围捕的野兽，她被逼到一个角落里。这位村姑不由自主地伸手摸索着什么东西来自卫。她摸到了总统本人的手杖，便死命地朝这色鬼猛击了两三下。

血开始从总统的秃顶上往下流，染红了脑袋、额头、上髭和络腮胡子。追逐的劲头顿时魔术般地停止了。姑娘乘机逃向门口。

最后，随从们都赶来了。又羞又痛的总统开始清洗

伤口。

当阿尔坎塔里利亚来到的时候，色鬼斥责他说：

“这哪里是个女人呀，分明是头凶猛的斗牛。”

奇查拉亲自给总统洗伤口，焦急万分地喊：

“快拿止痛药来，拿过氯化铁来，拿绷带来，快叫个医生，叫十个医生来……”

一些人跑下楼去，另一些人翻开了抽屉，仿佛梳妆台是个药房似的。混乱中只听见奇查拉悲切的声音：

“快去，请个医生来。要一个医生。”

总统一声没吭，躺到吊床上去。他的沉默中蕴含着愤怒的火花。

阿尔坎塔里利亚感到哀伤，屈辱和失败。他原以为这个凶女人是个天使。他上当了。可是，等着瞧吧。他决心要加倍惩处那些骗子。

奇查拉插进来说：

“您别那样干。那会使我们的总统威名扫地的。我敢肯定：您并不愿意出这样的事儿。可是，需要小心，十分小心，必须比我们现在对国家元首的这种谨慎还要十倍小心。怎么能把他一个人同随手捡来的一个女人关在一个房间里呢？”

“我失职了。”阿尔坎塔里利亚承认。“我本该守在门边等候着的。”

“要是我，我早就那样做了。”奇查拉口气坚定地说。

他们大声说着。那位受伤的人在隔壁房间里也许都听

到了。

第二天，在安德烈斯·拉塔的拍马报纸上，发表了阿基莱斯·奇查拉一份长长的电报。电报说总统在向一个疯女人行善时，遭到了袭击，但奇迹般地脱险了。

奇查拉还写了一篇通讯，也是由安德烈斯·拉塔塞进了一些妥帖的议论。这第二封电报是发给加拉加斯大主教的，要求他为感谢上帝保佑了一位卓越的、立下了丰功伟绩的总统而唱支圣歌。

第二份电报下面，安德烈斯·拉塔登了大主教的复电。

为了显得更加庄严隆重，决定在下星期日唱圣歌。上帝总是象这一次一样，以极为明显的热情护佑光荣的元首，模范的总统，公私品德都很高尚的英雄的生命的。上帝保佑好人。

这就足够了。顿时从共和国的四面八方飞来由奇查拉们署名的电报，从各州也飞来了由阿尔坎塔拉们署名的电报，庆贺总统"明显地受到上帝的庇佑"而化险为夷。这些贺电在安德烈斯·拉塔的报纸上整整登了几个星期。

在共和国所有的教堂里都唱起了圣歌。

回到加拉加斯几天以后，阿基莱斯·奇查拉去拜望总统。他向总统谈起了他巧妙地掀起的这场伟大的舆论运动。最后，他这样表白自己的忠心：

"业绩出于爱心，我的总统。"

元首回答他说：

“您别以为我已经忘了。十五天之内，您将出任部长。对谁也别说。”

五　西里洛的不幸

在经过单方面暗暗地同罗萨乌拉中断来往以后，在经过长时间的中止拜访以后，堂卡米洛又到阿瓜隆加姊妹家里去了。怎么能不去呢！

他对自己坚信不移。让三姊妹一起接待好了，让一千个人来接待好了，对他乱箭齐发好了，逼他走投无路好了。一切都没有用，一切都是浪费时间和气力。堂卡米洛很自信。他一定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他比爱情更有力量。

促使他重修旧好并继续照常探望的原因是一个坏消息：几天前，埃乌费米娅病倒了。

胃病，忧郁症，衰老，一种长年的痼疾，生理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慢性消化不良，使她精疲力竭，受尽了折磨。可怜的埃乌费米娅！姊妹们都认定，这一切不幸全是因为离开祖宅而招来的。自从搬家以后，她就不吃不喝；整整过了几天，她才吃下一个鸡蛋。自从搬家以后，她就自己找罪受，连房门也不出，整天整天的从她嘴里掏不出一句话来。可怜的埃乌费米娅！

第二天，伊鲁蒂亚又来到阿瓜隆加姊妹家。他问了问埃乌费米娅的情况，就离开了。过了一天，他又来了。

安德烈斯·拉塔一望见他，便热心地走了过来。而堂卡米洛呢，在这么多他并不了解或了解一星半点的人中间，能碰上一位可以聊一聊的人，自然也感到安慰。

"病更重了吗?"他问那年轻人。

"我想是的，堂卡米洛。这老太太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上路了，谁也拦不住。"

"真可惜!"

"可惜什么？活得够长的了。象她这么活着真是荒唐可笑：流泪，祈祷，不吃饭，不说话。象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这时，罗萨乌拉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两眼红红的，还带着泪痕。

安德烈斯·拉塔朝她走去：

"您过来一下，同堂卡米洛打个招呼。"

"现在不行，"她回答，"我要去买药。"

拉塔几乎是拦住她，用脑袋朝伊鲁蒂亚摆了一下。伊鲁蒂亚伤心地走了过去。得悉病人未见好转，他是多么难过！看见罗萨乌拉悲痛，他又是多么痛苦！老头子语气恳切，显出一片真诚。

"太谢谢您了，堂卡米洛。我知道您来过几次了。现在请允许我离开一下，我要去买药。"

她说完便走了……不大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

伊鲁蒂亚和拉塔又把她截住了。

堂卡米洛脑子里刚刚闪过一个主意，他犹豫了一下才告诉罗萨乌拉，但担心会遭到不客气的拒绝：为什么不请西里洛·马塔莫罗斯来给老太太看看病呢？

他不能不介绍一下马塔莫罗斯。伊鲁蒂亚担保，他绝对信任这个梅斯蒂索人的医术。此人医术十分高明。他亲眼见过这个人使用阿波罗镇痛剂和外敷草药，不到一刻钟就止住了一例大出血。不管怎么说，因为医生们未治好埃乌费米娅，他们开的药包括现在这服药对她都不起作用，让马塔莫罗斯来看看有什么害处呢？

罗萨乌拉觉得这个建议太荒唐。她不愿伤堂卡米洛的面子，想支吾过去，便说：

"您的主意挺好，但我怕行不通。您了解这些当医生的。您不是不知道他们之间都互相嫉妒多疑，一个比一个难惹。不能伤我们这位医生的心，他多少年来一直给我们看病。"

伊鲁蒂亚不再坚持。可是，安德烈斯·拉塔为讨好堂卡米洛，说这个主意不但好而且可行。

"如果全家都同意的话，我来负责实施这个想法。"他说。"至于医生嘛，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打发一下就行了。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罗萨乌拉避而不答，快步离开了。她说她的意见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你们最好还是问问阿尔西拉和奥尔加吧。"她添了一句。

对奥尔加来说，为了迎合堂卡米洛而去说服全家把马塔莫罗斯请来，并不费事。

翌日上午，西里洛就来了。他检查了病人，回到查卡奥配制了一剂药水。埃乌费米娅下午把它喝下去，当晚就死了。

先前负责治疗的那个医生，一听说背着他请了马塔莫罗斯来看病，顿时气得跳了起来，骂得唾沫四溅，尽管象他这种年龄的长辈是不该这样大发雷霆，恼羞成怒的。把他看得连个卑贱的土医生都不如！他怎能容忍这种耻辱！而且，这个野蛮人把眼看就要痊愈的女士给治死了。

这医生怒气冲冲，就查卡奥土医生的问题向医学科学院递交了一封令人信服的紧急信。这是一封怎样的控告信啊！信里指控西里洛很早以前就非法行医，给科学出乖露丑，败坏医生的名声，这一次竟治死了埃乌费米娅·阿瓜隆加。

刹时间，医学科学院里炸开了锅，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会议。结果是科学院对马塔莫罗斯提出正式起诉，地方当局拘捕了马塔莫罗斯并立即着手审理此案。

这个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报纸登了西里洛的照片和他的生平轶事。在谈到马塔莫罗斯最后几次非法行医时，还列出了托玛萨、伊鲁蒂亚及阿瓜隆加姊妹的大名。

罗萨乌拉和阿尔西拉因为失去埃乌费米娅而痛不欲生，别人不让她们看报纸，她们也顾不上看。可是，当罗萨乌拉知道马塔莫罗斯被捕的案件时，她觉得在姐姐死亡的

事上，他是无辜的。她哀求伊鲁蒂亚：

“堂卡米洛，请您同阿基莱斯想想办法，能不能救救这个可怜的马塔莫罗斯先生，别让他长期坐牢。”

伊鲁蒂亚有意迎合她并想顺便搭救西里洛。报纸上对他的生活和生意这样大肆张扬，也使他不舒服。有多少理由促使他努力营救马塔莫罗斯并及早平息这一事件啊！

听了堂卡米洛的许诺，马塔莫罗斯好似见到了青天。

“我在加拉加斯无亲无故，”西里洛哀怨地说，“您答应帮我的忙，我是多么感激您啊！”

接着他又讲了案情的严重性：

“糟糕的是，听说他们已经告我非法行医。我也招供了。”

伊鲁蒂亚已经从报纸上获悉全部情况。

“不要紧！”他显得胸有成竹，“您是无辜的。我同奇查拉将军谈过了，我还要再跟他谈谈。他现在同总统关系很密切。”

堂卡米洛告辞时还鼓励犯人：

“坚强起来，马塔莫罗斯朋友。您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一定要为您尽力而为。”

马塔莫罗斯真是时乖运蹇，祸不单行。他的产业弃置了，店铺关闭了，家里人正在痛哭流涕。他，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佬，这样热爱自由的人，竟然被关进了铁笼子！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因为他一生行善，减轻了这么多苦难的人们的痛苦；因为他为不幸者研究了草药的效用；因为他止住了这

么多人的哭泣，使这么多人康复，使这么多人重新获得活力，使这么多家庭恢复了欢乐和上帝的保佑！那么，他到底干了什么呢？他听从加拉加斯来请他的人，为挽救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为挽救一个连上帝也无法救活的垂死的女士而献出自己的一片好心和汤药。可是，社会是怎么报答他的呢？难道应当象对一个强盗那样来对他起诉？难道应当把他象只老虎似的关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社会对他是不公的，十分不公而且残酷。

在罗通塔狱中，最使他不快的是那位因给女人打胎而入狱的庸医的挖苦话儿。这次打胎要了那女人的命，同时也使庸医本人失去了自由。

这个专门兜售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来干打胎之类罪恶勾当的人，竟敢取笑他的慈善行医和免费服务！

实际上，这个庸医对于医药的知识都是投机得来的。这个委内瑞拉土医生的狭隘头脑，只懂得从欧洲的课本中学习外国人发现的东西，象鹦鹉学舌一样。比他聪明百倍的西里洛·马塔莫罗斯却是研究本国的大自然，并且自己发现了祖国植物群的奥秘的。

那庸医自负地对他说："好，我佩服您能摸准病症并且知道用哪种本地药草对症下药。可是，您连科学的计量都不懂，怎么能准确使用药量呢？"

"您错了。"

"不，先生，我没弄错。譬如您对我说到一杯水，一把琉

瑚营，一撮桂皮，一勺硃砂。无论勺也好、撮也好，把也好，还是杯也好，都不是科学的计量。”

囚犯们都佩服这个医生，瞧不起马塔莫罗斯。

马塔莫罗斯回答说：“也许不科学，但这是我们的老百姓所懂得的计量，而我就是用这个给他们开的药方。我要是说德拉克马①，阿达梅②，克，格拉诺③，农民就不懂，甚至连盎司大概他们都不明白。”

庸医截住他说：

“确实，他们不会懂……连您也不懂嘛。”

在场的人脸上的笑容等于是对他的鼓励和喝彩。

这种挖苦使西里洛显然十分激动，他那本来就立着的头发竖得更厉害了，两道浓眉挑到了脑门上，黑胖胖的脸变成铁青色，短粗的身材也仿佛拉长了。他确实激动万分。对西里洛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他的医名更重要的了。

轮到他来显露自己的知识了。他轻蔑地避开那些一直在为科班医生的胡扯加油添醋的戏谑话，说道：

“医生，不是我不懂得‘科学的计量’，而是您不懂得民间的计量。这种计量是如此简便……您瞧：比方说，一咖啡勺等于四克普通水，一大勺或叫一汤勺等于二十克水或十六克油。一杯等于八汤勺。八汤勺就是一百六十克。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一杯一百六十克的水，相当于五盎司。”

---

① 药衡，约合三.五九四克。

② 约等于一七九厘克。

③ 药衡，约合五厘克。

“但这只是三种单位的换算，而且全是液体的计量单位。我想，您总不至于用勺来量玉米吧。”

人们都笑了。

西里洛真想这样回答他：“玉米只是喂驴的……还喂象您这样的庸医。”但他克制住自己说：

“先生，别的计量也一样，有它的等量。一撮，就是说用食指与拇指所能捏起的粉末，其重量通常为七克。一把，也就是一只手一次抓起来的，相当于一盎司两德拉克马半的干叶或干花，一盎司半的干根，如果是干树皮之类，则约为两盎司。”

“看来，您光称那些干的东西，若是还鲜嫩的东西呢？”

“如果是鲜嫩的东西，无论树皮树根，还是花花草草，重量都加一倍计算。”

“重量加一倍，马塔莫罗斯？谁能担保这是确实的呢？”

“没有谁……是经验。”

于是，那庸医便说马塔莫罗斯什么都会应付，简直比讼棍还要善辩。

“您若早就选择了夸夸其谈的律师职业而不是当邪门术士或江湖医生，您早就捞得多了，也不至于现在在这里为阿瓜隆加女士的死而哭天呼地了。”

有一天，当话题转向有利的方面，他可以卖弄学识，信口胡诌他在大学课本里学到的东西时，打胎医生想起西里洛谈到过托玛萨的风湿症，便叫起来：

“喂，西里洛，您是给高利贷者的那个老太婆看病开药

的，您坦率地告诉我：您知道什么是风湿症吗？”

“我不知道，也用不着知道。”

那些一见他们两个斗嘴便必然围过来的囚犯们，照例站到饶舌医生一边。

西里洛真诚地坦白自己对复杂的风湿症一无所知，使得他们哈哈大笑起来。自从被关到罗通塔监狱以后，几天来，这个西里洛使牢里的人开心极了。这并非因为他本身，而是因为他成了那位医生的箭靶子。在狱中无聊的日子里，他成了供人消遣的东西。

那位自命不凡的大学生，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学识的重要性，便改变了嘲讽的口吻。他听了西里洛关于自己无知的坦白后，用双手捂住脑袋。

“原来您连脊髓空洞症，脊髓痨和关节炎同风湿症十分相似这一点都不知道，却要去治伊鲁蒂亚的老太婆！您知道关节炎是怎么得来的吗？您知道至少有几种慢性风湿痛吗？”

马塔莫罗斯承认自己的确不懂之后，打胎医生便有板有眼地耐心讲解起来：

“那好，神经学家证明某些慢性关节炎是中枢神经或末梢神经损伤所致，有的则因癔病引起。至于慢性风湿症嘛，共有三种：一为畸形慢性风湿痛；二为综合性关节痛，从临床角度来说，它与单一性风湿症性质一样；其三则系痛风性风湿症，主要发生在关节炎患者身上，并明显表现为营养不良。您知道她的风湿痛属于哪一种吗？”

“我只知道用我的药能治好。”

“治好？对，照给阿瓜隆加女士那样治法，也许很快连药都不用了。”

人们哄堂大笑。马塔莫罗斯生气了，嘟哝着离开人群。

此后，他不愿继续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便决定不理睬那个爱瞎说的医生。

一见那医生走向牢房的一个角落，他便起来向相反方向的一个角落走去。

那讨厌鬼无休止的嚼舌，甚至他那讨厌的影子本身，也成了西里洛狱中的烦恼之一。最后，他决意把自己象裹大袍子那样裹在平时对旁人不屑一顾的那种沉默中。谁也无法再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来。他把全体囚犯都当成自己的敌人。所有的囚犯，厉害一些的，没那么厉害的，全都嘲弄过他或者企图嘲弄他。

这位可怜而善良的正在吃官司的马塔莫罗斯，模样总象猛兽般凶狠，此刻却如同被困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

与此同时，岁月流逝，而伊鲁蒂亚的诺言却没有兑现。

六　身价百倍的堂卡米洛

下午三点或三点半钟左右，太阳已经偏西。日光从窗户的铁纱孔里透进伊鲁蒂亚阴暗紧闭的卧室，使它充满阴

影和热气。随着一束阳光，射下一道光亮。通过光束，可以看到一群运动着的灵巧的原子、分子和微粒，从破旧发黄的卧席上冉冉升起。

听得见内室里托玛萨蹒跚的脚步声。她午睡完毕起来了，从这里走到那里，在炉子上烤烤她的抹布，或者准备在这下午暖和的时刻洗洗衣服。暖和的时候，她的风湿痛疼得不那么钻心，她就能洗涤、拧干并漂白毛巾，厨房抹布，自己的裙子和伊鲁蒂亚的衬衣。

房间中央，伊鲁蒂亚正穿好衣服准备上街办事。

自从恋爱以来，他不知不觉地变得虽然还不至于追求时髦穿着，却比过去注意自己的风度仪表了，常常比以往多费几分钟来梳洗打扮。

他甚至还从加拉加斯背着货架挨门挨户推销小物品的土耳其小贩手里，买了一块六十生太伏的镜子。以前他从未买过镜子。他一直用那面一个比塞塔一块的水银斑驳的镜子刮脸。那还是托玛萨送给他的。他把它放在兼作梳妆台的缺腿的旧脸盆架上面。但它由于水银脱落几乎照不见人影了，好长时间都照不见了。可以说，伊鲁蒂亚是凭自己的记忆来刮脸的。

他曾有过另一面小小的圆镜子，可是，在狂欢节的一天，不知怎么从手里掉下去了。那是一家烟厂当诱饵和广告在狂欢节那天送给过路人的。伊鲁蒂亚毫不思索便从空中抓了一块。真的，虽然它是那么小，却比他那面半明不亮的镜子管用得多。起码它照得清楚。但是，世上的一切竟是

那样易碎，短命，连狂欢节赠送的小镜子都是这样。有一天，它变成了碎片。

伊鲁蒂亚一照再照，认真地剪完那几根灰白小髭，就把那面土耳其人的新镜子在衣橱里放好。这时，他听见有一辆汽车在他门口或附近不远处停了下来。会停在这里？但愿不是。两下叩门声却肯定地回答了他。

他探头窗外，瞧瞧到底是谁，若是信得过的人，才能让他踏进门槛。会是谁呢？

不是别人，恰恰是有名的宝贝将军阿基莱斯·奇查拉。

“我来是为一件最紧急的事。”来人说道，“一件对我，对您，对共和国总统，对自由党，对全国来说，都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事。”

堂卡米洛吃了一惊，他不习惯这么庄严的开场白。奇查拉继续他那象肥皂泡一般瑰丽的序言。

伊鲁蒂亚有些摸不着头脑：

“将军，老实说，我连一个字也没听懂。”

“您会懂的，伊鲁蒂亚朋友。我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么重要的一桩买卖对您说穿。”

奇查拉依旧兜着圈子：

“您知道，堂卡米洛，我是您的朋友，是您的一个真正的、极好的、伟大的朋友。”

“我连一刻也没怀疑过，将军先生。一刻也没有……”

一盆冷水突然浇到伊鲁蒂亚头上，使他毛骨悚然。他的疑心渐渐警觉起来。他以为奇查拉是要向他借贷，否则，为什么在提出一宗交易之前先要表白这种友情，先做这么多的准备呢？奇查拉明明说是“买卖”。这个词儿仍然在伊鲁蒂亚耳畔回响。警惕的伊鲁蒂亚决心护卫自己的钱财，象往常一样富于战斗性，他直截了当地说：

“好吧，将军，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您要我怎么样呢？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呢？”

“您不是为我效劳，而是为共和国总统，为自由党，为祖国效劳。”

大概是借贷给总统。高利贷者仍然在疑神疑鬼。这一回我可跑不了啦。

他回答说：“我对祖国，对自由党，对共和国总统都无所求。我想，他们也不会向我要求什么……”

“简直是亵渎！”奇查拉喊了起来。“那就让您明白明白，总统，祖国的代表，而我，自由党的代表，我们记起了您。”

伊鲁蒂亚便猜测是要授予他“解放者勋章”了。

但他没有把握。衬衣上的铜扣子十分好奇地伸到了赛璐珞的假领上面。伊鲁蒂亚全身警觉，绞紧双手，扭曲着两腿，渐渐地收缩着身子，收缩着，仿佛他立刻就要变，仿佛他决意要失去人形而变为一个鬼怪似的啮齿动物。他想象着这个动物贪婪地扑到肥胖的奇查拉身上，啃咬着奇查拉的大红鼻子，钻进他的肚脐眼里，翻动着这大肚汉几公里长的内脏，直至从别人长满脑髓的部位出来；而在奇查拉的那个

部位，这动物只见到一种介乎于白色与深绿之间的粘物，酷似多鼻液的鼻子及结核病者嘴里分泌出来的那种东西。

授勋？借贷？那开场白枯燥费解并且言之无物的讨厌鬼到底来要什么呢？他们怎么会想起他来了！他又害怕又好奇，无可奈何地问：

“你们为什么想起我来了呢？”

奇查拉终于打算和盘托出，三言两语就把来意说明了。是时候了。

原来是要让堂卡米洛·伊鲁蒂亚当财政部长。

发生了内阁危机。奇查拉，未来的内政部长，由于总统的秘密透露，知悉总统正为挑选一位财政部长而感到为难。一筹莫展的总统埋怨在委内瑞拉连个理财家都找不着，抱怨在这个国家里，设了一个部却总是缺部长，虽然挂上这个头衔的官员往往装模作样，不可一世。

奇查拉试着提出了堂卡米洛·伊鲁蒂亚这个人选。总统连这个人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于是，为了使总统不至于认为他这个未来的内政部长对什么问题都束手无策，拿不出一点儿主意，为了让人知道是他推荐了一位财政部长，被选中的是他的被保护人，奇查拉就摆出一副为总统效劳，真心诚意为总统效劳的样子，极尽吹嘘之能事把高利贷者大加夸赞，称他是品德优良，多才多艺，并用粉饰的词藻，随心所欲地把高利贷者的历史描绘了一番。他是一位真正的理财家啦，是我国罕见的金融家之一啦，等等。总统获诘

地问：

“那么这颗明珠藏在哪里呢？为什么没有扬名呢？为什么以前各届政府没有利用他的学识呢？”

总统想认识认识，同他谈谈。

虽然总统一点儿也不蠢，却比奇查拉更自负。他想，只要见见伊鲁蒂亚，就能识别这个财政家的真伪，起码可以搞清楚这个财主能否成为一个好财政部长。

“他要能象保管自己的钱财那样把国家的钱保管好，我们就永远不愁没钱花。那就不错了。”总统说。

伊鲁蒂亚从奇查拉嘴里一听说要让他当部长而且总统想见他，顿时觉得心乱如麻。他一言不发，陷入沉思中。

“快回答呀。”奇查拉催他。

“回答什么？”他愣了一下。“我考虑考虑，看能不能接受。再说……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奇查拉火冒三丈。

一种机体的，精神的，来自体内最深处的困惑，使他无法理解一个人竟要考虑考虑同共和国总统见面对他是否合适，要考虑能否接受部长职位。

伊鲁蒂亚从不靠幻想度日，而是生活在有血有肉的现实中，自负对他从不起作用。听到阿基莱斯·奇查拉诱人的话，他觉得茫然而不可信。茫然，是因为从未听说会把财政部长的职位给一个自知没有资格也无力胜任而从未要求过这一职位的人送上门来；不可信，是因为一切涉及政治的事，从报纸算起，都使他产生一种极端的疑惧感。

他无须参与公众事务就攒了钱，积累了资本。这些他已经得到了，已经成为他的财产。现在，他的财富本身就会增加扩大，只须聪明地照看一下让它发达起来。在政界，很多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财，这是真的。可又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啊！那不是他的饭碗。别的那些更懂行更狡猾的人会使他上当的。其次，根据往昔根深蒂固的习惯做法，在委内瑞拉政界，那些不甚精明的人，那些严肃认真的人，那些一心爱国的人，常常会碰到什么；是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呢？报纸的谩骂，掌权者的敌意，或许还有牢狱，放逐，破产……

另一方面，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觉醒来就成了财政部长，此事非同小可。然而，一想到"财政"这两个被机灵的奇查拉擦得闪亮的字眼，伊鲁蒂亚的双目便放出光来。

可是不行，不能就这样定下来。明天再答复。

"明天答复！"奇查拉气得灵魂出窍，鼻子红得象红宝石；他吼了起来，"您疯了，天之骄子。对总统不能说明天；对自由党也不能说明天。对我，未来的马上要到任的内政部长，给您送来荣耀、权力及财富的人，也不能说明天。您不懂政治。对于政治，伊鲁蒂亚朋友，既没有明天，也不存在昨天，不能说让我想想，也没有什么考虑考虑。这些都不行。只能是寻找机会，良机一到，就抓住它不松手。"

伊鲁蒂亚犹豫不定。

"我的车子就在门口，"奇查拉接着说，"我们去见总统。路上您尽管可以考虑。您别想这想那，也别想什么已经任

命您当这个或那个了，根本不能让总统知道我们刚才所谈的一切……您只是去见总统，让他看一看，听听您的谈吐，认识一下，然后由他来英明地决定是否可以让您成为政府要人，一下子把您安排到政府里最显赫的位置上去。他什么都能。”

堂卡米洛静静地听着，咬着指甲。

奇查拉继续说：

“多少人会羡慕您啊！知道阿基莱斯·奇查拉驱车登门把您请去当财政部长，多少人心里会不是滋味啊！”

“那么，奇查拉将军，”伊鲁蒂亚突然问道，“会对我提出什么要求呢？”

“我怎么能知道！难道我有幸当了共和国总统吗？……”

他严肃地停顿了一下，好让堂卡米洛明白他不是共和国总统，然后接着说：

“肯定不会对您有所要求的。什么要求都不会，连让您声明效忠自由党都不会。”

他笑着补充说：

“我忽略了一点，您实际上是个哥特。”

“我是保守派？”伊鲁蒂亚十分严肃。“对自己的钱我是保守派！对自由党人我历来十分同情。我若进入政界，准保站在自由党的行列中。”

奇查拉站起来拥抱他，最后说了一句：

“那好。假如您是个真正的自由党人，就得象个自由党人的样子。拿上您的帽子，出发。”

伊鲁蒂亚一声不响，顺从地拿起拐杖和帽子，跟在得胜的肥胖的阿基莱斯后面出去了。

假若任命他当部长的话，他并不是被迫当的。奇查拉几乎把他说服了，几乎把他征服了，尽管他低着头诚惶诚恐地由人牵着走，仿佛一个姑娘在新婚之夜被引向新郎的床前，仿佛一位孕妇即将临盆生产头一胎，仿佛扒手第一次行窃，仿佛所有那些行将失去贞洁的人，仿佛所有那些首次冒险采取具有深远意义和前程远大的行动的人。

车子朝米拉弗洛雷斯宫驶去。车轮在蓝色方石铺的路上隆隆作响。下午的阳光照在司机金色的钮扣上耀眼夺目。

奇查拉思量着还不到该去总统府的时刻，因为总统可能还在内室。他不想丢下堂卡米洛，怕他突然翻悔变卦，也不想老实告诉伊鲁蒂亚此刻无事可做，免得在高利贷者眼里失去分量。他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冲动，让车子开往圣特雷萨。他想起了奥尔加。

他把心事重重的伊鲁蒂亚留在车上，自己飞快地跑进去告诉奥尔加，机会已经来临，未来的财政部长，可以说是由他指定，简直是由他选中，由他安排的财政部长，将是卡米洛·伊鲁蒂亚。

在奥尔加的门厅里，奇查拉碰见一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戴一顶卷边帽的人往外走。这使他一怔。向甥女问候的时候，还没坐下他就问：

“我在门厅里碰见的满脸刮得挺干净的那个家伙

是谁？”

奥尔加有点儿发窘：“哦，没什么，谁也不是，就那么一会儿的事！”此刻满脑子计划和政治风云的奇查拉竟没有注意到她的不安。

“他是……”安德烈斯·拉塔的妻子支吾着，“是位斗牛士……他是来……是来给我们送票的。”

“可你们还孝服在身啊。”

“这人并不认识我们，他怎么能知道呢，姨父！”

“那他为什么不到报社去找安德烈斯呢？”

“我不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他，安德烈斯不在家。”

为了岔开话题，她请仍然站在走廊里的奇查拉到客厅去。她连比带划地催他：

“姨父，我的天，您进来啊。您请坐。”

他们走进客厅，坐了下来。奇查拉咬定有什么不妙的事儿。

“有什么不好的事呢，姨父？”

“我是没有时间，姑娘。什么都顾不上，没工夫吃饭，也没工夫喘气。可恶的政治。”

他没有一下子对奥尔加倒出他要说的话，而是令人费解地绕着圈儿。这是他的习惯。上帝怜悯委内瑞拉。贞洁的自由党人总算要执政了，他要成为内政部长，掌握政策了。稍微引申一下的话，甚至可以说，他是国家的主宰。

“您，姨父？是您？”

“可是，女人家，你好象觉得奇怪。我不配吗？那好吧，

就让你开开眼吧：不仅我是部长，而且我要把伊鲁蒂亚也带到内阁去当财政部长。”

奥尔加惊呆了。人们是多么愚蠢啊！把国家交给这样的蠢货，交给她这样了解而且这样看不起的空脑壳。

奇查拉把奥尔加的惊讶看作一种真诚的按捺不住的钦佩，它似乎在说：“可这个人真是个魔鬼啊。”

恩梅里奇还没来得及张嘴，奇查拉就说，他来她家不是为了抢时间，也不是为了急于告诉她这么个好消息：他，当了部长；伊鲁蒂亚，也是部长。他甚至还能让她也当部长呢。他熟悉其中的奥妙。

奥尔加真想挽回刚才那不合时宜的惊叹，那一声无知的“您，姨父？”使得奇查拉那么不舒服，无疑，刺激了他的自尊心。

阿基莱斯当部长，并不使她奇怪，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奇查拉在委内瑞拉，除了大主教和总统，他想当的不都当过了吗？他天生就象雄鹰，是要翱翔天顶的。可是把伊鲁蒂亚也弄去当部长，说真的，这实在叫人难以相信。

“姨父，这真是登峰造极，一个真正的壮举啊。”

“别瞎想了！你永远也想不到，我为此作过怎么样的斗争。真象力士移山填海一样。我会讲给你听的。”

奇查拉用手绢擦擦额头，仿佛此刻他刚刚用尽全力举起了二百公斤的重物。

奥尔加有一种天然的自私想法。他在政府里这么显要，为什么不给安德烈斯弄个好差使呢？搞新闻没有钱。她没

敢说出自己的野心。然而，她巧妙地间接提醒阿基莱斯，由于她献身到肯定使那好色之徒消魂落魄的舞会中，他当上部长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哪。

“我们的合作没有白费力气吧，姨父？”

“没有，姑娘。你没有白下功夫。”

由于奇查拉没领会她的意思，奥尔加又假装天真地补充说：

“安德烈斯该有多高兴啊！”

于是，奇查拉开始许愿。但他在许愿时掏出表看了看，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我走了，外甥女。”他决断地拿起帽子说。

奥尔加没有拦他。

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的奇查拉告别了，奥尔加一直陪他到门口，热烈地握着他的右手说：

“再见，部长先生。我祝贺您，主要是祝贺您把人杰象您的孩子一般带进了政府。”

“的确，”他说着拼凑了一个句子，“这真是人杰就要成为人杰[1]了。”

七　伊鲁蒂亚执掌财政

托玛萨如同一具机器人。她对所发生的一切全都稀里

① 此处意为有黄金的人或财神。

糊涂。她出出进进，整天六神无主，好象在云雾中，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和卡米洛的生活转眼之间发生了巨变。世界似乎突然没有了逻辑，那节衣缩食的日子成了挥金如土的生活，与世隔绝的门庭变成了人流不息的漩涡。两个老家伙象袜子似的被整个翻了个个儿。甚至连她那快成顽症的慢性风湿病，经过一个正牌医生的治疗，也不再痛得那么厉害了，只是偶尔犯一次。

见到眼下这么多人巴结伊鲁蒂亚，看到这新房子，新家具，新车子以及部长的一切待遇，托玛萨对卡米洛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除了在私下里，她已经不敢直呼卡米洛的名字，也不敢以你相称了。我的天，谁敢相信这一切呢！

托玛萨的一反常态是很可以理解的。突然的变化是何等巨大啊！

这是伊鲁蒂亚在漫长生涯中的第三次搬家。一个财政部长是不能住在高利贷者的寒舍里的。他搬到了市中心他最好的一幢房子里，由政府花钱配备家具和陈设。虽然不那么尽如人意，却也富丽堂皇。

政府还支付从伊鲁蒂亚手里租来由伊鲁蒂亚居住的这幢房屋的租金，实际上堂卡米洛本人已经预收了两年房租，且不说租金还提高了三四倍。

一夜之间，伊鲁蒂亚在城里的房产，不论是简陋的茅屋还是阿瓜隆加姊妹那所已被修整一新的祖传住宅，顿时被好心的房客们抢租一空。他们根本不还价，租金越高他们

越高兴，似乎情愿让人敲诈。这都是那些包藏野心和另有图谋的人干的事，他们要利用这种手腕，同一个即将在政府里具有极大影响的财政部长拉好关系，哪怕是间接的关系也好。那个贝罗特兰，别有用心的房客们常常与之谈得拢的贝罗特兰，也一跃而成为一个受人逢迎，连握一下手也使人感恩戴德的人物。

确实，堂卡米洛的势力扶摇直上，与日俱增。

堂卡米洛从就任部长的第一个星期起，就着手一项颇受总统赏识的节约计划。这个计划毫不复杂。正因为它简单明了，使那位支配祖国的全部财产与命运的总统，那位喜欢节约公共财富来迅速塞满自己腰包的总统很容易理解。

伊鲁蒂亚的计划，是要把全国职工的薪金减少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削减公共教育预算。不许花一分钱来购买军舰、枪枝和大炮。撤销委内瑞拉驻外的外交公使，因为他们毫无用处。取消开发部的预算。不再设电报局，已经有了这么多公里的空中电线！不再修铁路，让大家乘汽车旅行，每个村镇设车站，好让这些小镇的人有条生路，而铁路是小村小镇的死对头，使沿途的店铺破产。不再优待移民，必要的时候自然会产生移民。不再设农业银行，这种无私地把资本借贷给农民的生意将会使银行破产。此外，应该对出口纳税，本国生产和出口的东西，应当给国库留下一些。必须开辟财源。

堂卡米洛有自己的主意。而总统一旦了解这些主意，便

一一地予以批准和支持。

堂卡米洛式的改革，使伊鲁蒂亚财政家的声威建立在象花岗石一般坚实的基础上。

但是，堂卡米洛的改革得以实施，也是经过同维持现状的卫道士们一番激烈斗争的。幸运的是，这位被安德烈斯·拉塔称作“伟大的财政家”的人拥有两根杠杆，这是连阿基米德也没有想到的足以撼动世界的两根杠杆。这两根连阿基米德都一无所知的神奇杠杆便是总统和阿基莱斯·奇查拉。

不仅是现状派，还有那些指望不花钱而求得改善的人都同伊鲁蒂亚作对。他们互相勾结，反对堂卡米洛。报纸上发表了各种观点。

当某些报纸指责伊鲁蒂亚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啊，这些指责是多么胆怯，因为有安德烈斯·拉塔挺身而出，勇敢地跳到角斗场上。

安德烈斯·拉塔是伊鲁蒂亚各种计划的无条件支持者。“这一伟大财政家的计划，”他写道，“这一堪与英国和法国最杰出的伟人相媲美的伟大财政家的计划，将成为共和国的救星……我们满怀爱国热情欢迎这些计划。”

当伊鲁蒂亚提出他的首批经济草案时，内阁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

关于削减公职人员薪金这一点，有几位部长认为，让政府周围形成一个由饥寒交迫的人组成的班子，未免荒唐

可笑。

"不，先生们，"伊鲁蒂亚发表高见，"我规定给他们的那些，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比这少得多的日子我也经历过。"

阿基莱斯·奇查拉坚决支持他。

"必须结束这种官高禄厚的状况，"阿基莱斯喊道，"感到不满的公职人员，就让他们去干活。我们的农村缺乏劳动力。"

已经梦想着窃取伊鲁蒂亚的节约成果的总统断然说：

"从公职人员身上省下的钱可用来促进本土工业的发展。"

其他部长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维护本部门的利益。

教育部长说：

"没有公共教育，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现代的国民。而这种现代的国民是未来的基石。如果我们要祖国存在的话，我们就应当造就有觉悟的国民。"

国防部长说：

"如果我们还要祖国的话，就要购买枪枝、大炮、飞机、装甲舰、潜艇，修筑要塞，建立军火库，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如果没有许许多多的潜艇，许许多多的军舰和水雷，怎么去保卫我们十分辽阔的海岸呢？如果没有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庞大军队，怎样去战胜帝国主义大国的贪欲以保卫我们的独立呢？"

"嘿！"伊鲁蒂亚叫了起来，"谈到大国，有美国保护我

们。”

“活见鬼！那么又由谁来保护我们免受这个保护人的侵略呢？”

“这就过于谨小慎微了，国防部长先生。”奇查拉答话说，“美国这个国家，我很了解，我在它的主要城市里居住过三个月零十二天，我现在的经验就是在那里学到的。美国，我重申，我断言，我坚持，美国这个国家在拉丁美洲谋求的不是政治统治而是贸易特权。”

“可是，您难道不知道，奇查拉将军，”外交部长叫了起来，“接受这种贸易特权就是接受某种附庸形式，而商业奴役便是政治奴役的先导吗？而且，如若一个国家在贸易上完全依赖别国，其独立便是一句空话。勒住你的肚子同卡住你的脖子是一回事。因此，我认为，要保护自己不受美国侵略，就必须同欧洲及南美国家建立各种方便和关系。因此，我不同意撤销外交官。”

“花在外交官身上的这笔钱，我觉得是毫无意义的。”总统表态说。

“正是如此。”奇查拉不待总统说完，尚未弄明总统的意图，便表示支持。

等这雷鸣般的赞许声过去之后，军人总统才亮明他自己的想法：

“我们把钱花在外交官身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与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我在这里，在加拉加斯同它们的代表协调。”

的确称得上真知灼见，不愧为将军总统的高明见解。他刚刚从安第斯山洞穴里出来，刚刚受到著名舞会的组织者，可以同大胖子阿尔坎塔拉并驾齐驱的奇查拉的赞颂。

外交部长感到有责任加以澄清。

“不，将军。我的上帝啊！这等于是委内瑞拉自愿放弃国际上的合法机构，等于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降到那种只能接受别国代表而自己的代表却不被接受的被保护国的地位。”

总统并不这样认为，谁也无法说服总统。

“对不同意我的政策，不同意伊鲁蒂亚部长的节约政策的人，只有一条路：辞职。他的草案我是完全同意的。”

真是一劳永逸。他们寻找缓冲办法，找到了协调一致的方式，所有的人，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全都同意了伊鲁蒂亚的草案，同意了总统永恒的对外政策。

由于奇查拉的透露，这一难忘的内阁会议的细节传到了公众耳朵里。

在全国舆论面前，伊鲁蒂亚的威望青云直上，到了九霄云外。大名鼎鼎的阿基莱斯·奇查拉将军的“马基雅维里主义”① 和他的卓识远见得到了真诚的称颂。至于总统嘛，从此便把伊鲁蒂亚看作一个有自己的主见并能顽强坚持己见的人物。

---

①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惜使用欺骗手段。

伊鲁蒂亚取得的对总统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巩固。反映这种得宠的标志，便是伊鲁蒂亚在朝野的威信越来越高。

短短的时间里，伊鲁蒂亚便成了仅次于总统的加拉加斯的宠儿，共和国的主宰。他的话得到人们甚至那些毫不相干的人们的议论和关注。人们赞同他的见解，喜欢他衣着简朴和卫生节俭的素食。人们称道象伊鲁蒂亚那样的起早贪黑。朴素成了美德。他的节操值得全体男子膜拜。至于节约，则更应崇尚。我们都是些大手大脚惯了的人。这位伟大的财政家给了大家怎样的教育啊！大家都应该成为象堂卡米洛·伊鲁蒂亚那样节俭的人。

伊鲁蒂亚现在的威信仅次于总统，假如它达到极点的话，总统的威望又将如何呢？

有一天，还很早，大约八点钟，无数的人已在伊鲁蒂亚的前厅里等候着。

一位佩着饰带的守门人，一个一个地放他们到财政家的办公室里去。财政家坐在檀木办公桌后面接待这些人，转眼间就把他们打发了。

来访者从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都满怀感激，面带笑容，愉快地四处点头致意。刚刚同伊鲁蒂亚谈过话！伊鲁蒂亚答应了这件或那件事！

到了一定的时刻，部长通过守门人抱歉说，不能继续接见了。明日此时，他将在此等候各位。前厅里乌云般的求见人群，叹息着，咕哝着，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伊鲁蒂亚不是因为繁忙而是由于厌倦才想清静一下的。还不是去部里的时刻，他的信件也还没有来。但他已经对那些贪心的来访者感到腻烦：有的要这个，有的要那个，所有的人都有所求，所有的人都发表一通他都背得下来的讨厌的演说。不，他不想继续接待下去了，他希望自由，给自己短短一瞬的自由，起码得在家里自由一下，因为在部里是没有办法的。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

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高兴！他难以解释，过去自己为什么没有跻身于政界呢！他浪费了自己生命中多少宝贵的年华，犹如附着在社会这个躯体的寄生虫一样吃素，却没有去动动脑筋，连肌肉也没有动一下。真可惜！他简直觉得自己受了骗。但是，眼前的满足补偿了他年轻时期可以享受而没有享受的满足。

然而，这种仕途的甜蜜并不仅仅在于坐在部里为自己的同胞们谋福利的那种快意，还在于不停地翻弄金块，成千成万黄澄澄的金块从他指缝间倾泻而下，全都象着了魔法一般，命里注定要落到那古旧的，托玛萨连用鸡毛掸子都不敢碰一下的，一直蒙着一层可敬的尘土的保险箱里。

那些最不要脸的骗子们，那些最无耻的贼是怎么干的呢？伊鲁蒂亚的算术没有白学。他小心翼翼地认真算起账来，看看当部长的这短短的头几个月里捞了多少。照这个数目算，在他尚未知晓人世间还有财政部的那些年月里加起来又该有多少。他等于把自己都盗窃一空了啊。一想到这种损失，仕途甜蜜之中就多少带点儿苦味。

另一滴不停地发出新的苦味的黄连汁也落到他这有权有势，受人吹捧的幸运儿的杯子里来了：罗萨乌拉。

罗萨乌拉并不爱他，至少不是象他梦想和希望的那样爱他。不假，她同意跟他结婚，但与其说是愉快地答应，毋宁说是屈从。他，一个实际的人，完全清楚，象他这种年纪，既不能产生也无法激起某些幻想。作为实际的人，他也同样明了，罗萨乌拉对他什么时候是热烈欢迎，什么时候只是忍受。

一想到罗萨乌拉在忍受着他，他简直受不了！他爱她并要占有她，而她爱不爱他，对他本应是无所谓的。但是，不！对他应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人人都清楚：共享的爱情似乎会增长……并使人幸福。爱情的本质决定了它从爱的本身吸取养分。假如我们的爱情不能从因为被爱而产生的类似感情中获取营养，它就会抱怨，就会痛苦，就会死亡，就会使我们变得不幸。

如果能同他结婚的话，有多少女人会为此而喜出望外！在最近几个月里，不乏欢颜笑脸和主动进攻。罗萨乌拉竟然不爱他，或者说对他很冷淡，而她本是个多么热情的女人啊！她是那样温顺的女人，却这般高傲地对待他！她从来就是个助人为乐的女人啊，却在忍受着他！

伊鲁蒂亚的过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发达得意时象悲观失望的所罗门王那样叹息，是有其缘由的。

在爱情的危机时刻，在大多数人都失去了理智、嗅觉以

至普通人所具有的那种共同观念的紧要关头，他没有失去他的观念，他对现实的嗅觉，他对事物的敏锐判断力。罗萨乌拉总算答应了和他结婚，但却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啊！从她同意结婚之日起，生活对她来说就已经完结了。从这一天起，从这一刻起，便开始了一种多余的生活，一种罪人的地狱生活。她咬紧牙关，含着泪水在忍受着一切。

首先是由于奥尔加的要求，她才让步的。奥尔加日夜催逼她：为甥女而牺牲自己吧。奥尔加这样要求，她怎么能扫她的兴呢？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为她献出去了，余下的岁月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安德烈斯·拉塔也催逼她，用谄媚阿谀逼得她走投无路。她将成为财神夫人啦，加拉加斯的王后啦，国家的女主人啦，也许会成为未来的共和国总统夫人啦！金钱与她有什么相干！在一个如此卑鄙的社会里，就算不那么卑鄙吧，当个受人巴结的总统夫人、王后或财神夫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安然离世的时刻来到之前——但愿它尽快地到来吧——她只盼望一种清苦的基督徒生活。

此外，奇查拉将军在这方面一点儿也不逊色。他让自己的夫人，大女儿图拉及其他几个女儿，让大家都参与此事。他的天才妙计千变万化，源源不绝。

这主要是受了奥尔加的引诱，阿基莱斯的蒙骗，安德烈斯·拉塔的恭维，以及奇查拉一家天天的撮合，但阿尔西拉本人也间接地出了力。

这是围绕罗萨乌拉的一种阴谋，是反对她守闺不嫁的

一种奸计，是对她深居简出的一种袭击，是对她正直心肠设下的一种圈套，是对她圣洁心灵发出的一次恫吓。她反对，哭泣，恳求，一切都是徒劳。谁也不怜悯她。她斗不过所有的人，终于屈服了。从此，她心里总象插着千把利刃，脸上总象圣母多洛罗萨① 那般痛苦。

伊鲁蒂亚对自己激起的这种爱情，对向他伸出的这只手，对这憔悴无神、委屈顺从、深受生活折磨与痛苦鞭笞的未来的妻子，并不感到完全满意，其理由实在太多了。

沉浸在迟暮的爱恋与情欲中的伊鲁蒂亚，此刻什么也不缺，只缺心头的欢乐，只缺晚年的甜蜜，只缺生活中的调味品，只缺家庭温暖。他渴盼着自己所没有的：美满自豪的伴侣，在他身边并给予他爱的温暖、柔情及家庭幸福的快活的女人。

这位罗萨乌拉不象他梦想中的那位罗萨乌拉。他带到家里去的将是眼泪而不是太阳的光辉。

一下恭敬的敲门声把他从沉思中唤了回来。这是部长先生的特别秘书在请求许可，准备进来交给他一包信件。

拆开信件之前，伊鲁蒂亚先打开报纸，飞快地扫视着一个个版面。他只看标题，若有署名的话，也看看署名。他只是在白纸黑字中津津有味地寻找自己的名字。通过实践，他掌握了那种寻找自己名字的熟练技巧，他总能在这一大片

---

① 为耶稣之死而持哀伤悲痛之态的圣母像。

铅字的灰色草原里，以鹰捕猎物时的那种机敏与贪婪找到自己的名字。报纸已不再使他产生旧时的恐惧，这些油墨之中流出多少蜜汁啊！而且，委内瑞拉的一位财政部长，是什么也不怕的。

最后，他拆开信件，时而阅读，时而漫不经心地浏览这无数的信札。他用蓝铅笔在一些信上画，用红铅笔在另一些信上画，画上两三个神秘的符号就够了，秘书会明白其意思，根据这些符号加以分类整理的。

秘书整理这些纸张的时候，伊鲁蒂亚眼睛盯在一份信件上，陷入遐想，仿佛它勾起了某种回忆。

这是西里洛·马塔莫罗斯的一封信。

这位可怜的人儿恳求堂卡米洛不要忘了他还在牢里，并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今日至高无上的伊鲁蒂亚身上。官司耗费了他很多钱，却还不象一时能了结的样子。店铺被迫关闭，财产全都给了那些在他不幸之时没有半点慈悲心肠的加拉加斯的可恶德国商人——他的债主，借以抵债。堂卡米洛不会象德国吸血鬼那样，他会对马塔莫罗斯的凄惨境遇表示哀痛的。

在署名下面有一段附言：

一个月来，我的妻子几乎天天到您的新宅去，恳求您，——我们唯一的安慰者的恩典。守门人不放她进去，连向托玛萨通报一声都不肯。她不怪任何人，只怨我命不好。堂卡米洛，千万别忘记我的不幸。

堂卡米洛拿起一枝笔写道：

马塔莫罗斯朋友：

我接到您的来信，立即亲笔作答。这应当使您感到宽慰并明白我是何等尊重您。

我已经并将继续为您效劳，虽然近几周来，由于极度繁忙以致有些疏忽。但您首先应当相信法官，相信您的事业的仁慈。

请您不要忘记，我的地位十分微妙，作为部长，我无权对任何法官加以干预而不承担法律后果，不损害我荣幸地为之服务的政府的声誉。我再说一遍：您的事业是正当的。请相信我们的法官的节操和公正。

托玛萨问候您。

您的挚友卡米洛·伊鲁蒂亚

堂卡米洛已渐渐熟悉政治。有名的阿基莱斯·奇查拉将军没有白费工夫。假如他读了伊鲁蒂亚的这封复信，他这位老师准不会为其学生感到羞愧。

八　谜

夏日的一个金色的黄昏，气候炎热。

加拉加斯南面群山的峰峦闪耀着光辉。在帕拉伊索大街两侧座落在花园中的幢幢别墅里，挤满了女人。瓜伊雷平原以其原野的气息冲淡了一天里最后的热气。瓜伊雷河吐出阵阵清凉，偷偷地，忧伤地从铁桥下面流过，似乎缅怀

着当它还是这一城市生活的主角时的那些美好时光。

大街两旁，行人似朝圣的队伍，缓步而行。大街上车水马龙。从无数别墅房间里，传出阵阵女人的笑声。笑声是朝一辆精美雅致的敞篷马车发出的。车过处，行人都恭敬地脱帽敬礼。那是总统，是偶像。

后面跟着另一辆敞篷马车，也引出女人的笑声与脱帽致敬，虽然比不上前面的那么热烈，那么恭敬。

后一辆车里是财政部长和内政部长：卡米洛·伊鲁蒂亚，正襟端坐，衣冠楚楚；阿基莱斯·奇查拉呢，半躺半坐，感到心满意足。

“您瞧这世界，堂卡米洛，”奇查拉突然对他的同伴说，“曾几何时还没有一个女人认识您。可如今个个都冲您笑。”

“说点正经事儿吧，将军。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因为同罗萨乌拉的关系，您，作为阿瓜隆加家的一个女人的丈夫，在埃乌费米娅刚刚死去不久的这种时候，都不宜去闲逛。”

“刚刚？看来在您眼里，不论是一天，一星期，一个月……都是静止不动的。况且，伊鲁蒂亚朋友，我们是公职人员，对国家比对家庭要更尽职责。总之，我们用不着去管某些小事。”

奇查拉朝两侧打了几个招呼后，接着说：

“关于家庭，您听我说：阿基莱斯·奇查拉是不会忘记他的朋友、亲戚和合作者的。这始终是阿基莱斯·奇查拉的公私美德之一。换言之，阿基莱斯·奇查拉树敌虽多，但

不管他们怎样攻击他，也不会指责他在对待亲朋方面有什么言行不一的过错。”

伊鲁蒂亚不明白这段导言要导向何处。奇查拉和往常一样迟迟不道出真意。但到了后来，他那冗长乏味的开场白实在无法再往下拖了，他才讲出自己的想法。

他是想求得伊鲁蒂亚的支持，看能否为安德烈斯·拉塔在某个领事馆里谋个职位。虽然经过改革以后，各领事馆都裁减了人员并削减了薪金，奇查拉还是想兑现对奥尔加许下的诺言，让安德烈斯也开开心。堂卡米洛同阿瓜隆加家这样亲近，理应同意这位记者的人选。

“可您有点儿乱弹琴，将军。”堂卡米洛回答。“此人什么都想，唯独不愿到领事馆去。罗萨乌拉也不愿意奥尔加出国。”

“不可能。安德烈斯整天什么都不干，就是要我斡旋斡旋，以便任命他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当个领事，哪怕是到海地也愿意。而且，因为我早就答应过奥尔加，让她丈夫去当个领事，我想兑现我的话。正如我所说的，阿基莱斯·奇查拉那么多可恶而胆小的敌手，无论怎样攻击他的缺点，也不能指责他对亲朋、对党内的同伴不始终如一。”

“现在的问题不是您的敌手们，而是您的亲戚，将军。我还要说一遍：您有点乱弹琴。他们不愿意当领事或准领事。奥尔加亲口对我说过一百次了。”

“这真叫人莫名其妙！一个向我要求这个，另一个却对您推辞。莫名其妙！最好我还是打听一下。我要问问奥尔

加。天晓得我还是什么时候见到过她的。”

“这是最切实可行的了。先弄清他们要什么，您与他们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会实话对您讲的，然后再尽量给他们弄到。”

“罗萨乌拉呢，如果她不愿意奥尔加到国外去，没对您要求点别的什么吗？”

“您真不了解她！她从不向我要求什么。最好让奥尔加同拉塔商量好以后，说清楚他们到底要什么。”

伊鲁蒂亚讲的有理。

过了一会儿，财政家回家了。奇查拉则因为在吃饭之前无事可做，便利用这个机会到奥尔加家里去了。

莫名奇妙的事情确实存在。

一直梦想着去出游和冒险的奥尔加，在伊鲁蒂亚和奇查拉当部长之前，想给安德烈斯谋个领事职位。为了让安德烈斯当上领事，她在举办那次著名的舞会时，向有名的宝贝将军提供了合作。安德烈斯自己呢，自从奇查拉和伊鲁蒂亚当上部长以后，已经不想当领事了。他的野心逐渐上升，以至幻想在某个海关里面当个关长或督察。一个海关官员在海关里做做交易，短短的时间内便可以发财！可眼下他们两个的想法正好来个对调：他已不再幻想委内瑞拉金色的海滩，而是急于在国外找个职位，随便什么地方，“哪怕是海地”都行；放荡不羁和贪图新鲜的奥尔加呢，如今却坚持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说什么也不离开，哪怕是把她打死

也不离开。

阿基莱斯想解开这个谜。这并非出于好奇，而是想让这位记者开开心。这记者总是及时地在报上为他效力，总是驯服地为他服务，将来对他也很有用。正因为如此，这一次阿基莱斯才自我吹嘘对友谊的始终如一。与伊鲁蒂亚分手后，他就到奥尔加的家里去了。

奥尔加毫不费力地说服了阿基莱斯。

离开？真是疯了！谁也比不上奇查拉本人那么明白，他有伟大的洞察力。象他这样聪明能干的人，眼睛能象猫头鹰那样透过最黑暗的夜幕明察一切，脑子能解释最深奥玄妙的问题。安德烈斯和她要留在加拉加斯的理由他能不清楚吗？首先，是由于伊鲁蒂亚。不能绝对信赖堂卡米洛，他象肥皂那么滑，他看到自己这样威风凛凛，有权有势，到最后很可能背叛自己的诺言而吹掉这门婚姻。那么，一切准备工作就都白费了，美好的希望就将成为泡影！部长职位只是过眼烟云，而金钱、财富、镶金戴玉的人杰堂卡米洛却是常在的。

其二，是安德烈斯。奇查拉谨慎、准确而公正地认为，安德烈斯到国外去会忍饥受饿，或者起码会象随便一个可怜虫，象中学生佩德罗·胡安那样过日子，这个人因为是一位认识某部长先生的表兄弟的外甥，才被任命为领事的。安德烈斯在报纸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服务。他过去提供，将来还会提供这种服务。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是凭着自愿，凭着爱好，凭着志同道合的精神而提供的。现在，仅仅给他一

个领事当？如今，当他的姨父奇查拉将军，共和国最有头脑的人，全国最最官运亨通的国务活动家当了内政部长的时候，只给他一个领事当？

她没提到伊鲁蒂亚，因为他是政界的新手，也不懂得在政界有人是灰，有人是沙子。但她十分肯定伊鲁蒂亚本人会向安德烈斯伸出手来，根据他无偿服务的历史，给他一个位置，不说是突出的位置，也会是有油水的位置。很清楚：他们应当留在加拉加斯。

她还未提及另一个十分有分量的理由：罗萨乌拉。她象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爱罗萨乌拉。埃乌费米娅死后，罗萨乌拉悲痛欲绝，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把罗萨乌拉扔下呢！罗萨乌拉一天天在消瘦，快成一具骷髅了，而以前是胖乎乎的。她不停地哭泣，明显地在为一种难言之隐而痛苦，她不幸福。奥尔加感到埃乌费米娅的例子会再现。在这样的时刻，怎能丢下她呢！那简直太丑恶了。

奇查拉打心眼里信服。

“你的理由太充分了，姑娘。”他说了实话。“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你刚才讲的那些。真是傻瓜对自己家里的事情远比聪明人对别人家里的事情要清楚得多。”

奥尔加听了，噗嗤一笑：

“多谢您了，姨父。”

“不，不，请原谅，姑娘。这是句谚语。你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政事把我缠住了。政府的事情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占去了。”

这时安德烈斯来到客厅。他是从报社回来的。

阿基莱斯十分高兴。奥尔加却不那么开心。

“你来得正好，”奇查拉说，“我们来解解这个谜。”

“什么谜？”安德烈斯问。

“你向我要领事当，奥尔加却不让。你不认为这是一个谜，一个难解的中国谜，一个地道的七巧图吗？她的理由很充足。”

“我的理由也很充分啊。”

“啊！莫非你们意见不统一吗？”奇查拉将军问。“我们家庭里有了阴影？嘿，这不过是些夏天的乌云，一会儿就会过去的！奥尔加一阵泪雨，安德烈斯一阵雷鸣，就云开雾散了。”

夫妻俩反对这种说法。什么夏天的乌云！一片也没有。怎么想的！

“奥尔加对我解释了目前不离开委内瑞拉的原因。她把我说服了。但她没讲你们希望得到什么。”

“总统秘书处的一个位置，”奥尔加插嘴说，“也许对安德烈斯是合适的。”

“我不想到秘书处去。”

“在部里当个司长？”奇查拉插话。

“也不想。”

将军表态了，如果双方意见不一，就很难安排安德烈斯。要知道，一个职位尚未出缺，就已经有四十个候选人排队等着呢。

于是，安德烈斯重申想当个领事。基于健康原因，他想乘船去走一走。此外，基于精神原因，他需要离开一下充满政治气味的炽热环境。最后，他计划写一本关于“委内瑞拉自由事业中的名人轶事”的书，为此他需要远离终日繁忙的记者业务，带着资料到国外去写作，在那里工作上一二年。

这些理由，特别是最后一个理由，对有名的阿基莱斯似乎十分重要。他回顾了一下自己的生平史料，打算写出来交给安德烈斯。奇查拉仿佛已经看到在委内瑞拉自由党名人陈列室里，自己跻身在古兹曼·布兰科将军与安杜埃萨·帕拉西奥律师之间，离堂维森特·阿门瓜尔不远。

在支持了奥尔加之后，他又支持安德烈斯。他对两人的看法都很同意。那两个人却都不高兴。

“墙头草！”奥尔加笑他。

安德烈斯也笑着说：

“墙头草！”

奇查拉离开了，却并不知道自己上了奥尔加和安德烈斯的当。两个人谁也没说半句真话。

奥尔加想留在加拉加斯，因为她又恋爱上了；安德烈斯要走，因为他吃醋。

过失在于那个斗牛士，那个被奇查拉在安德烈斯·拉塔的门廊里碰见的脸上无须、头戴卷边帽的西班牙人。

安德烈斯·拉塔了解自己的妻子奉承他的原因。假若他自己感觉不到的话，不乏给他送镜子的人。

他接到了一百个匿名者的告密。朋友们则间接地给他戳穿了西洋镜。敌对报纸尖刻地讽刺他，漫画家们开始把他绘成长有短角的怪物，额头上散乱地伸出直竖的、尖尖的鬈发，就象蝎子尾巴，不，更似牛犊的小犄角。这位倒楣的蹩脚诗人当了王八。倘若他能生育，恐怕早就生下一只独角小怪来了。全加拉加斯对此都很清楚，唯独眼光敏锐的阿基莱斯还蒙在鼓里。

安德烈斯·拉塔缺乏勇气去阻止野蛮的斗牛士继续其同奥尔加的关系，他没有胆量用鲜血来洗刷耻辱，也无法制服奥尔加。他选择了逃跑，要带着自己的女人离开委内瑞拉。

时间磨不掉头上的犄角，但大概能够创出加拉加斯忘却他们的奇迹，至少，慢慢习惯之后，就不会再糟蹋当丈夫的名声，不会再向这牛头人身怪物乱箭齐发，不会再象那引人发笑的奇怪漫画一样在他额上安一些蝎子的尾巴。

对奇查拉那愚蠢的自负，拉塔当然是了解的，为了利用他，也为了求个领事职位，拉塔才要弄了所谓自由党名人录的诡计。拉塔从来也没想过写什么"名人"录！他心想，这是"猪猡"录！……现在让我没脸见人！让那些西班牙斗牛士去给你们编写颂词吧！

奥尔加呢，她觉得自己真正爱上了一个人，从未有过的爱，爱得要发疯了。

她头一回见到斗牛士费乌科，是那天下午在斗牛场看斗牛。斗牛士浑身金光闪闪的武士装束，其风采令这位活

泼女人失魂落魄。她连着到斗牛场看了几个下午，对斗牛士拼命鼓掌喝彩。

但是，埃乌费米娅死了，奥尔加再也不能去看斗牛了。

真可惜啊！门票都免费送到安德烈斯的报社去了。幸亏世上还有意外的美事儿。有一天，奥尔加到她的女裁缝，一个西班牙女人的家里去试哀悼埃乌费米娅时穿的孝服，在那里遇见了斗牛士，一个象女裁缝一样来自西班牙塞维尔的朋友。

奥尔加一边试衣服，一边热烈地夸赞斗牛士的技艺，以致在她离开时，女裁缝为讨好女主顾而对斗牛士说：

"费乌科，这位夫人对您可敬慕啦。"

斗牛士恭敬而含糊地咕哝了些什么，但奥尔加向他飞了一眼，仅仅一眼，就是女人们对一个男子所飞的那一眼。

这就足够了。

在殷勤的、讨人喜欢的西班牙女裁缝家里，仿佛是一种巧合，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会面。后来，他们就到别的地方幽会去了。

狂欢节到了。一天下午，她对丈夫说要到阿瓜隆加姊妹家去，但斗牛士已经备好车，带好假面具在等她了。他们的狂欢节玩得美极了，他们碰见跟踪而来的安德烈斯·拉塔，也同他一起玩了个痛快。

斗牛士比公牛更加凶猛有力，尽管刚刚懂得哞哞学叫，但他的大丈夫气概制服了这位女中豪杰。奥尔加平生首次尝到了一位雄赳赳的男子的爱情；那是一匹种驴，一头雄性

动物的爱情，于是奥尔加首次屈服于别人的意志……那位粗鲁野蛮的年轻小伙子把这位肉体美丽，灵魂可怖，懂得思维的金色母豹制得服服帖帖。

费乌科从奥尔加那里得悉拉塔急于去当领事，便要他的情妇起誓，只要他在加拉加斯斗牛，她就不能离开。费乌科，这个狂妄的坏蛋，想炫耀一下自己弄到手的女人，想要奥尔加同他一起去墨西哥。他在加拉加斯的合同一到期，就要到那里去。

"这个我不能满足你，费乌科。"奥尔加对他说。

费乌科则回答：

"那么，我一个人走。"

在这段时期，无论安德烈斯·拉塔，阿基莱斯·奇查拉，卡米洛·伊鲁蒂亚，还是曼丁加[1]亲自前来，都不足以迫使奥尔加脱离斗牛士费乌科的怀抱而离开加拉加斯。

九 阿克特翁[2]的职业

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当伊鲁蒂亚来到市政剧院的时候，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他的光临……这热闹的剧院里，人们把手掌都拍碎了，极其热烈地欢迎伊鲁蒂亚。剧院里，

① 魔鬼。

② 传说中的猎人，因撞见迪亚娜女神洗浴而被她变作鹿，最后被他自己的猎狗所杀。

男人们起立致意；包厢内，女人们把望远镜对准刚刚到来的部长。

"这是怎么回事呢？"头天晚上刚刚抵达瓜伊拉港的一位脸色通红的莫斯科人问道。"为什么全体一致的这么热烈？是国家元首吗？是哪位战胜外敌凯旋的将军？他为国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不过是一位昔日的高利贷者，"人们回答他，"如今的财政与公共信贷部部长。但是，现在他是仅次于总统的最有权势的人。也是我国唯一的希望所在。"

"唯一的希望所在？"

人们只好给他解释。

残酷而又贪婪成性的总统，代表残暴的军人政治，依靠共和国最腐化懒惰的分子，与其说执掌着一个文人政府，不如说简直在实行一种军人独裁。加拉加斯的官僚们，山上的大盗们，全国所有的奴才们都把他当作一尊偶像屈膝膜拜。所有意在垄断的流氓，剥削者，骗子，盗用公款的老手，政治犯，无不对他敬仰备至。所有手脚及良知都肮脏不堪的家伙，所有无所顾忌，不知廉耻之徒，无不对他五体投地。相反，国家的健康部分，劳动者，学者，正直人，对他都有一种掩饰着的但却是强烈的憎恨。而人民则毫不掩饰地公开地厌恨他。

由于神经质的心血来潮，总统居然决定去乡下隐居几个月。

于是，这位专制君王最忠实的信徒之一，前塔奇拉州州

长，靠主人庇护发迹的副总统，便依照法律规定，主持政府工作。共和国对他不象对总统那般憎恨，但却鄙视得多。

总统虽然劣迹昭著，总还有他自己真正的品德，如他的勇敢，爱国主义，一种虽然是自私型的爱国主义，这都是不可否认的。而这位名叫胡安·比松特的副总统，却毫无可取之处：其智力相当于一个笨蛋；其虚伪象耶稣会会员；其无耻象一个掮客；他的心象奴才；他的怯懦，则与狗杂种阴阳人毫无区别。他的上帝就是金钱，他的欲望也是金钱。他唯一的品德便是忠实于他的保护人总统。

总统把他看作最无能的人，象对最下贱的走狗那样蔑视他。因此，虽然依据法律条文让他当名义上的政府首脑，总统却把伊鲁蒂亚带到米拉弗洛雷斯宫总统府作为他的代表，当真正的政府首脑和最高负责人。

伊鲁蒂亚是政府的旗手，那一位则成了无赖。

伊鲁蒂亚，这位昔日的高利贷者，成了真正的共和国总统。

那位外国人听了委内瑞拉政界的内情之后，问道：

“可是在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这一职位本身，能引起对行使这一职权的人，哪怕他是个荒唐的高利贷者，那样热烈的尊敬吗？”

“不，不是这样。”

“那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可复杂呐。人们又给他解释起来。

人们憎恨总统，蔑视副总统，想摆脱这两个人。大家欢

迎伊鲁蒂亚，给他戴高帽子恭维他，意欲唤起他对最高权力的野心。基于他的现状及财富，要搞一个政变，推翻那些窃取了权力的人，在大家的拥戴下登上总统宝座，谁也不比他更合适。一百个阴谋分子已经包围着他，指点着他。那些掌声，便是委内瑞拉政界巧妙的大师们暗里筹备的一次盛大欢迎。

卡米洛·伊鲁蒂亚，昔日受人轻视的高利贷者，充其量也不比他那密藏的钱袋子更值钱的一个无名小卒，今日成了最有权势，最受崇拜，最幸福的共和国主宰和最美好的希望所在。

安德烈斯·拉塔目睹对伊鲁蒂亚登峰造极的礼赞以后回到家中，经受了作为职业吹捧家生平最黑暗的不幸时刻。可怜的供人租用的记者啊！

他女人不在家里。

床头柜上一张短短的不幸的便条说明了一切。奥尔加在便条里对他说，她跟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私奔了，要去寻找他所不能给她的那种幸福。

安德烈斯·拉塔焦虑得一夜都没有合眼。

他伴着晨星来到米拉弗洛雷斯宫。宫门打开的时候，他抢在送面包和牛奶的人前面走了进去。

伊鲁蒂亚尚未起身。安德烈斯·拉塔面色苍白，带着愁容，一声不响地在那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待了近两个小时，等候部长接见他。伊鲁蒂亚同往常一样，天亮前是不会

走出卧室的。

当伊鲁蒂亚听说奥尔加私奔的消息时，便用双手捂住脑袋。

“这姑娘可真疯了。这摊泥水甚至可能溅我一身。罗萨乌拉会没脸见人，痛苦死啦。”

安德烈斯求他在瓜伊拉港截住她。伊鲁蒂亚当即亲自打了电话。

人们回答他说，“斗牛士费乌科带着一位陌生女士，乘一艘早晨七点起锚开往古巴和墨西哥的轮船刚刚离开。”

“我不能留在加拉加斯。”安德烈斯·拉塔呻吟着。“您想想，我的敌手们对于我的不幸会怎样地幸灾乐祸啊！”

他要求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当领事。

伊鲁蒂亚回答他说：“中午之前，您会在家里得到这项任命的。我马上就叫人把您的旅费和预支的五六个月的薪金给您送去。快快走吧。如果今天有船，您今天就出发。不然，您明天乘‘玛拉·雷亚尔’号走。再见。给我写信来。”

安德烈斯一到家就打点最必须的物品，一只箱子，一个提包。他给一个兄弟写了一封信，托他把房子处理掉，安排一下未了的事。当天下午，他就乘一艘荷兰船出发了。

由于头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困极了，夜里他在船上睡得象个幸运儿一般。翌日，他一早就起来了。早餐刚一结束，他就动笔写了一首诗咒骂他的女人，称她是不贞的贱妇。

从此以后，这位人身牛头的怪物除了发发感叹，用蹩脚

的诗句骂骂他妻子不贞，激起一些莽汉的怜悯之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他的不幸就是他的职业。假如说有哪一个作家是靠自己的头脑为生的话，那人便是安德烈斯·拉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杰
作者＝（委内瑞拉）鲁菲诺·布兰科·丰博纳著　　江山译
页数＝２６５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３４２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１月第１版